

日本国志



國統志三

孝明天皇嗣位

諱統仁仁孝第四子母新侍門院藤原氏

家慶薨家定任將軍時美英俄皆迭以兵船來劫盟

美將必氏以兵

豐來浦賀嘉永二年己酉英船來浦賀割據下田六年癸丑美將披理以兵艦四艘至浦賀俄將布銛幕廷以兵艦四艘入長崎安政元年甲寅披理又帥七船至浦賀入神奈川俄艦又入南海至大阪灣

府雖命各港築礮臺許諸侯作大艦齋火器入江戶徵諸藩兵設備而審力不敵仍許之泊船三港

下田箱館

長崎設蕃書調所司其事及美使巴爾理士來請見將軍將軍亦許之又請於江戶設公使館開十港通商

幕府乃遣人奏之帝帝初聞外變憂甚禱於七廟七大寺以幕府奏下公卿議不許

家茂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奏請勅許未

得報美使又促曰曠日不得命將直入京師請命幕府馳書正篤促之帝召關白大臣等會議乃擬旨有

處置外事一依幕府之語權大納言忠能曰若如此則國體不立是舉朝無人也權大納言正房曰果下

此勅當取白麻裂之雖得嚴譴亦所甘心衆同聲應之於是廷臣八十餘人詣關白尙忠策勸曰美夷

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今將軍變祖宗法失兆民心何以保萬世前許關下田事已誤今又與彼約果如

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其使三親齋更議而奏之而美使復要逼之遂與定互市則十四條旋與和蘭與英佛俄皆定草約

見美使告以京師事美使不悅進船至小柴告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等曰今英佛將以兵來逞其欲苟聽

我請則我論二國寢其事幕府危懼遂命清直等與定約十四則鈐印授之時安政五年戊午六月也七月

家茂又命外國奉行永井尙志與蘭使德川親藩慶篤慶恕慶喜慶永等請廢條約奉勅旨不聽家定

訂互市則與英佛俄諸使皆訂定草約 德川親藩慶篤慶恕慶喜慶永等請廢條約奉勅旨不聽家定 薨家茂任將軍初水戶藩德川齊昭素主攘夷論嘗建美國十不可和之議不用

初齊昭大修國政尤注意海防收封內梵鐘

巨礮造船築堡壁壘一變天保癸卯幕府廢外船礮擊之令齊昭切諫後以其家老結城寅壽誣告幕府

幽錮之及美船來起用又不得志去及齊昭既卒其遺臣二百餘人據長岡驛奉齊昭木主宣言攘外夷

誅幕吏責豪農富商出軍需幕府嚴捕之齊昭擢用藩臣藤田彪負重望其徒曰彪黨結城之黨曰寅黨彼此相傾至於擁衆奪地幕府屢討未平及王師東下寅黨尙抗拒官軍久而後平明治初年贈齊昭從

一位詔 褒其功及是帝降旨於齊昭令主攘夷事且數幕府違旨之罪幕府老中井伊直弼乃罪齊昭捕斬黨人

幽錮公卿 齊昭既見黜憤甚其臣安島帶刀等欲假勅旨以遂其志密謀之朝臣鷹司家臣近衛家婢奉勅東下直弼家臣謀開之遂大索齊昭黨於諸國逮捕中井等二十七人遣人詣京與關白尙

忠謀譴責關白鷹司政通內大臣三條實萬等又捕鷹司家臣等五十七人江戶亦捕安島等數十人皆下獄直弼面責齊昭曰君憤言之不用乃私奏京師私請勅書夫君職在輔幕府而悖謬至此何也遂錮

齊昭於水戶並幽其子慶篤慶喜餘黨分別斬錮流竄是獄也株連蔓延逮捕甚衆內多慷慨憂國之士衆論寃之謂之戊午之獄齊昭旋於明年卒 又諷諸侯之持異議者退隱

土佐侯山內豐信宇和侯伊達 而諸國處士之主攘夷者益憤激不服遂倡尊王以攘夷之說紛紜競起宗城肥前侯鍋島齊正皆退隱

至於刺大老 萬延元年庚申三月井伊直弼趨朝至外櫻田水戶臣佐野光明等十七人與鹿兒島人某要之於道雨衣奴裝直斫直弼提首而去旋出自首曰井伊直弼有大罪五神人共憤臣等

一死爲天下誅之敢請斧鉞文久二年壬戌又有人刺老中安藤信正於阪下門信正傷肩僅免賊鬪死檢尸得書曰信正繼井伊氏後侮蔑朝廷親昵洋夷既貸殿山地於美使又與美使論廢帝事使國學者

檢舊典大逆無道臣等敢 攻使館 己未六月有人殺俄人三名於橫濱庚申七月有人殺美國使館書記戮元凶以慰天下望云 官於三田辛酉六月水戶人襲東禪寺英館殺傷英卒英使責老中

正曰日本政府無權縱人橫逆至此約佛使爾使將以兵逼信正百方慰諭給死者 壬戌七月有銀二千圓事始平自是英人遂置兵橫濱以備不虞壬戌冬又有人焚殿山美使館 殺朝臣 人殺關白尙

忠家臣數人榜其首曰行天誅癸亥二月又殺池內大學於大阪投其耳於 遮說要藩聲討幕府 島津久大納言忠能大納言實愛家曰公等不罷職如大學耳矣大學蓋主議和者 光將赴

江戶處士要之於道 陳幕府不奉朝旨願依大藩問罪關左之意久光慰諭 縱橫於鞏轂下幕府不能制留之伏水既而相率入京阻之不聽遂抗拒互鬪自是京尹威令挫而不行

朝議亦患之 於時倡尊王攘夷者處士也橫行擅殺者亦處士也公卿危懼志尙漸變守護職松平容保等議處分處士或欲逮捕之或欲賞其志戒其行容保曰不如諭處士各歸其主無主者幕

府食之乃命町奉行按察又置文武場爲處士容身之地既而又有人入等持院斯足利氏二世木偶梟

之三條續揭示曰當時王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今大政將復古故先誅三賊以懲奸惡之過尊氏者容



保等議曰託名正義輕襲朝露不可宥乃逮下獄將處重刑毛利定廣上書請  
釋其罪容保等堅持不可而朝旨亦欲寬之因得不死處士益猖狂不可制  
時長門藩毛利慶親上書

幕府請翼戴王室協和眾心其子長廣留於京薩摩藩島津久光土佐藩山內豐信亦先後入京帝遂詔

薩長土三藩留鎮闕下自是列藩承風爭朝京師者八十餘國慶親在江戶既上書又見老中曰時事至  
此幕府當以慶永爲大老慶喜爲輔速革

舊政不則僕欲與薩肥諸藩議奉詔而令四方也又曰近者游士不經幕府直奏朝廷若有欺天子令諸  
侯者當成羣雄割據之勢請將軍入朝撰士於列藩參國政獻替可否每事奏而後行則人心服而國威

張矣帝知慶親忠勅召之未往其子定廣將就國途過京師勅留之與島津久光宿衛釐下久光先密奏  
出兵京師至京奏曰幕府戮志士而志士益激臣恐其釀亂欲東建言於幕府途遇處士要臣舉事臣敢

請處分朝廷論久光督率之帝屢遣勅使東下徵家茂入朝王戊六月命大原重德副以島津久光諭幕府三事一曰  
將軍宜率諸侯入朝議攘夷二曰宜選沿海大藩爲五大

老整武備三曰當起慶喜輔將軍慶永任大釋慶喜慶勝慶永山  
內豐信伊達宗城等

老以改革幕政尋又遣三條實美等促之家茂既尙帝妹乃奉勅解釋慶喜等罪

罪并釋鷹司近衛家幽禁旋又釋戊午以來以國以松平容保爲在京守護職帝亦令守京於是朝廷幕  
事被罪者蓋島津毛利二氏在京頗調停之云

府之問稍和家茂既入朝帝優禮之仍勅令攘夷家茂留大阪未歸家茂亟欲歸慶恕容保等請留家茂  
帝燕見家茂曰業既委萬事於卿當

在輦下指揮諸侯帝謁石見清水祠廟將就祠前賜攘夷節刀家茂稱疾不出乃遣慶篤爲將軍目代委  
以攘夷首途東下又勅慶喜與會議家茂尋宣言覽攝海形勝出大阪後聞英國償金事定乃航海東歸

詔定攘夷期令家茂頒告列藩是年癸亥以五月  
十日爲攘夷期而是時英國以生麥被殺事刻期責償金幕吏給之是

島津久光由江戶歸途過生麥村有英人馳馬衝久光前驅衛士殺之英使怒青幕府償金五十萬圓在  
朝公卿多主張不償之說幕吏以將軍未歸遷延不決老中多稱病既而要求益逼遂議使德川茂德西

上奏請茂德又稱疾慶篤致書關白曰議決不償關白告之中外而老中松平信篤井上政直以刻期不  
得已已授泰英人時帝遣小笠原長行東下令與幕吏會議外事長行欲先鎖港而後償金老中不聽長

行至橫濱見各國公使述前議皆不聽慶喜東下開償金議決馳驛止有美國兵艦泊赤間關者長門人  
之事不可回乃報京師即詔公卿諸侯會議衆秉燭而退上下騷然

有美國兵艦泊赤間關者長門人

遽以礮擊詔賞長人武斷又責幕府以遷延又詔讓幕府私盟七國曰鎖港限三十日七國不退則攘之老中等皆謂難行又頒開戰詔於諸藩

詔曰兵端既開沿海有急則諸國當應援又詔曰蕃船如來擊之勿失而幕府則下教曰既奏請見許勿浪戰帝遂詔行幸大和議親征會幕府與長人有隙長

薩土三藩恃勢相軋又互有隙朝旨忽中變長人遂挾三條實美等公卿七人走長門廷議逐長人歸國

時以攘夷議決毛利氏奏請車駕幸大和示親征之意廷議從之會美人以赤關事訴之幕府幕府遣使以擅伐責長藩長藩抑留幕使暗殺之遂與幕府有隙廷臣之助幕府者乘隙間之朝廷始疏毛利氏既

行幸議決忽有流言謂長人謀乘行幸時火大內阻還駕將駐蹕函嶺以征幕府者時處士屢說朝臣尊融濟敬促親征又投書公純忠房責以議阻親征之罪皆惡之文久三年癸亥八月十七日夜半尊融以

下盡朝議乃變急召守護職容保徵兵備變傳命鎖九門使薩摩會津諸藩分守之停三條實美等公卿十三人參朝密召正親町實德柳原光愛等入尊融傳詔曰親征非帝旨也乃傳奏等信長人倍激之言

矯詔逼不耳卿等其審之十八日昧爽長人開變不知故率衆馳至則諸國守門兵槍礮成列不許入衆大驚馳集關白第而關白輔照亦受朝禁未之知俄而有詔停行幸免長藩守衛代以淀藩長人訴辯

不肯去與薩人會人相持久之京人皆荷擔而立先是三條實美掌親兵實美遂率親兵千餘馳騎入朝門者拒之亦走詣關白第一第誼擾時光愛奉勅召輔照入而實美因關白有所語朝旨不納且遣使責

以違旨私出之罪長人之屯堺門者光愛銜詔慰以引兵歸國以待後命長人不肯退薩人請討之長之隊將遂擁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王生基修四條隆調鋪小路賴德澤宣嘉公卿七人航海

而去詔朝詔召實美等不在得實大怒盡削官爵尋禁長藩入京僅留邸監一二人餘悉逐去容保等仍日警備遂下詔曰近日勅旨真偽錯出以致紛擾凡係十八日以後令者乃實朕意列藩其審之朝旨於

是一變矣時謂之翻覆編旨幕府旋奏請增尊融容保等封是月有故廷臣中山忠光等舉兵大和號天忠黨將攻京師幕府討平之忠光等航走長門旋又有平野次郎等舉兵但馬奉澤宣嘉爲首幕府亦平

之宜嘉長人舉兵犯闕容保等糾合諸藩兵討却之長人之還國也毛利慶親父子自敘癸丑以來力主攘夷周旋朝廷幕府間之事號曰奉勅始末書遣家

仍西奔長人之還國也毛利慶親父子自敘癸丑以來力主臣上之不省又奏論詔旨前後之異又奏曰臣奉攘夷之事一委之汝之詔欲竭力致死以報國而廷旨忽中變保無引外敵以鎮內變如石敬瑭其人者願朝廷審之又省於是其宰臣福原元備等以三道

兵犯京王公等皆大驚會議徹曉時薩土久留米三藩重臣連署請討長人守護職容保遂糾合諸侯兵討平之元備等遁走所獲軍令狀乃有慶親父子印信朝議遂聲毛利氏罪曰爲朝敵奪其父子官爵勅

幕府會美亦料英佛和四國師攻馬關長人潰敗幕府遂傳檄諸藩督師西征長人懼伏罪幕府使傳命慶親曰父子

營屏居待罪慶親上書曰前命福原元備等出鎮亡命不圖其舉幕府以長人內訌仍再議征西家茂率

兵犯闕致陷大逆旋退入救城誅首謀元備等十餘人獻首謝罪幕府以長人內訌仍再議征西家茂率

師過關因入朝請勅旨許外交條約帝亦許之初幕府假開三港漸及他港當時各有期限時兵庫開港

內外切迫乃上書辭職別疏請勅許開港慶喜容保等亦上書申家茂不得已之意帝乃許開橫濱箱館期追外使遂以兵艦駛入兵庫請勅允條約家茂方西征

長崎三港仍不許兵庫之請家茂遂奉勅願告中外自戊午草約至於乙丑紛紜爭執者八年終許之焉家茂方遣使責長藩而薩人忽與長人合詔徵薩兵會討不從師卒無功家茂旋薨於軍自是強藩不復

受節制而幕府勢益孤矣長人先有二黨一曰恭順黨一曰激烈黨征討師至慶親父子入萩城已代罪

西式爲堡壘者也於是關藩兵決死戰幕府於廣島設總督府令諸藩會兵惟薩摩獨辭初京師之變薩激烈黨高杉晉作傳檄幕兵戮恭順黨首數人慶親父子居山口城山口蓋倣

人擊長人多虜獲長人亦砲擊薩艦二藩如水火既而薩人相議曰今日之要務在一敵愾以護皇國而勳兵邦內使外人得漁人利非策之得薩土西鄉隆盛密遣使於長修好講和會土佐人坂本龍馬在長

力贊成之於是薩長之交合而朝廷幕府均未之知也至是薩人辭會師薩土大久保利通又至力阪諫西征之師幕府不聽丙寅六月幕軍進壓長防四境海陸兵二道并進俱不利家茂方臥病大阪詔命慶

喜代爲指揮慶喜將往廣島敗開屢至諸藩引兵朝野失色家茂旋卒遂詔罷西征幕府別遣勝安房命長人罷兵自西師之起幕府帑

藏不支兵又驚弱故師卒無功家茂既薨以慶喜任將軍明年遂奉還政權帝旋以患痘崩在位二十年改元六曰嘉永曰安政曰萬

延曰文久曰元治曰慶應 帝自卽位深以國家安危爲憂蓋與外交相終始云當光格卽位爲德川氏

芽矣孝明在位外人迭請通商要挾日甚舉國囂然倡攘夷說苟或異議則目爲奸黨幕府初亦拒之繼極盛之時而外患既萌

審其勢力不敵意遂轉移孝明始亦決計攘夷末年尋悟其非勅旨亦反覆而二三強藩巨室乘浪土憤激之勢王霸離間之交始欲假朝議而順人心繼乃用士氣而亡幕府故當時攘夷之論要其所歸不在

攘夷而在尊王尊王所以亡幕府也迨王室尊幕府亡而知夷終不可攘遂決然變計大開外交仍與德川氏末年無異然而德川氏亡矣自光格至此凡三世八明治天皇嗣名陸仁職仁今皇卽位慶應三年

十六年德川氏自家康至慶喜凡十四世二百六十六年

五月開兵庫港十月德川慶喜上表奉還政權十二月復七卿及毛利氏官爵廢攝關議奏傳守護職所司代新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頒告全國親裁萬機慶喜潛入大阪城容保定敬等從之詔禁容保定敬入京召慶喜不至慶喜請斥薩藩士參朝政亦不報明治元年正月慶喜大舉侵闕拜嘉彰親王為征討總督賜錦旗討之慶喜敗遁入江戶詔削慶喜以下官爵

先是土佐侯山內豐信上書慶喜曰比年以外交釀內亂紛擾十數年無他政出二門也

我中世以還武門執政久矣然方今天下大勢一變不可復墨守舊規宜奉還大政於朝廷以定萬國並立之基業云云慶應丁卯冬十月十四日慶喜大會列藩羣臣於二條城示以請還政權之意諸將咸失

色而退有薩士三藩士在坐力慫慂之慶喜即決譏具奏優詔報曰諸侯賞罰黜陟之權自天子出其他仍如舊待加賀以下三十三藩入覲時決之時廷議紛紜德川親藩多諫朝廷以為不可而薩士諸藩促

之曰天下將定於一今廷請多事機若王室何十五日遂降旨依奏收還政權十二月八日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若倉具視繼持實則與德川慶勝慶永島津茂久山內豐信暨尾越薩土重臣

會議小御所茂久曰朝廷已收還政權然土地人民不屬有名無實宜令德川氏割八百萬石以充經費具視贊成之出書於袖中則籌畫變革事宜也豐信曰諸侯亦宜割土地人民入貢議至徹旦九日容保

奏辭守讓職與定敬俱入二條城有詔罷會津桑名人九門宿衛即容保定敬所領國而代以薩士諸藩又廢攝政關白及幕府所設之守護職所司代諸官權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熾仁親王為總裁具

視忠能實愛為議定薩人小松帶刀土人後藤象次郎為參與詔曰自今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之於是復三條實美毛利慶親等官爵令來京毛利氏以兵入京師實美等踵至又以實美任議定

長人木戶孝允為參與時德川毛利事已平而嫌隙未忘會桑人亦自疑忌慶喜亦缺望意中變與容保定敬等議曰近日朝旨非前日比既許將軍依舊任事而九日小御所之會我輩乃不得與必有驅幼主

以謀私者乃奏請勒兵備不虞諸藩守闕者亦戒嚴屹然相持人情恟恟將士或說慶喜曰事已至此坐受箝制孰與據大阪城扼咽喉以制人慶喜領之遂留書於朝於十二日夜南走至大阪抗疏請清君側

不省時朝議欲召慶喜納其封五百萬石賜以三百萬石為巨藩以慶喜列議定令慶勝傳旨促入觀慶喜奉命而心危之不敢往會江戶有處士數百潛伏薩摩邸出劫富商掠金穀慶喜因奏陳薩人在東寇

掠之狀請黜其藩士之參朝政者又不省慶喜下令江戶搜捕處士而東兵遽火薩摩邸報至大阪將士聚議曰事至此賢端既開騎虎不得下矣明治元年戊辰正月三日慶喜以兵二萬抵伏見鳥羽命會桑

人為前驅詔命薩長二藩南扼伏水鳥羽二關許以便宜從事是日幕軍遣行人請過二關曰寡君奉詔入朝而公等阻之不得已則有戰耳既而東軍大至王師力拒之戰三日東軍敗慶喜容保定敬等倉猝航海東去九日總督純仁親王入大阪十二日詔前慶喜以下官屬大告四方諭以不可不征之旨尋拜有栖川熾仁親王為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令

各國使臣毋得援戰軍鬻兵器三月帝延見英法美蘭各國公使以二條城為太政官代裁決庶政帝親

臨會公卿諸侯設五誓曰萬機決於公論曰上下一心曰朝暮一途曰洗舊習從公道曰求智識於寰宇

誓畢策問開蝦夷議專刊行太政官日誌幸大坂觀海軍大總督自東海道航海達駿府陸軍自中山道

取甲府海軍至品川慶喜請降入寬永寺待命四月勅使橋本實梁柳原前光入江戶收其城宥慶喜死

一等屏居水戶慶喜容保等之東也臣屬驚駭有建議者曰為今之計當藉外國力以靖內變不則擁輪王寺法親王以令天下是或東照公貽我子孫者蓋謂德川家光請以親王為東叡山座

主後沿為例者也議不決幕臣日夜謀拒守或欲扼函關或欲由海路襲大坂而慶喜一意主恭順手書禁諸臣曰慎勿抗官軍抗官軍猶刺刃於吾腹也遂出城居寬永寺僧舍命家臣勝安房大久保一翁留

鎮撫既而官軍海陸大至勝安房出見參謀西鄉隆盛具陳慶喜恭順狀請誦征師隆盛徵謝罪表上之督府督府下令止戰移兵入江戶戍之及勅使至慶喜遂移居水戶麾下諸隊欲從者數千人慶喜盡揮

去僅以德川遺黨橫行房總之間官軍討平之大總督入江戶閏四月官軍擊總野賊五月討據東台賊

十隊行關東悉平自慶喜歸順德川氏遣臣舊部往往脫走結隊聯黨糾合亡命所在騷擾其扼甲斐者以古屋作左為首後敗遁信濃走會津其在總野間者以大島圭介為首與官軍戰於小山於宇都宮

圭介等亦敗走會津其在江戶者聚於寬永寺擁輪王寺親王公現據東台稱守祖廟擊東照公旗幟官軍大攻破之公現亦投會津而其據函根者亦敗走奧羽於是關東八州略定下詔收錄德川氏臣屬由

是歸順者多關東監察使三條實美抵江戶宣勅召德成紹將軍後賜駿遠奧羽七十萬石討會總督九條道

孝澤為量等帥薩長筑兵赴奧羽時仙臺米澤及其他十餘藩連盟於白石以拒官軍詔削伊達慶邦等

官爵六月官軍入越後七月改稱江戶曰東京官軍圍若松城九月容保出降仙臺米澤南部庄內皆降

初容保道歸尋就國會津慮不免又遣使仙臺米澤乞申救二藩不答朝廷亦勅仙臺藩伊達慶邦米澤藩上杉齊憲會討既而容保乞哀因二藩為請二藩連盟乞赦其罪并傳檄召奧羽諸藩會於岩沼總督

道孝欲許之參謀世良修藏不許議令納城池繳兵器然後樹降旗且責二藩通會之罪二藩怒曰督將納言而參謀阻之是挾朝威以攻私讐也遂斬世良傳檄諸藩於是奧羽連衡援救會津同謀者十有七

藩物情恟洶報至遂削慶邦齊憲等官爵官軍諸道進攻自五月至七月始圍若松城若松城四面險阻不能運巨礮卒全國兵環攻孤城匝月僅乃克之城中老稚婦女往往負竹竿揮蕪刀出戰城破騎偶借

死不少撓屈蓋誤以為與薩長爭戰也既而知總督為親王始有降意十月車駕幸東京先是榎本武揚

募米澤先歸順容保父子出降而仙臺南部庄內等藩皆降奧羽悉平

挾八軍艦脫走至是入蝦夷奪函館明年五月討平之初德川氏遣榎本武揚學操船術於和蘭業成而歸及朝廷收江戶城并收軍艦榎本等哀請乃賜

之八艘兵隊脫走者榎本等潛與通謀後聞奧羽連衡相議日率此堅艦橫行海上以援陸軍天下事尙可為也明治元年八月遂藉口鎮撫由品川脫走朝廷擬以海盜令各港禁與糧食告各國公使勿與接

會大島圭介等由仙臺取通率兵隊往投勢益張十月遂奪據函館告諸國貿易如舊用美國公推例以武揚為總裁設官置戍尋托英佛船將上書曰德川遣臣過三十萬人非七十萬石所能養是皆二百餘

年所涵育雖填溝壑不能與工商伍臣哀其間關沈離輒率之移住蝦夷從事開拓臣等固二千一心然不可無主敢請舉蝦夷地賜之舊主以德川氏一人為之總領臣等必効死致力變榛蕪為富庶並以固

朝廷北門鎖鑰朝議以其上書無狀布告各國徵諸道兵海陸并進至明年五月榎本等軍艦或遭颶或觸石或為官船擊碎盡沈沒因守五稜郭官軍遣人招之降曰惜哉鐵石丈夫今徒瓦裂耳榎本等卒不願相約屠腹死惟介使者贈其所譯萬國海律全書於參謀黑田清隆參謀贈以酒又遣人說諭榎本等乃議就刑以宥衆死遂降初朝廷聞函館變慶喜請自往討及是東北悉平德川臣屬無復抗王師者衆

論亦頗諒慶喜之心云其後武揚圭介皆赦罪進官十二月分陸奧為五國出羽為二國車駕還幸京師是歲始造紙幣二年正月

罷警蹕鳴道儀二月置集議院徵諸藩士為議員撤諸道關廢磔焙二刑許發印新聞紙三月置待詔院車駕再幸東京遂遷都先是明治元年大久保利通疏稱西京本一山城形勢不便請遷都大坂既而改江戶稱東京至是遂定都焉利通又上疏曰我中世以還天子深居九重民之視君

尊如帝天君之視臣賤如奴隸至將軍竊政猶作威作福妄自尊大本之君臣乖隔離德離心效已可觀矣夫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此而以帝號自娛以示天無二日之尊猶之可也今天下萬國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乃盛儀衛飾邊幅與井底蛙何異又何以聯情誼而使指臂耶誠欲合全國君臣上下爲一心必自天子降尊始自令以往請盡去拜跪俯仰之儀一以簡易質實爲主國有大事與衆同議我天皇必親臨太政官而取決焉政府諸臣每日必見面每月必會食俾人人親君而愛上庶國勢可興云云維新以後廢舊儀改新法一切政教大旨皆基於此 五月東北悉平建招魂社

祭戰死者賞丁卯以來戰功設電信機置彈正臺廢徵士稱立府藩縣一致之制以舊藩主充知藩事賜

歲入十一廢公卿諸侯之稱概爲華族其臣隸爲士族幕府雖廢而二三強藩爭握政權雖非衆建諸侯之舊轉成羣雄割據之勢洵洵擾擾勢且大亂當

道者謂必收一切政權歸於中朝乃足以紓國用而張國勢以奧羽未定雖有密議未敢宣洩也及東北悉平木戶孝允始倡言幕府前給藩地稱爲朱印文憑者應作廢紙概以土地民人之權還之朝廷商於

長藩藩主喜以告大久保遂擬試行於薩長二藩而土佐肥前亦贊成其議二年正月四藩遂連名上表聞者羣起而效之而廷議以關繫大廣詢於衆猶未敢決及是乃聽其請改藩主二百七十六名爲藩知

事名府藩縣合一之制就各藩租入之數以十分一給之爲世祿 七月改置官省設官位二十階分敕奏判任三等東京京都大坂三府

外盡改爲縣改蝦夷爲北海道分十二國九月詔賞復古功臣三十四人賜祿有差十二月廢中下大夫

上士等稱悉爲士族廢祿制給廩米時高知藩知事山內豐信建言廢士族制祿更給祿券請先試行於藩內詔聽所請後十二月遂定皇族華族祿制收其采地別給廩米

三年正月定諸旗章九月許齊民稱姓氏十二月收諸國寺社領地定親王賜姓制頒新律綱領四年二

月徵薩長土三國兵爲親兵幕府既覆薩長土三藩之士漸次登用肥前侯鍋島直正亦率藩士盡力王室當時有薩長肥土之稱而朝臣欲專攬大權復古制及府藩縣之制下內

亂雖漸定而諸藩以世祿官人漸萌不平參議僅大久保一人爲薩人薩人以功多亦缺望薩士橫山疏論時政至屠腹以死諫既而撤屯戍薩兵悉罷歸物情益憤懼於是薩長土三藩再議聯合岩倉大納言

大久保木戶二參議特赴薩長密商並至肥計畫既而薩士西鄉隆盛土人板垣退助皆入京復徵三藩兵十七隊衛京師更以西鄉木戶板垣大隈爲參議大久保爲大藏卿故家世族東之高閣居要路者多



新進平民益奮袂攘臂以圖使華族悉隸東京以瀛器製金銀幣三月定武官禮式用軍服四月許庶人事功而維新之規模益拓矣

乘馬遣外務卿伊達宗城於我大清定條規五月遣參議副島種臣於俄羅斯議樺太疆界七月廢藩爲

縣帝親論藩知事罷其職救薩長肥土四藩知事實奉還版籍之建廢諸官省改太政官官制八月定官

制等級分官等爲十五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三職列諸省長官上許華族平民相婚嫁廢穢多非

人稱令國民任便散髮脫刀十月敕右大臣岩倉具視爲大使參議木戶孝九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等爲

副使聘問歐米各國定府縣官制改知縣事名縣令府曰知府事十一月頒縣治條例及事務章程五年

三月廢親兵置近衛兵頒敕奏官犯罪條例四月禁典賣土地於外國人置教導職頒教憲三條許僧侶

食肉娶妻五月車駕西巡六月設郵便局七月定學制分學區八月置裁判所創銀行九月作鐵道自東

京至橫濱十月禁賣買人口解放娼妓十一月詔廢太陰曆頒行太陽曆尋頒徵兵令六年一月改置鎮

臺營所廣置公園廢五節以紀元節以神武卽位之日爲紀天長節帝生日十一爲祝日二月改正父祖

被毆律禁復讐三月詔許與外人婚帝斷髮皇太后皇后亦革薙眉涅齒舊習遣外務卿副島種臣於我

大清六月頒攝影御容於府縣七月定耕地稅徵地價頒布坑法九月大使岩倉具視等還十月參議西

鄉隆盛副島種臣等罷先是遣使朝鮮朝鮮守舊制攢國書其答書亦不遜於是征韓議大興既而岩倉

木戶等自歐洲還抗執不可隆盛遽謝病歸種臣及參議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相踵辭職去一國譁然後有賊刺傷岩倉於途墮馬十二月稅華士族祿許士族以下奉還祿

幾死訊因征韓議不行謂出右大臣主持故除之以勸廟議云



課家祿稅官祿稅以充海陸軍費更設家祿賞  
典還納之法其自諭還納者給以六年全額  
七年一月前參議副島種臣等連署上表請起民撰議

院謂做泰西制立議院撰地方民人之賢者俾議政事以分官權也其時大學頭加二月肥前賊起討平  
藤宏之投書駁論以為民智未開計時未可後兩議聚訟譁詭爭鬪日盛一日

之初新平以征韓議不合歸快不快樂佐賀士族之失志無聊者推為黨魁有島義勇者解職居東京託  
鎮撫為名歸國歸則煽動黨人劫豪戶掠軍賞二月二日遂舉兵逼縣廳縣吏督本縣士族多黨賊者

電機報警東京戒嚴遣大久保利通等鎮之未至賊陷佐賀城乃詔以嘉彰親王為征西都督發東京大  
坂廣島鎮臺兵討之島津久光亦西下備變既而官軍四面感攻新平等遁去旋捕新平於土佐義勇於

薩摩梟  
斬之 三月設女子師範學校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將兵征臺灣生番六月設北海道屯田兵制七月賜

百官避暑暇頒印稅規則八月詔參議大久保利通使我大清論臺灣事遂議和撤兵十一月許士族還

納百石以上家祿賞典祿八年一月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木戶孝允板垣退助井上馨等會議於大阪

木戶參議等從歐米歸益尙西法專欲養國力以圖進步以攻擊征韓討蕃之故朝端如水火既而木戶  
歸山口板垣歸高知政黨紛紜益形乖舛井上馨憂之竭力調和於八年一月約木戶板垣大久保伊藤

會商於大坂密定將來施政方法於是木戶板垣復任參  
議世謂之大坂會議蓋立憲政體之詔實胚胎於此云 二月課煙草稅車馬稅酒麴稅四月廢左右院

置元老院大審院敕建立憲政體 敕曰朕即位之初首會羣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國是幸賴祖宗之靈羣  
臣之力致今日小康顧中興日淺未臻上理朕乃擴充誓文之意更設

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司法之權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漸建立憲政體欲與  
汝衆庶俱賴其慶汝等其體朕意九年九月敕有栖川親王曰朕今欲本我國體斟酌海外各國成法汝

其條列以開朕親裁之立憲政體蓋謂做泰西制設 六月始開地方官議會 以參議木戶孝允為議長帝  
立國法使官民上下分權立限同受治於法律中也

官吏及平民傍聽凡會議之法議長先條舉議問及議草令書記 頒謔謗律新聞條例七月議定全國民  
官誦之而後各員發論問答陳其所見議長從其可否多寡決之

會公選法十月左大臣島津久光罷職 初朝廷有立法行政分為二權之論既設元老院置法制局專主  
立法勢既漸分而板垣以極論參議兼任各卿之弊太政大臣三

條等欲俟朝鮮礮擊軍艦事定再議左大臣島津久光守舊黨也轉力贊板垣之說亟欲施行於是內閣互相遷劫復懷疏入宮取決於國皇國皇從三條言島津板垣即退職人情洶洶大臣參議出入各增警衛都下流言或曰當討薩或曰當征長自大坂會議不過數月忽生齟齬木戶參議慨然太息謂國是不定國步益艱明年遂辭職更任為內閣顧問板垣既歸遂倡民權自由之說居林下十數年衆推為黨魁云十一月削樺太全島與俄羅斯以換千島九年一月詔參議黑田清隆議官井上馨使於朝鮮定修好

條規四月定官吏懲戒例五月初朝鮮修信使來六月車駕行幸奧羽定道路等級頒地方官任期例九月

改府縣裁判所置地方裁判所十月熊本山口賊起討平之初熊本縣士族大野鐵平等倡尊攘說稱神風黨及廢刀薙髮令下悲憤謀作亂遂襲鎮

臺及縣令宅山口縣前原一誠等又據萩作亂一誠為戊辰功臣官至參議以議不辭職至是弄兵詔觀其位尋捕斬之熊本亂亦平自變法以來明治二年有長州奇兵隊以薄聽處置不公作亂四年華族

外山愛岩結久留米柳川等藩士仍倡攘夷論意欲清君側之惡以保祖宗舊制其他因改歷因改地租因徵兵令中有收血稅字因防疫法命親族不得依病人苦朝政苛酷竹槍席旗蜂起騷擾所在而有均

次第討平之十年一月詔減地租六分之一詔曰朕惟維新日淺中外多事國用實不貲猶懼兆民疾苦曩改正舊稅法以地價百分之三為公租使無偏重今又察稼穡艱難

深念休養之道更減稅額為百分之二分五釐有減諸省定額金改正諸省府縣官等車駕幸京都二月

幸大和三月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等作亂斃島發軍征討至八月乃平隆盛既辭職與陸軍少將篠原國

擊國壯士皆就學與縣令大山綱良謀派校士為各區長一縣翕然應之先是陸軍遣船移鹿兒島倉庫彈藥校徒羣起掠之會警部中原尚雄巡察縣屬私學徒聞之縛尚雄等附之縣吏拷掠百端誣以受

政府長官旨刺殺隆盛爰書已具乃宣告曰陸軍大將西鄉隆盛有訊問政府之事首途東上孰願從者衆皆荷銃屢至二月十五日土族會者一萬五千人分為六軍遂發鹿兒島十八日移檄熊本縣及鎮臺

令其速降少將谷干城焚街市布地雷火力守熊本城後賊徒卒不能過熊本一步警聞達京詔暴其罪并視西鄉等官爵以有栖川親王為征討大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海軍大輔川村純義為參謀以近衛

兵及各鎮兵討之遣軍艦十巡備西海別遣敕使柳原前光由海道至鹿兒島懇諭島津氏父子令鎮撫

國盛然士民桀黠失志者雲集多響應賊又多有戰健卒故能以一隅之力抗全國之軍然官軍以電報飛遞軍機徵調巨礮彈丸儲積豐富賊省烏有故能制賊死命當破鬼獄時得賊簿記有高知縣士族通謀狀乃飭縣逮捕派兵扼險一縣大譟然不及動兵至明年案結隆盛為維新元勳與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稱爲三傑負重望得民心及其沒也西南有彗星國人尙名之爲西鄉星云 十一年正

月我大清欽差出使大臣何如璋等來駐東京五月盜刺參議大久保利通 以其變法專制故也凶徒石

自鳴得意曰吾爲國除害矣先是明治二年參與橫井平四郎爲十津川鄉士所要殺橫井蓋八月車駕嘗主張革命論者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亦遭刺殺凶徒懷書自首乃責其練習西洋兵法云

巡狩北陸諸國十一月還幸嗣後巡幸諸國歲輒舉行以爲常典是年復開地方官會議 以參議伊藤博文爲議長

先是府縣改置後井上大藏大輔召集地方官以議民政爲地方官會議之始自副島種臣等請建議議院政府欲以地方官會議爲議院始基稍變官吏專制之治藉以塞民權自由之口而民權家乃謂官吏爲朝廷所授非人民公選不足以代議所召集各官又自謂代民公議不願受官省抑制上書於太政官乞裁抑議長之權議長滋不悅既定期開議矣忽飭令散會至八年始開議議中有擬設民會一事議員不聽民選始以區戶長爲代民權家益鳴不平是歲再開議議定郡區町村編制之法律縣會規則地方稅規則此三法仍由政府核定租稅分爲二款歸國用者名國稅在地方用者名地方稅府縣會議員則由

民人公選云 而地方紳民結黨立會以論時政者所在蠶起 志主張民權推板垣爲首靜儉仍主封建之政中立

立則兩不偏倚西鄉事起板垣雖調和諸黨戒黨人毋躁而立志社遺片岡健吉上疏極論朝政既而健吉等竟謀反事覺皆禁錮其後立志社長又與諸縣士結立愛國社在大坂聚會聽者甚衆其他政黨不

可勝數 官民爭訟獄 先是酒田縣民苦縣令虐政控訴於朝政府遣松平親懷檢其事松平親擊縣

惟謙鞫究其實至十一年判決令官償民款六萬三千餘圓處松平以罪懲役一年又橫濱有高島嘉右

衛門所設玻璃街燈區戶長以人民公款贖買之衆訴其專斷裁判所既斷決衆不服又上訴於東京上

等裁判高島乃請以公款還衆以求解訟十二年案始結舊幕府時并無律令刑罰輕重一至十一十二

任藩主上下其手至是始有民人控官之案權利所關衆屬耳目事定後民權之說益盛

年間各府縣聯名上書請開國會者多至數萬人 德川氏季年舉國紛紛倡尊王以攘夷之論逮王室既尊幕府既覆諸藩瓦解不足自立事權擾攘未知所歸

謂歸之國皇自非命世英主崛起中興者不能謂歸之朝臣則西京舊族第因人成事威德又不足服衆謂歸之二三強藩則尊王之論本於攘夷既馬關敗績虜島受創確知夷不可攘所以號召羣策者既失其挾持之具苟但圖富貴據權勢如舊將軍之所爲則德川氏二百餘年之恩澤二百餘藩之羽翼斷不甘俯首聽命故下之奉版籍以還朝權勢也上之廢閱閱而擢功能亦勢也維新之始收拾人心既有萬機決於公論之詔士民之傑出者執此以爲口實爭欲分朝權以伸民氣促開國會勢也而政權所屬上不能專制於朝廷次不能委寄於臣隸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議院之法以漸變君民共主之局又勢也封建之世權不可合台則亂生建諸侯而少其力貴生之所以策漢也德川家康收其效矣列國之世權不可分分則削物五單子爭立匈奴之所以服漢也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知其意矣假如德川氏之季政出多門此和彼戰議論未定敵已渡河仍復相忍爲國因循泄沓憚於改革恐日本已非己有矣故夫日本今日之興始卜幕府終立國會固天時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盪而後成此局也然而二三豪傑遭時之變因勢利導奮勉圖功卒能定國是而固國本其賢智有足多矣

外史氏曰余既編國統志於皇統絕續之交霸府興廢之故國家治亂之由復擇其要詳之小註綜其變故之大書有四事焉今彙叙於篇末一在外戚擅權移太政於關白天智時內大臣鎌足有功王室賜姓藤原氏其子不比等文武聖武兩帝皆納其女孝謙其外孫女也不比等始爲太政大臣其後自光仁以至崇德二十七世非藤原氏出者獨光仁桓武仁明字多後三條五帝耳不比等四世孫良房納女于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不敢立清和卽位良房始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始立關白之號謂萬機先關白之也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時與其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爲平守平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非藤原氏出阻之而立守平於是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華

山兼家女生一條兼家乃使道兼藤山遜位於一條其後三帝皆道長女所出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賴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疏其長子忠通而愛其少子賴長於是有保元之亂其後忠通子孫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至於一姓分爲五派更爲攝關然其勢衰微不足道矣當其盛時皇后太子非藤原氏出卽藤原氏出非攝關女均不得輒立卽勉強樹立而宣立后之詔拜東宮之官盈廷諸臣至無一人敢執其事者陽成廢而退院華山賺而爲僧舉朝悚息莫敢異議而其由旁支入繼大統者輒涕泣感恩謂非大臣力不得立事無大小先告關白偶因一語不合則以退要君必優詔慰諭強起視事而後已蓋歷代之君專昵其閨幃燕好之私內有所制外有所憚而諸藤妃嬪操匱鏡執巾櫛遂奪大政而移之外家矣雖有一二剛明之主冀收大權而申獨斷然積重之勢不可挽回蓋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

漸矣極藤原氏之橫賄賂徧於朝廷田園徧於通國而諸國吏治廢弛盜賊蜂起所在武人橫行肆擾當

是時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武人以奏功效因襲之久既如君臣諸國武士半其隸屬

實龜中議汰冗兵百姓堪弓馬

者專習武藝以應徵調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奧羽關東之豪民輒坐制鄉曲藏甲畜馬自稱武士而自藤原氏執政官多世職將帥之任每委之源平二家於是所在武士分屬源平源平用之若其臣隸而諸藤原氏猶未之悟也方且以門閥相高以格例爲政鄙視武士不列齒數雖立戰功吝而不賞

然一遇有事仍委之源平二氏二氏各發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莫不立辨諸藤利其便也又且廷爲爪

牙傾排異己乃至父子兄弟爭執朝權於劫一朱器臺盤亦令調兵相助

忠實長子忠通次子賴長忠通方爲攝政忠實欲令讓於賴長

請之法皇不可忠實怒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乃令左速乎保元之亂則上皇倚源氏朝廷倚衛門尉源爲義遣兵入忠通第奪傳家重器朱器臺盤以授賴長

平氏互相爭鬪平氏仆而源氏起大權復移於將門矣嗟夫上至聖武下迄源平藤氏之執朝權者凡二

十餘人歷四百餘載雖未有新莽曹操其人敢於僭竊者而驕縱奢逸召禍釀亂終舉其千歲不拔之基

授之於嚮所奴隸之武人而藤原氏亦與王室俱衰共頽僅存空名不亦哀哉一在將門擅權變郡縣爲

封建上古國郡置造長奉方職者百四十有四猶封建也孝德時廢國造置國司任國守者六十有六猶

變封建爲郡縣也於是郡縣七道治以守介而在朝之官有田有食封多者不過二千戶有功田有大功者始許世襲自相

門執權封戶日多各國莊園居其十八守介所治一二而已故國司常不赴任舉其地方豪族武人以自

代源賴朝興國司置守護田園置地頭督賦稅備寇賊武人任職徧六十州總其權於帥府封建之勢始

矣北條氏因其舊制守護之任猶得考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建武

中興以新田足利諸族有滅北條氏功思以土地收人心概以一姓連跨數州名雖守護實則封建足利

氏叛乃奪諸氏所有子弟功臣令其世襲士馬出於斯芻糧出於斯爭戰出於斯封建之勢成矣足利

氏之初務以大封略將士迨所志已遂而雄藩尾大勢不可制及其衰也內臣構難外國黨援狼吞虎噬

反以自斃織田氏起於陪臣一時部將多屬英傑攻略所得輒以分賞其志蓋欲盡鋤故國取而代之也

豐臣氏繼興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功不克成於是又變一法爲兵威所加但求降服苟能歸附卽還故

封雖蟠踞九州者亦因而撫之不少殺削以故一時羣雄咸俯首聽命然而身沒未幾海內分崩蓋日本封建之事足利氏未享其利而先承其弊織田氏欲去積世之弊而未及圖其利豐臣氏苟貪一日之利而未能祛其弊至德川氏而封建之局乃一成而不變焉德川氏之盛時諸侯凡二百六十餘國既分封土地得衆建力少之意復廣植子弟爲強幹弱枝之謀而又據其險要操扼吭拊背之勢令諸侯築邸第質妻孥於江戶間歲則會同於東使諸侯戀於室家疲於道路有所牽制而不敢違以故父老子弟不見兵革世臣宿將習爲歌舞絃酒之歡溢於街巷驩虞酣嬉二百餘載可謂盛矣夫源氏種之織田氏耕之豐臣氏耘之至德川氏而收其利柳子厚曰封建之勢天也非人也豈其然乎抑非德川氏之智勇不克收此効乎然如島津之薩摩毛利之長門鍋島之肥前始於足利織豐之間襲於德川之世族大寵多兵強地廣他日之亡關東而覆幕府又基於此斯又人事之所不及料者矣一在處士橫議變封建爲郡縣自將軍主政六七百載王室之危甚於贅旒北條足利二世最爲悖逆然卒未有躬僭賊而干大統者蓋既已居其實不必爭其名且存之則我得挾以驅人廢之則人將挾以謀我此或奸雄竊賊操術之工者而王室一綫之延正賴以不墜得以成今日中興之業當將軍主政時尊之曰幕府曰霸朝甚則稱國主稱大君稱國王

足利義滿稱臣於明受封曰日本王義滿後又贈太上皇號德川家宣與朝鮮國書自稱曰日本國王

而自將軍以下大夫臣士士臣皂

隸皂隸臣輿臺各分其采邑以養家族舉國之食租衣稅者臣將軍之臣民將軍之民久矣夫不復知有



王室矣德川氏興投戈講藝文治蒸蒸親藩源光國始編大日本史立將軍傳家臣傳以隱寓斥武門尊

王室之意又以爲伯夷者非周武而忠殷室者也因躬行讓國慨然慕其爲人爲之立祠於家

光國又嘗表章補正

成之墓曰嗚呼其後山縣昌貞高山正之蒲生君平或伴狂涕泣或微言刺譏皆以尊王之意鼓煽人心

忠臣楠子之墓昌貞號柳莊甲斐人嘗著柳子十三篇以擬孫子首篇曰正名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今以神聖大統之所屬億兆瞻仰之所歸屈於一武人名之不正孰甚焉後與竹內武部聚徒講武有上變者告其考究江戶

甲斐兩城要害舉動非常卒坐是伏誅正之字仲繩上野人慷慨多奇節有泣癡語王室式微則泣聞邊防有警則泣訪南朝蒙塵諸將殉難之跡則泣譚孝子節婦忠臣義僕之事則泣每入京師必先至二條

橋遙望闕稽首曰草莽臣正之味死再拜後西游自刃於久留米旅寓君平名秀實下野人嘗作今書論賦役之弊作山陵志以寓尊王作不恤緯以寓攘夷路過東寺見足利尊氏像大聲數其罪鞭之數百乃

去上書幕府有司以非布衣所宜言議處之重法既有解之者乃免君平自此號默默齋不復言事既而源松苗作國史略賴襄作日本政記日本外史崇

王黜霸名分益張而此數君子者肖子賢孫門生屬吏張皇其說繼續而起蓋當幕府盛時而尊王之義

浸淫漸漬於人心固已久矣外船紛擾幕議主和諸國處士乘間而發幕府方且厲其威棧大索嚴錮而

人心益憤士氣益張伏蕭斧觸密網者不可勝數前者駢戮後者耦起慨然欲伸攘夷尊王之說於天下

至於一往不顧視死如歸何其烈也迨幕府愈治愈勢威力日絀薩長肥土諸藩羣起而承其敝而諸國

處士又潛結公卿密連大藩以傾幕府逮乎錦旗東指幕臣乞降而中興功臣之受賞由下士而躋穹官

者相望於冊又可謂巧矣故論幕府之亡實亡於處士德川氏修文偃霸列侯門族生長深宮類骨緩肉

柔弱如婦女卽其爲藩士者亦皆顧身家重祿俸惴惴然惟失職之是懼獨浮浪處士涉書史有志氣而



退顧身家浮寄孤懸無足顧惜於是奮然一決與幕府爲敵徇節烈者於此求富貴者於此而幕府遂亡矣前此之攘夷意不在攘夷在傾幕府也後此之尊王意不在尊王在覆幕府也嗟夫德川氏以詩書之澤銷兵戈之氣而其末流禍患乃以春秋尊王攘夷之說而亡是何異逢蒙學射反關弓而射羿乎然而北條足利織田豐臣諸氏皆國亡而族滅獨德川氏奉還政權以後猶分田授祿賞延於世而東照之宮日光之廟朝廷猶歲時遣幣以祀其先斯又諸士之所以報德川氏者也若夫高山蒲生諸子明治初年下詔褒贈賞其首功烈士之靈九京含笑亦可以少慰也夫一在庶人議政倡國主爲共和尊王之說自下倡之國會之端自上啟之勢實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務順人心既亡幕府恐諸藩有爲德川氏之續者又務結民心故國皇五誓首曰萬機決於公論論者曰此一時權宜之策適授民以議政之柄而不可奪數年以來叩闕求請促開國會者紛然競起又有甚於前日尊王之說余嘗求其故焉蓋自封建以後尊卑之分上下懸絕其列於平民者不得與藩士通婚嫁不得騎馬不得衣絲不得佩刀劍而苛賦重斂公七民三富商豪農別有借派間或罹罪並無頒行一定之律畸輕畸重唯刑吏之意小民任其魚肉含冤茹苦無可控訴或越而上請疏奏未上刀鋸旋加瞻仰君門如天如神窮高極達蓋積威所劫上之於下厭制極矣此鬱極而必伸者勢也維新以來悉從西法更定租稅用西法以取民膏矣下令徵兵用西法以收血稅矣編制刑律用西法以禁民非矣設立學校用西法以啟民智矣獨於泰

西最重之國會則遲遲未行曰國體不同也曰民智未開也論非不是而民已有所不願矣今日令甲明日令乙苟有不便於民則問執民口曰西法西法小民亦取其最便於己者促開國會亦曰西法西法此牽連而并及者亦勢也重以外商剝削士民窮困顯官失職之怨望新聞演說之動搖是以萬口同聲叩闕上請而不能少緩也爲守舊之說者曰以國家二千餘載一姓相承之統緒苟創爲共和不知將置主上於何地此一說也爲調停之說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爲一人苟專爲一人有興必有廢有得必有失正唯分其權於舉國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爲萬世不墜之業此又一說也十年以來朝野上下之二說者紛紛各執卽主開國會之說爲遲爲速彼此互爭或英或德又彼此互爭喧嘩鬪競曉曉未已而朝廷之下詔已以漸建立憲政體許之民論其究竟不敢知矣

鄰交志一

華夏考地球各國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獨中國無之西北各藩稱曰漢東南諸島稱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謂明此沿襲一代之稱不足以概歷代也印度人稱曰震旦或曰

支那日本亦稱曰支那英吉利人稱曰差那法蘭西人稱曰差能此又他國重譯之音并非我國本有之名也近世對外人稱每曰中華東西人頗譏彈之謂環球萬國各自居中且華我夷人不無自尊卑人之意余則謂天下萬國聲名文物莫中國先歐人名爲亞細亞譯義爲朝謂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時環中國而居者多蠻夷戎狄未足以稱鄰國中國之云本以對中國之荒服邊徼言之因襲日久施之於今日外國亦無足怪觀孟子舜東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貶辭亦可知華非必尊辭矣余考我國古來一統故無國名國名者對鄰國之言也然徵之經籍凡對他族則曰華夏傳曰夷不亂華又曰諸夏親暱我之禹域九州實以華夏之稱爲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稱雖爲華爲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華夏名篇而仍以秦漢魏晉一代之國號分記其事云

外史氏曰余聞之西人歐洲之興也正以諸國鼎峙各不相讓藝術以相摩而善武備以相競而強物產以有無相通得以盡地利而奪人巧自法國十字軍起合縱連橫鄰交日盛而國勢日強比之羅馬一統時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云其意蓋謂交鄰之有大益也余因思中國瓜分豆剖干戈雲擾莫甚於戰國七雄而其時德行若孟荀刑名若申韓縱橫若蘇張道德若莊列異端若楊墨震若李悝工若公輸若扁鵲商若計研范蠡治水若鄭白韓國兵法若司馬孫吳辯說若衍龍文詞若屈宋人材之盛均爲後來專家之祖一統貴守成列國務進取守成貴自保進取務自強此列國之所由盛乎特其時玉帛少而兵戎多故未見交鄰之益耳日本之爲國獨立大海中於地球萬國均不相鄰宜其閉門自守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矣然而入其國問其俗無一事不資之外人者中古以還瞻仰中華出聘之車冠蓋絡繹上自天時地理官制兵備暨乎典章制度語言文字至於飲食居處之細玩好遊戲之微無一不取法於大唐近世以來結交歐美公使之館衛宇相望亦上自天時地理官制兵備暨乎典章制度語言文字至於飲食居處之細玩好遊戲之微無一不取法於泰西嘗其趨而東也舉國之人趨而東及其趨而西也舉國之人又趨而西乃至目營心醉口講指畫爭出其所儲金帛以購違物而於己國之所有棄之如遺不復齒數可謂驚外也已由前之弊論者每病其過於繁縟失則文弱由後之弊論者又病其過於華靡失則奢蕩交鄰果有大益乎抑天下之事利百者弊十勢必有相因而至者乎然以余所聞日本一島國耳自通使隋唐禮儀文物居然大備因有禮義君子之名近世賢豪志高意廣競事外交駸駸乎進開明之域與諸大爭衡嚮使閉關謝絕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開之國耳則信乎交隣之果有大益也抑日本自將軍主政七百餘年一旦太阿倒持之柄拱手而歸之於上要其尊王之說卽本於攘夷之論攘夷之論所由興卽始於美艦俄船迭來劫盟時也則其內國之盛衰亦與外交相維繫云作隣交志上篇曰華夏附以朝鮮琉球爲外篇下篇曰泰西

日本之遣使於我蓋以崇神時爲始云其時使驛通於漢者三十餘國

山海經稱南倭北倭屬於燕境史配封禪書云齊威官王燕昭王皆

嘗使人入海至三神山見所謂仙人不死之藥渤海東渡後遂不絕似卽今日本地然彼國尙未通往來也至論衡云周初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未知何據又雲策七籤謂日本有騰黃神獸壽二

千歲黃帝得而乘之以周旋六合日本神皇政紀謂孝靈時就奏求三皇五帝之書始皇送之元為神也  
家誕言惟徐福東渡之後已及百年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而其時武帝滅朝鮮聲教遠暨使驛遂通事理

可信故今以後委奴國王遣使奉貢朝賀於漢使人自稱大夫光武帝賜以印綬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郡  
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

正史為斷上覆巨石下以小石為柱中有金印一蛇紐方寸文曰漢委奴國王余嘗於博覽會中親見之日本學者  
皆曰那珂郡古為怡土縣日本仲哀紀所謂伊都縣主即魏志所謂伊都國是也上古國造百二十餘國

其在九州者分十九國在四海者分十國漢書地理志倭人分為百餘國二國志倭人舊邑百餘國漢  
時有朝見者今使驛所通三十國二書所謂百餘國與國造本紀相符所謂三十國蓋指九州四海之地

地在日本西南海濱距朝鮮最近此委奴國意必古伊都縣主或國造之所為並非王室之所遣其曰委  
奴譯音無定字云余因考魏志云到伊都國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後漢書云委奴國

倭國之極南界也又云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邪馬臺即大和之譯音  
崇神時蓋已都於大和矣謂委奴國非其王室此語不誣特識於此 又於安帝時遣使獻生口百六十

人願請見神功皇后四十七年遣大夫難升米等詣帶方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

魏明帝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

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

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撫綏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

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

交龍錦五匹絳地縹粟屬十張疋絳五匹紺青五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向文錦三匹細

班華屬五張白絹五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

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魏齊王芳又命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

梯雋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齋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書恩倭王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綠絹衣帛布丹木狩短刀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詔賜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帶方太守王頊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呼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乃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齋黃幢詔書拜假難升米爲檄告諭之其後遣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

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四旋又遣使入貢於晉應神帝之初得論語千文於百濟王仁四十一年庚午復遣

阿知使主都賀使主於吳

二人漢孝靈皇帝之後也魏受禪後辟亂至倭考庚午卽西晉永嘉四年其曰吳者意當時就吳地求之也此事載日本應神本紀

求織縫女抵

高麗高麗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爲鄉導及得工女還帝已崩乃獻之大鷄鷄皇子卽仁德帝仁德五十八年高麗人導吳人至反正時遣使朝貢於晉允恭時倭王遣使朝貢宋武帝詔曰倭讚萬里修貢

遠誠宜甄可賜除授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倭王珍又遣使貢獻於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

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宋文帝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消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并聽倭國王濟又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

國王旋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軍

郡雄略帝六年倭王興遣使貢獻於宋孝武帝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甯境恭脩貢

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八年遣使身狹青檜隈博德於吳十四年身狹青檜隈博德

再奉命往吳因得吳織漢織并縫女姊妹四工女而還雄略十五年秦公酒奏官臣族流亡散逐十無二  
三請賜檢括鳩集帝為命小子部雷以隼人檢括

獲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命酒統領養蠶蠶大蕃息帝賜姓禹豆麻佐謂有補益也初秦人弓月以應神  
帝十四年自百濟來自言是始皇帝後弓月祖即公子扶蘇扶蘇得罪其子陰率徒屬渡遼君其地至弓

月為旁鄰侵掠屬於百濟後遂率閩部來日本書紀姓名錄皆書為王迨孫普洞賜姓波陀美其製藏之  
功也至是分為二秦一曰秦一曰大秦帝詔書秦建寶庫於宮旁名曰朝倉宮始置庫司以酒為長十六

年詔檢漢部置伴造賜姓直應神時阿知都賀率其族黨來即漢直之先也至欽明帝元年頒諸秦諸漢  
於郡國編貫秦戶溢至七千以大藏椽某為伴造又據姓氏錄有文氏桑原氏豐岡氏並出於漢高祖檜

前村主下日佐並出於漢齊王肥吉水連出於漢蓋寬饒下村主出於漢光武  
松野連出於吳王夫差可知漢人來日本者甚衆爾後番廡不知其幾何矣 二十二年倭王武自稱使

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遣使上表於宋順皇帝曰

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環甲冑跋涉山川不遑甯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

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於歲臣雖下愚忝膺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

道徑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

否臣亡考濟實忿寇讐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

諒闇不動甲兵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甲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効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

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強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順皇帝詔

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及齊高皇帝進新除使持

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鎮東大將軍梁武帝進武號

征東將軍源光國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紀事本末皆謂通使實始於隋而於魏志漢書所敘朝貢封拜概置而弗道余揣其意蓋因推古以降稍習文學略識國體觀於世子章書自稱天皇表仁

爭禮不宣帝詔其不肯屈膝稱臣始於是時斷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彼謂推古以前國家並未遣使漢史所述殆出於九州國造任那守帥之所為余考委奴國印出於國造是則然矣魏志漢書所謂女王

卑彌呼以神道惑眾非神功皇后而誰武帝滅朝鮮而此通倭使神功攻新羅而彼受魏詔其因高麗為鄉導情事確鑿無可疑者神功既已上表貢物豈容遽停使節且自應神以還求縫織於吳求論語千文

佛像經典於百濟豈有上國朝廷反客一介往來之理宋順帝時倭王上表稱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謂有國造守帥能為此語者手惟宋齊梁諸書所云倭王讚珍濟興

武者之倭史名字年代皆不相符然日本於推古時始用甲子始有紀載東西遼遠年代舛異譯音展轉名字乖午此之不同亦無足怪要之列史紀述溢於簡冊苟非偽造不容妄刪今節錄其事仍稱倭王不

繫之帝以誌疑也至彼國一偏之辭未敢輒信焉日本人每諱言臣我而中土好自誇大輒視如屬國余謂中古之時人文草昧禮制簡質其時瞻仰中華如在天上慕漢大受封固事之常此不必諱也隋唐通

使往多來少中國雖未嘗待以鄰禮而新舊唐書不載一表其不願稱臣稱藩以小朝廷自處已可想見蓋已竊號自娛幾幾乎有兩帝並立之勢矣五代以後通使遂稀而自元兵遇倭寇擾邊以來雖足利

義滿稱臣於明樹碑鎮國賜服封王而不知乃其將軍實為竊號神宗之封秀吉至於裂冠毀冕擲書於地此又奚足誇也史家舊習尊己侮人索虜島夷互相嘲罵中國列日本於東夷傳日本史亦列隋唐為

元蕃傳中國稱為倭王彼亦書隋主唐主譬之鄉鄰交罵於事何益今此篇謹遵條約睦鄰國書稱帝之意參採中國日本諸書紀事務實不為偏袒曰皇曰帝亦不貶損所以破儒者拘墟之見祛文人浮

習也

推古十五年遣使於隋先是遣使詣隋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以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

大禮小野妹子為大使鞍作福利為通事上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煬帝覽之不

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先是世子廐戶奉佛尤謹自謂衡山僧惠思是其前身此行也命妹子登



衡山施僧求法華經使者至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教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時稱妹

子曰蘇因高

即妹子二  
字譯音

煬帝旋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報使蘇因高從而還及至難波帝遣難波雄成

隋書

作小德阿輩  
臺譯音也

造新館於高麗館上以船三十艘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迎之以中臣麻呂

一作宮  
地烏曆大河內

書

糠手等爲掌客後十日又遣額田部比羅夫

隋書作大禮哥  
多毗譯音也

帥騎七十餘迎之海石榴市雙騎引導至闕

是日帝臨軒世清進國書信物親王諸王文武百官皆紳冕立仗國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大禮蘇因高

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宏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甯庶境

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指

宣往意并送物如別帝語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

境內不卽相見今故清道節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

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乃饗清於朝旣而引就館帝問世子曰書辭如何曰天子賜諸侯書式也然曰皇

曰帝其義一矣宜答書報之其後清遣人告曰朝命旣達請卽戒途於是設饗以遣清復以妹子爲大使

雄成爲小使鞍作福利爲通事送之還學生倭漢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元理新漢大國學生新漢日

文南淵清安志賀惠隱等從之世子親草答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

憶方解季秋薄冷尊候何如想清愈此卽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乎那利

乎那利卽  
雄成譯音等往不具十七年小

野妹子還自隋唯福利留而不還二十二年遣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使於隋二十三年御田鍬等還三十一年學生惠濟惠光醫惠日福因等從新羅使還自唐奏曰唐禮儀之國也宜常相聘問學生在唐者

皆已成器願召還之舒明帝二年遣大仁犬上御田鍬大仁藥師惠日使於唐唐太宗皇帝矜其遠詔有

司毋拘歲貢四年御田鍬等還唐使新州刺史高表仁新唐書作仁表舊書作表仁日本書紀亦作表仁今從之偕至學僧靈雲僧日

文等從而還表仁抵難波遣大伴馬養以船三十艘旌旗鼓角迎諸川嘴難波小槻大河內矢伏洩難波

齋神酒是後外國使至必賜神酒見延喜式表仁至都與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五年表仁還遣吉士雄麻呂等送至對

馬十二年學生惠隱清安學生高向元理從新羅使還自唐孝德白雉四年發兩遣唐使分乘兩船一船

以小山上吉士長丹為大使小乙上吉士駒副之學生巨勢藥冰老人學僧道嚴道昭等從之以寶原御

田為送使一船以大山下高田根麻呂為大使小乙上埽守小麻呂副之學僧道福等從以土師八手為

送使船各百二十人根麻呂船至薩摩竹島一作多遭風漂沒僅門部金等五人抱木得不死長丹船至

唐獻虎魄大如斗瑠璫若五升器高宗皇帝撫慰之五年再遣小錦下河邊麻呂為大使大山下藥師惠

日為副使大乙上書麻呂為判官大錦上高向元理為押使分乘兩船取道新羅經萊州達長安獻方物

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元理尋卒吉士長丹等還帝嘉其多得圖書珍寶授少華下位封二百戶賜姓吳氏齊明帝元年河邊麻

呂還自唐四年勅僧知通智達等往唐學法於唐僧元昇五年遣小錦下坂合部石布大山下津守吉祥

使於唐并攜蝦夷男女二口石布船漂至南海夷島衆爲所殺唯坂合部稻積等五人奪夷船逃至括州

吉祥船至越州入朝高宗皇帝於東京高宗問蝦夷種類地名甚悉蝦夷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善射令

箭白鹿皮等物天智帝甲子歲時齊明已崩天智素服攝事未即位唐百濟鎮將劉仁軌遣朝散大夫郭務悰等抵對馬令內臣中

臣鎌足遣沙門智祥勞賜復饗之而送歸焉丙寅歲仁軌又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來

帝命饗賜德高等使大友皇子見之令小錦守大石小山坂合部石積等送還丁卯歲仁軌遣熊津都督

府司馬法聰等送石積等於筑紫都督府法聰歸又遣小山下伊吉博德大乙下笠諸石護送之天智帝

二年遣河內鯨於百濟府賀唐平高麗四年劉仁軌使李守真來復遣郭務悰帥二千人駕四十七船巡

視各國達比智島遣僧道久往告對馬國司牒報大軍府府馳驛入告會天智崩大友遣內小七位

阿曇稻敷於筑紫以喪告悰悰恤盡禮厚賜甲冑弓矢絹布綿等送悰還天武帝七年僧定惠道光還

自唐傳宗律自道光始十二年學生土師甥白猪寶然從新羅還持統帝元年始用唐人元嘉歷已而更用儀鳳

歷文武帝大寶元年以粟田朝臣真人爲遣唐執節大使考日本各籍稱守民部尙書粟田真人蓋粟田

是也真人則其名唐書左大辨高橋笠間爲大使右兵衛率阪合部大分爲副使二年至唐朝見武太后

稱朝臣真人粟田誤矣

真人冠進德冠頂有華籜四披紫袍帛帶進止有容太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後二年還自唐賜穀一千斛田二十町賞其奉

使絕域也餘進元正帝靈龜二年遣使於唐以從四位下多治比縣守爲押使從五位下阿部安麻呂爲

位賜物有差

大使正六位下藤原馬養副之大判官一人少判官二人錄事少錄事各二人從八位上阿部仲麻呂從

八位下吉備真備選為留學生既而以大伴山守代安麻呂使之未發也先令祀神祇於蓋山之南賜縣

守節刀後二年縣守等還自唐入覲著唐帝所賜朝服大和國造大和長岡素好刑名之學從縣守往質

問疑義多所發明及歸而言法律者皆就質焉六年有唐人王元仲造飛船進之帝帝嘉納之授從五位職天平四年以多治比廣成

為遣唐大使從五位中臣名代副之判官錄事各四人未發遣近江丹波播磨備中監造四船是後遣使

以四船為率先是簡擇使臣皆難其人石上乙麻呂才學穎秀為衆所推遂拜大使尋復易廣成廣成授節刀明年乃至唐又明年歸發蘇州會風

作四船漂散廣成船至越州候風踰年乃至廣成在唐易姓曰丹墀子孫遂稱丹墀氏其還也學生真備

僧元昉等從之真備在唐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即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布為費悉質物買書以歸新唐書敘此事謂開元初粟田復朝云云考真備二字日本音同真人故誤以為

武后時來朝之粟田真人也今從日本改正真備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歷經一卷樂書要錄十卷測影鐵尺一枝銅律管

一部及絃纏漆角弓馬上飲水漆角弓露而漆四節角弓射甲箭平射箭等物元昉亦獻佛像及經論章疏五十餘卷時有唐人袁晉卿年十

從廣成來聖武令與來使等奏唐新羅樂擢為音博士遂由元蕃頭陞大學頭八年中臣名代還自唐初名代船漂至南海艱難辛苦僅得復至

唐明皇帝憫之勅書遣還曰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銜德新唐書作王明樂當從文苑英華作主文苑英華作美御德當從新唐書作銜主明樂美銜德

即日本天皇二字譯音蓋當時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嘗為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

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

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卽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

朝臣廣成等案此廣成乃判官也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

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敕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

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

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并平安好令朝臣名代還

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十一年判官平羣廣成還初廣成船與諸船相失漂至崑崙國船中人多死唯

崑崙至潛從而還時阿部仲麻呂留學於唐爲言於朝給糧遣回由登州達渤海途復遇風覆溺獨廣成得還孝謙帝天平勝寶二年以從四位下藤原清河爲

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古麻呂副之判官主典各四人先發遣參議左大辨石川年足於伊勢大神宮及畿

內七道諸社奠幣禱風也從四位上吉備眞備亦拜副使清河古麻呂皆給節刀既至唐明皇命仲麻呂

接伴及朝明皇賞其儀容呼日本曰禮義君子國令仲麻呂導觀府庫及三教殿又命圖清河眞備等狀

貌春正月朔唐皇帝受諸蕃使朝賀於含元殿敘新羅使東班在大食上清河等西班牙在吐蕃下仲麻呂

以爲不宜班之後於新羅也爲之請將軍吳懷寶乃引清河與新羅使易位及還明皇賦詩賜之遣鴻臚

卿送至維揚仲麻呂請與還明皇因命爲使仲麻呂賦詩有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懸明主海外

世傳爲絕唱二笠山辭是也初仲麻呂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在唐五十四年與王維李白包信儲光羲往來贈答後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大曆五年卒贈澶州大都督新

唐書又作仲滿滿  
卽麻呂翻音也

與清河同船帆指奄美島不知所之真備古麻呂漂益久島明年三月乃至獻所賜幣

以告先陵歷代使還皆授位階此行更優多至二百二十三人舵師廚人皆得與焉斯時廣陵僧鑒真率

僧尼優婆塞四十餘人從古麻呂行至薩摩由難波入都孝謙方崇信浮屠遣大納言藤原仲滿迎之河

內安宿王出羅城門迎拜公卿競來問法孝謙卒至捨身七年改年爲載從唐制也廢帝天平寶字三年

以從五位下高元度爲使

時敘航唐船從五位下賜  
錦冠一曰播磨一曰速鳥

迎前使清河歸初清河與仲麻呂同船漂至安南後

偕清河還至驩州復至長安明皇帝以清河爲特進祕書監更名河清仲麻呂亦授職五年高元度還自

唐元度初至以亂故未朝見肅宗皇帝遣中使勅元度曰特進祕書監藤原河清當從請遣還而賊徒未

平道路多阻元度宜取南路先歸復命卽令中謁者謝時和送至蘇州刺史李岫爲造船供給使越州浦

陽府折衝沈惟岳率九人送還六年遣參議藤原眞光饗惟岳於太宰府尋以右虎賁衛督從四位下仲

石伴爲大使上總守從五位上石上宅嗣副之眞牛角初元度之還也肅宗勅曰禍亂以來兵甲彫弊欲

造弓弧切要牛角異日還國卿幸輸之元度還奏乃令東海等六道備牛角七千八百遣上毛廣瀨等於

安藝造船四舶尋罷石上宅嗣以左虎賁衛督從五位上藤原田麻呂代之發船從安藝至難波江口船

膠沙而沉乃減使人限兩船更令判官從五位下中臣鷹取爲使給節刀正六位上高麗廣山副之并送

惟岳等還阻風不能發尋聞唐安史亂未平乃令太宰府曰大唐之亂未已恐道途多阻使命難通惟岳

等宜安置供給如懷土願歸者宜給船送之時除唐人李元環為織部正唐人來教樂者後皆授位李元環敘從五位上皇甫東朝等并從五位下既而東朝為雅樂

員外助兼花廳司東朝等從前使中臣名代來者也是年停儀鳳厓用大衍曆三年尊先聖孔子為文宣王初天寶中有膳大邱者隨使遊國子監見

門題文宣王廟問之學生程賢告以今上追尊先聖用王號之故至是大邱請用諡號從之光仁帝寶龜二年遣使安藝造遣唐船四隻六年以正四

位下佐伯今毛人為大使正五位下大伴益立從五位下藤原鷹取副之判官錄事各四人授錄事羽粟

翼外從五位下為准判官帝御殿授節刀命之曰卿等奉使言語必和禮意必篤毋生嫌隙毋為詭激判

官以下違者便宜從事乃各賚御服初藤原清河留唐時已卒赴尚未達帝賜書曰汝奉絕域久經年序忠誠遠著消息時聞故今因使迎之賜絹一百匹細布一百端砂金

一百兩汝其努力隨使歸朝相見非遠指不多及及使歸清河女從而還船發至肥前松浦郡阻風不能前還博多請待來歲尋罷益立以中

左辨小野石根備中守大神末足代之八年春令使者拜神祇於春日山下行至攝津今毛人以病引還

令副使持節服紫假行大使事抵揚州海陵觀察使陳少游言寇亂以後館驛彫弊得中書門下牒限二

十員進京石根請加二十三人許之九年朝見代宗皇帝於宣政殿時上元日也逾月復見於邇英殿燕

賞有差四月皇帝遣中使趙寶英為押送使石根辭曰海路茫渺風汛無常萬一顛躓懼損盛意詔仍護

行六月監使楊光耀送至維揚秋九月艤船各出揚子江候風兩月石根先與第二舶入海遭颶船壞舳

艫斷為二石根寶英等六十三人皆溺主神神官名時令大宰府職主神一人掌諸祭祀事蓋護行人也津守國麻呂與押送之判官

等五十餘人攀斷艫漂甌島判官大伴友繼人等四十人坐舳浮蕩六晝夜漂天草島判官韓國源駕第



四舶亦抵甌島源蓋與判官海上三狩等漂耽羅三狩為所拘源獨與十餘人脫歸此行也判官小野滋

野第三舶人船俱完十月至肥前橋浦歸報情事且請接待送使之儀乃遣左少辨藤原鷹取等迎勞之

命安藝預造送客船二舶十年未足等還自唐夏四月唐使孫興進秦衍期入都時領客使奏言唐使行道左右建旗又有帶仗

未合舊典詔聽帶仗不令建旗又奏稱昔粟田真人如唐五品舍人銜命迎勞無拜謝禮新羅王子則於馬上答謝渤海使乃下馬再拜今唐使將至遵何典朝議聽之遣將軍發六位以下

子弟八百充騎隊蝦夷二十人充儀衛迎之城門外入見帝致國書信物帝先問天子安及途次供奉如

禮否慰勞甚至設饗於朝堂贈綿三千純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又延諸私第臨行賻贈寶英絹八十四

綿二百純令從五位下布勢清直為送客使十一年唐使高鶴林至再饗宴之案趙寶英既溺於水所謂唐使孫興進秦衍期皆其

僚屬高鶴林亦其僚屬乃別船後至者也考此事新舊書皆不載當時僅以中使為押送使耳日本稱有

國書疑事不實而其隨行官屬日本遂以大使之禮待之蓋自高表仁至後相去百五十年忽來使節詔

為至榮故迎勞宴饗皆有加禮觀於折衝送客參議設饗商人至館鴻臚供給况此之在帝左右口傳詔旨者乎其優待無足怪也天應九年布勢清直等還自唐桓武帝

十四年授諸唐人官階護送藤原清河之沈惟岳卒留不歸先改姓清河宿禰授從五位下其隨行九人皆進官賜姓十七年詔讀書一用漢音毋混吳

音時官有音博士專正音吳音之傳最久譯人習之自百濟王仁以漢音授經始有漢音齊明帝時百濟尼法明來對馬誦維摩經以吳音人爭効之自此吳漢踏殿無復分辨帝善解漢音能辨清濁至是定

專用漢音二十年以從四位上藤原葛野麻呂為大使從五位上石川道益副之判官錄事各四人未發

二十一年又以學少允菅原清公高階真人達成等為判官隨使二十二年春賜使臣等綵帛召對賜宴

一依漢儀親酌酒并作歌送之賜葛野麻呂被三領衣一襲黃金二百兩授節刀道益衣一襲金百五十



兩四月出難波遭風破船有溺死者葛野麻呂等引還典藥頭藤原貞嗣等修船二十三年三月再饒

葛野麻呂等賜玉盃寶琴伴少勝雄以善碁充使員學僧空海亦從秋七月發肥前田浦途遇風兩船漂

回八月至福州長谿縣觀察使閩濟美使葛野麻呂等二十三人赴長安初至長谿州吏訝其無國書入船檢察葛野麻呂命空海作書

贈觀察使曰上國之於敝邑待以上賓固非與瑣瑣諸藩比矣竹符銅契本防姦偽誠實無詐何事文契

敝邑使人已無詐託信物亦不用鑿印建中以前舊典如此今以無國書見責事與昔乖願顧鄰誼云云

據此則當時使臣皆不齎表文蓋不臣則我所不受稱臣則彼所不甘而彼國有所需求不能停使故為

此權宜之策耳其在中國列之於新羅大食之下未嘗待以鄰交而其在日本遣使則不齎表文迎客則

不居臣禮以小事大則有之以臣其別船管原清公等已先至冬十二月至京有內使趙忠以飛龍殿細

事君則未也有唐一代典禮如此馬來迎葛野因監使劉昂進信物昂傳命慰勞尋朝德宗皇帝於宣化殿賜宴賞有差

賀能是與能賀能皆葛野二字譯音與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能識善鄰國實所謂藤

考新唐書繫此事於德宗建中元年惟是時日本并無遣使新書誤也二十四年春正月預朝會班是

月德宗皇帝崩葛野麻呂等素服舉哀三月二日順宗皇帝令內使王國文監送至明州道益病死六月

至對馬僧最澄永忠隨還初澄在天台國清寺就道遠受台教又遇龍興寺順曉受灌頂密教暮年而還

二卷律管撫等樂器秋七月葛野麻呂上信幣乃分所賜於參議以上及內侍使臣等皆進秩有差莫所賜幣於先

瑩平城帝大同元年判官高階真人遠成以學生橘逸勢學僧空海等還遠成在唐二年除中大夫試太子中允職勅曰日本國使判官

判官高塔真人遠成也日本紀又稱空海歸於大同元年十月二十日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曰謹附判官正六位上行太宰大監高塔真人遠成奉表以聞然此則與唐書請與俱還之語相合唐書蓋誤月為年是歲奉攝津住吉大神從一位階報使船無風難也二年春遣使莫所賜綵幣於香椎宮於諸陵於伊勢神宮分所賜綾錦香藥等於參議已上嵯峨帝宏仁九年詔曰朝會之禮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準唐儀但五位以上禮服服色及儀仗之服並依舊章六年勅植唐茶於畿內近江丹波播磨諸國

每歲貢獻淳和帝天長六年始令諸國模倣唐制造龍骨水車以便灌溉太政官下符曰耕稼之利水田為最聞大唐堰渠皆構龍骨多收其利宜做造以資農作貧無力者國司資給之仁明帝承和元年以參議藤原常嗣為大使彈正少弼小野篁副之判官四人

錄事三人常嗣葛野麻呂子也父子相繼為一時多選材藝之士琴棋醫卜各擇其能者偕往以正五位使時人榮之篁妹子五世孫也下丹墀貞成為造船使長官主稅助朝原島主為次官左中辨笠仲守右少辨伴成益為唐使裝束司秋八月任遣唐錄事准錄事知乘船事各一人以外從五位下三島島繼為造船都匠二年三月令太宰府

以綿甲一百領宵一百口袴四百腰充使船不虞之備十二月授常嗣正二位篁正四位三年春正月令奉陸奧八溝黃金神封戶二煙以國司禱神多得砂金助遣使費故也二月為使者禱於北野令使者奉幣賀茂大神社賜使臣等綵帛賞布有差夏四月廷饒使臣召五位以上各賦詩帝親授節刀於常嗣又親舉酒賦詩賜之并資御衣御被良技清上作新樂奏之名曰清上樂復奉幣五畿內七道名神為使者祈禱并贈前使臣學生藤原清河阿部仲麻呂等八人往而不還者之秩位遣右近衛中將藤原助於攝

親舉酒賦詩賜之并資御衣御被良技清上作新樂奏之名曰清上樂復奉幣五畿內七道名神為使者祈禱并贈前使臣學生藤原清河阿部仲麻呂等八人往而不還者之秩位遣右近衛中將藤原助於攝

津難波慰勞使者并莫幣於諸先陵秋七月使臣第一第二第四船皆遭風折還第三船漂海舩折窠乃壞船作筏散乘漂岸八月召還使臣留判官錄事各一人修船四年二月使臣祀神於愛宕秋七月啟行

僅用三船第一第四船漂著壹岐第二船著值嘉島令豐前守筑前權守等為脩舩使五年常嗣以第一

船穿漏奏易副使船篁因常嗣爭舟稱病不行作西道謠刺之事開流之隱岐六月常嗣等航海由揚州入長安考遺唐典禮此次為最重因先是航唐者

剛羅風難故徧祀海內諸神遣使下陸常總陸齋主武甕鉏四神位塔太政官復遣人告新羅倘有漂船隨宜護送及漂船折還第三船未回帝大驚愕勅太宰府遣人值嘉島然燎火備濟援及再往又命常嗣

祭神於是日停諸廡公務又詔太宰筑紫每國度一人配國分神宮兩寺又詔諸寺講讀龍王般若經至回帆日止皆以禱風也未幾遂停遣唐使朝見文宗皇帝攝副使者判官

長岑高名也六年常嗣等還常嗣憂已船不完借楚州新羅船九艘道經新羅中途與諸船相失九月至

上勅書令奉所贈物於伊勢大神宮及諸陵設三幄於建禮門陳唐物令內藏寮官人及內侍等交易名

曰宮市十一年賜學僧圓仁圓載金十四年圓仁自唐還初圓仁從藤原常嗣入唐駙維揚開元寺節度使李德裕善遇之後歸又遭風漂回登州轉入

長安遇青龍寺義真究台真兩教又受悉曇學於南竺三藏悉曇字之傳始於仁大內有灌頂最勝內供奉法會亦其所建也嘉祥二年始有唐商舶來太宰府文德帝

天安二年僧圓珍隨唐李延孝歸先是珍借商人來船標琉球時以琉球為鬼國一船皆棉會便風抵清福建歷温台入長安久之召還獻經論千餘卷藤原良房迎之入都清

和帝貞觀二年冬十月令用唐明皇帝御注孝經先是孔鄭傳注為大學正業久著令甲十二月新脩釋奠式成頌之諸道

先是播磨博士和邇部宅繼上言謹檢唐開元禮國子州縣皆有釋奠式我邦有大學式無國學式而國

忌祈年諸祭更用中丁等式未經頒行諸國或准大學或從州學有用樂者有不用樂者禮制不一都鄙無章尊道嚴師法宜整飾如之祭三年詔行長慶宣明曆初遣唐錄事羽粟翼還上寶曆五紀歷曰唐已改大衍歷請用此經然當時無習推步者

豈合參差伏望蒙既定式永為盛典

仍格不行及是陰陽頭真野麻呂建言開元以還已三  
改歷元今專依舊法實有差午請停舊用新詔從之  
六年秋八月太宰奏通事張友信如唐未還而唐

商來無定期請暫留唐僧法惠充譯司許之七年秋七月唐商李延孝等六十餘人至國都館鴻臚供給

如式八年秋九月商人張言四十人至十六年六月遣伊豫權椽大神已并豐後介多治比安江等於唐

市香藥唐商崔岌等三十六人來松浦十八年唐商楊清等三十人至太宰府陽成帝元慶元年商人崔

鐸等六十三人送多安江等遣令安置出雲供給之學僧智聰與唐人賂漢中俱還聰請曰漢中唐國處  
士博綜衆藝願加優

恤從光孝帝仁和元年勅太宰府禁私市唐貨字多帝寬平六年有唐使來聘考此事新舊唐書皆不載  
日本書唯見於扶桑略記

亦無使者姓名青山是時唐亂使節  
不通而商舶來者日多此當是商人假冒也留學僧中瓘託致書於其太政官尋歸八月以參議菅原道

真為大使右少辨紀長谷雄副之道真請曰臣謹案僧中瓘去年附商客書具載唐國彫弊中瓘雖區區

學僧為聖朝盡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臣伏檢舊記聘使渡海或不勝任或沒於賊能達者無幾此中瓘

所憂也臣伏願以中瓘狀遍下公卿詳議可否此國之大事不獨為一身明年遂罷遣唐使

日本國志卷五

鄰交志二

(華夏)自遣唐使罷至朱雀帝承平五年吳越王錢元瓘遣使蔣承勳來饋羊數頭其明年承勳又至左  
大臣藤原忠平附之贈書村上帝天歷元年吳越王錢俶又遣蔣承勳致書於左大臣藤原實賴實賴答

書有南翔北鸞難耐寒溫於秋鴻東  
出西流只寄瞻望於曉月之語  
七年吳越又遣蔣承勳致書石大臣藤原師輔師報書有云人臣

之道交不出境錦綺珍貨奈國憲何  
楊億談苑云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屬書於其國王送黃金五百兩求寫其

本蓋得之云云據此則當時實附海舶通信  
然商務大通唐物麇聚特設唐物使一官駐於筑紫以檢查

此蔣承勳頻年屢至亦係賈人非專使也  
真贗初唐舶貨至皆特遣中使檢點線上延喜新式太宰府上奏客至乃遣藏人先檢查貨物而後更遣

出納司辨給價值府官仍以上奏醍醐帝時又禁賈估之不由官司私相交易者有商人以孔雀至  
皇親點貨物而彼此高僧雲遊往來者日衆華山帝永觀二年學僧齋然至宋朝見太宗皇帝上職員令

年代紀及鄭氏注孝經一卷賜紫衣居四載召還一條帝長保四年僧寂照上表請航宋至宋朝見真宗

皇帝詔詢風土民物甚悉賜號圓通大師並紫方袍後卒不歸  
揚億談苑稱寂照願遊天台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為言姑蘇山水之奇寂照

因留止吳門寺以黑金水瓶寄謂謂分月俸給之有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  
書略云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又治部卿源從英求唐經史及內外經書末云生為兩鄉之身死

會一佛之十三書後三條帝延久元年僧成尋隨宋商孫忠如宋朝見神宗皇帝上銀香爐白琉璃等物  
皆二王之迹云

給紫衣方袍館興國寺至白河法皇時成尋自宋上表並有金字法華經及錦段雜貨稱宋朝所賜  
帝詔公卿

議酬品或曰和琴可或曰宜金銀或曰承歷元年因宋商孫忠饋絹二百匹永五千兩於宋明州以其貢  
宜歸殊議不決乃召宋商孫忠問之

禮異諸國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二年孫忠齋牒至牒書賜日本國太宰府令藤原經平  
時廷臣會議遣宋物品以錦唐

黃為四年孫忠又齋明州牒至牒曰宋國明州牒日本國廷議亦報之牒  
時通好久絕而比年忽有書信廷臣初疑其詐冒議不報後卒

令大江匡房鳥羽帝元永元年宋商孫俊明鄭清等齋牒至略曰矧爾東夷之長實維日本之邦人崇謙  
章報牒還之

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脩方貢歸順明時隔闕兩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旦宜敦事大之誠云云帝

下百官議卒不報式部大輔菅原在良議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煬帝書曰皇帝問倭皇天智天皇十年大唐郭務悰來聘書曰大唐帝敬問日本天皇天武天皇元年郭務悰來書函題曰大

唐皇帝敬問倭王又大唐皇帝勅日本國衛尉寺少卿大分書曰皇帝敬致書於日本國王古式如此云云考郭務悰乃劉仁軌所遣使當時以係使使不令入京而此云有國書疑事失實高倉帝承

安三年宋明州刺史又致牒書朝議欲卻之時洙皇執不可卒贈報書附以彩草砂金宋清熙間日本商民遭風至明州詔

給口食又有行乞於臨安者詔守臣給送明州候伯送還其後後鳥羽帝建久二年僧榮西還宋又齋茶

凡遇難民靡不費遣而中國商之飄至日本者亦多實救護種及菩提還榮西兩至天台多齋釋書而歸其後二十年又有僧俊苒還獲律經章疏暨儒書凡二千餘卷而歸國順德帝建保二年宋陳和卿至鎌倉時

源實朝為將軍和卿善造佛像引之見寶朝大喜遂定航宋之意後以船不適用而止四條帝仁治二年

榮西弟子圓爾還自宋後數年宋僧道隆復自蜀至將軍北條時賴延禮之屢往參禪為之建寺時又有

僧得陶法而歸自榮西倡禪宗京師有圓爾鎌倉有道隆其宗日熾遂蔓延全國又有僧道元者亦嘗至天童又受曹洞宗及歸亦為時賴所重大行其教其徒道遵得整陶法而還日本整器遂

行天下後嵯峨帝建長六年時賴令筑紫諸司地頭曰頃歲宋船猥進港口貨物闕出自今之後限以五艘

過則毀之有宋一代聘使雖罕而縉流估客來往日密頻年上書獻物非由僧侶即出商人之手維時將

軍秉政朝野悉崇佛教而商人亦常滋事端後冷泉時宋商嘗擾太宰府放火毀廟後世貨舶之限蓋自此始

後龜山帝文永五年元世祖皇帝以黑迪殷宏為國信使持書命高麗王王植嚮導迪等望海未渡植先

遣其臣潘阜齋書致太宰府時北條時宗奉惟康親王為將軍執政權得書上之書曰朕惟小國之君境

土相接尙務講信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長威懷德者不可悉數高麗朕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修職貢獨至朕躬從無一介之使以通和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心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問豈一家之理哉或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高麗王亦致書勸通好朝野大駭龜山帝詔參議藤原長成草答書時宗義不可令卻還修邊防禱神社以備有變潘阜留五月還白狀元復遣黑迪等至高麗諭以必得日本要領爲期植乃遣臣申思佺潘阜等再來不達六年三月黑迪等至對馬島請前歲報牒不答執島民二人而還世祖見之謂曰汝國朝貢久矣今吾欲汝國來聘非逼汝也但欲耀名耳秋八月高麗金有成高柔等又奉中書省牒至太宰府並還俘口亦不報七年元命趙良弼爲祕書監充國信使發兵送之高麗屯駐金川以待良弼還令高麗給糧食

又遣忻都史樞等諭高麗

曰朕通諭日本不謂其執迷固滯今將經略勅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計庶免汝國轉運之勞仍先示招懷卿其知悉

八年冬高麗復遣徐稱等導良弼至筑前金

津島津吏望見使舟舉刃相向良弼登岸宣旨太宰府環以兵問來狀良弼以前書不報爲不恭求國書盛以金櫃外施鎖良弼指之曰此書必見汝主始授不得與他人固請之得副本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旣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嘗馳使修好疆場之吏抑而不通所獲一人已勅有司撫慰俾質牒以還復無所問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搆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是輟不使遣或已遣而中路梗塞耶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甯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安集其民特令祕書監趙



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善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  
王其審圖之太宰府致之鎌倉時傳聞蒙古強盛頗懷疑懼十一月朝廷脩熾光法祈弭禍又命藤原公  
守告難於伊勢神宮十二月太宰府送良弼於對馬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先歸九年張鐸率彌四郎等二  
十餘人如元尋遣還植復致書令必通好亦不報十年良弼還元具陳日本不恭狀并及舊號州郡風俗  
土宜世祖怒用兵之意遂決十一年元遣鳳州經略使忻都總管洪茶邱等發舟師萬五千人攻日本高  
麗以兵五千六百助戰役後更以忽敦爲都元帥洪茶邱爲右副元帥與高麗金方慶等以蒙古漢高麗  
兵二萬三千戰艦九百發合浦十月五日拔對馬十四日轉攻壹岐翌日城陷遂及肥前沿海郡邑十九  
日入博多明日舍舟登岸騎而進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阪諸地還上舟會矢將盡二十日夜大風雨多  
觸礁遂還是役也礮彈如球聲如霹靂土人不知爲何物殺掠所過得女子或以繩貫掌繫之於船云後  
宇多帝建治元年元復遣侍郎杜世忠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等致書高麗使人導之達長門室  
津至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時宗竟殺之令脩長門周防安藝備後四國海防省公私冗費調關左兵  
戍鎮西以北條實政爲筑紫探題節制軍務二年勅諸僧脩熾盛光法禳兵禍也北條時宗令山陽南海  
巖成長門三年元建淮東宣慰司於揚州命沿海官司通日本商舶既聞世忠等被殺復決計聲討立日  
本行中書省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鶻等軍兼立鎮邊萬戶府於金州控制之宏安二年元命湖南揚贛



泉四省造戰艦六百又命塔納等如高麗益脩戰艦世祖從范文虎議先遣周福樂忠致書日本暫緩師期周福樂忠至又斬之博多四年元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茶邱等率兵壓境阿剌罕病改阿捨海代總軍事高麗亦出師助戰忻都茶邱等發合浦高麗兵偕發文虎李庭等發江南將發世祖諭文虎等曰聞漢人言取人家國若盡殺人民得土何用汝等其恪體此意

兩軍約會於壹岐平戶等島五月二十一日忻都兵先至對馬遂進壹岐太宰府報急於鎌倉北條時宗議遷二上皇於鎌倉而以兵嚴衛京師二皇大駭元兵攻壹岐至太宰府所至人民竄匿聞小兒啼輒搜捕至有先殺兒而遁者六月五日戰於志賀島遂進至宗像洋文虎兵適會泊於能古志賀二島時元兵預期必勝多攜耕器九國震駭關東及九國二島兵皆會太宰府先是筑前緣海鑿石爲壘高丈餘互十三里外面峻削不可躋攀內可俯射上設燈望守備甚嚴然人人懲文永之役頗有難色有草野經長者夜乘輕舸入艦陣縱火而還初元兵以鐵鎖聯舟爲營外向列弩日本船小不能敵襲擊者率敗死相約勿離隊獨進時河野通有獨背堤而陣率二舟冲入有所殺傷斯時日本諸道兵皆會而元兵之在筑肥間者樓船蔽海砲聲震天諸國洶洶市無糶米民有饑色訛言四興忽而曰蒙古由長門徑趨京師矣忽而曰蒙古搗東海矣忽而曰九國爲蒙古所據闖入北陸矣朝議遷二上皇於關東召兵守京後宇多帝臨神祇官親禱七晝夜龜山上皇親詣石清水社默禱達旦又遣人往伊勢神宮親爲禱詞願以身代國難而元將多苦航海議攻議退不輒決高麗將金方慶力持

進攻之說不聽遂移泊鷹島見山影灘波疑有暗礁不敢近岸會青虬見海中硫磺氣腥臊怪雲走空蓋  
颶徵也文虎氣微餒擇堅艦先走六月晦日夜西北風大作明日益甚風濤簸掀繫艦自相撞碎溺死無  
算其在鷹島者猶數千人推張百戶爲主帥方伐木造船多爲日本所製捕還殺之那珂川文虎李庭船  
亦壞漂著鷹島收回殘卒十無二三由高麗還初都元帥張禕與文虎庭同抵肥前禕卽捨舟壘平戶約  
各艦相距五十步預避撞擊諸軍不之信逮颶作禕船獨完及文虎等議還禕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  
者皆壯士曷若因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禕乃分艦與之因得脫去時平戶島屯兵  
四千乏舟禕曰我安忍棄之遂悉棄舟中所有馬匹以濟其還八月文虎自高麗歸尙節敗形無何敗卒  
于閩歸言其情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歸皆江南殘卒也是役也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文虎  
軍十萬歸者三人耳

考元史稱得還者纔三人此蓋指文虎所率江南軍而言耳癸辛雜志云全軍十五萬歸者不能五之一此令史李順所目擊者可以爲據

北條時宗仍

令嚴修海防命九國將士更番戍守五年元兵官沈聰等六人由高麗脫歸高麗王暎遣使請以兵艦百  
五十助元再入日本遂命高麗耽羅及平樂楊隆興泉諸州造大小艦三千艘除反逆重囚外悉赦以充  
軍日本亦以遼江守北條時定爲鎮西奉行居姪瀆統轄軍事三河守吉見賴行鎮石見六年世祖復以  
阿塔海爲日本行省右丞相與撒里帖木兒劉國傑募兵時糧脩艦謀再舉御史中丞崔瑛吏部尙書劉  
宣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力諫民勞乞罷兵世祖不聽適補陀僧如智說曰彼俗尙佛臣請以佛理喻之乃

傳王君治齋書隨如智行八月過黑水洋遭風而還明年復遣尙書王積翁以如智往將入境舟中有怒積翁者俱謀殺之卒不得至是歲北條時宗死子左馬權頭貞時代爲執權八年元復立征東行省以阿塏海劉國傑陳巖洪茶邱督其事調江淮漕糧募習泛海水工期明春次第發會高麗合浦世祖問良弼良弼曰臣居彼歲餘觀其俗狠勇嗜殺地多山水少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海風無期禍害莫測弗擊爲便日本惟康親王令北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壁巖壘以備不虞雖有緩急毋得私赴鎌倉是歲元因交趾逆命廷議先事交趾遂暫罷日本兵伏見帝正應四年民間流言元兵將至人情洶懼京師鎌倉諸祠衆寺咸行祈禱十餘年來祈禱蓋無虛歲所費不貲五年世祖遣洪君祥如高麗詢用兵日本事宜王瞻乃先遣其臣金有成及郭麟齋書以往送漂民勸和好太宰府留而不遣永仁元年帝延僧大內禪厭外患親爲文以禱有曰昔年蒙古奉書還復以兵要好興自文永及於今日將士戒嚴久累邦家延及黎庶加之天災地旱宗社不祿賢哲不登咸余一人薄德之所致自今以後齋宿凝神敢祈皇神冀寶祚亡搖寰宇擴清是歲鎮西奉行北條時定死北條兼時爲鎮西探題自是北條氏族更番爲探題正安元年元成宗皇帝加補陀僧一山號妙慈宏濟大師實詔來日本詔略曰先帝嚮再遣使皆不果達自朕臨御綏懷屬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今附商舶期以必達朕亦欲成先皇遺意也至於敦好恤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令致

之伊豆脩禪寺後延之鎌倉遷住諸寺後二條帝乾元元年命太宰府築石砦於博多海濱造兵船以嚴海防德治元年商人至元有獻金鎧甲者尋在慶元路放火府城在天童有日本僧數十人亦拘繫之然於時禁不通商海舶往來皆奸利小民元亦懸禁久之遂流爲海寇其後日本內亂分南北朝盜賊競起頻擾沿海郡縣至明而患益

甚

後村上帝正平二十三年明太祖皇帝遣行人楊載齋詔書至太宰府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元衰耳朕本中國舊家恥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濱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脩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由詔書到日臣則素表來庭不則脩兵自固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帆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還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時日本懷良親王在太宰府肥後守菊池武政奉爲征西將軍以抗足利氏書至太宰府不報後龜山帝建德元年明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齋詔招諭懷良親王延見之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書有責其不臣語懷良曰吾國雖鄙遠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以小邦視我欲臣妾之而使其臣趙姓者誑我旣而水軍十萬環列海岸賴天地之靈震雷疾風盡覆其軍自是不通中國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趙姓豈昔蒙古之裔耶亦將誑以好語而誘我也目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我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旣後如不吾信而先殺我恐爾禍亦不旋踵且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

爾豈可以蒙古之誑言襲爾者比耶於是懷良改容禮之而歸二年懷良親王遣僧祖來等九人奉表箋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暹明台二郡被掠人七十餘口十月抵京太祖嘉之宴賚使者念其俗信佛亦遣僧祖闍克勤等八人送使僧道齋大統歷及文綺紗羅賜懷良懷良拘而不遣遂居筑紫祖闍在筑紫二年作書寄延歷寺座主某略曰我皇帝凡數命使於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然意在見其天皇今密遣吾二僧來上宣諭曰王國之民寇我邊疆商賈不通宜剿賊修好以循唐宋故事吾持佛戒而為帝者使即為佛使幸遵我佛不妄不盜之戒為通此意時日本南北兩帝明使之來皆止太宰府不得通命書中故云或曰當時蓋以懷良為日本王祖闍居年餘始知其非臨時制詞本非太祖所命文中二年將軍足利義滿召祖闍入都聚徒演法人頗敬信久之日本僧海壽等隨往明三年有僧宣聞溪等齋書上明中書省貢馬

及方物稱其大臣所遣太祖以無表命却之仍賜其使者遣還天授元年征夷將軍源義滿遣僧中津妙佐於明大內氏久亦遣僧上表太祖以無國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賜其使者命禮官移牒責以越分私貢之非又以類入寇掠命中書移牒責之二年懷良遣僧圭庭用於明太祖惡其不誠降詔戒諭寡賚使者如制六年義滿遣使於明贈丞相胡惟庸書辭僞慢太祖却其貢遣使齋詔譙讓宏和元年義滿又遣使太祖不受禮官移書來責王并責征夷將軍有欲征之意有吾奉至尊之命移文於王王若縱民為盜不審其微非觀蠶測自以為

大無乃褻除之源乎等語

書不達京師於是懷良親王遣僧如瑤上書稱臣而詞終不遜

略曰臣居遠弱之倭疆小之國尚且知足陛下城池數千

餘封疆百萬里乃常欲吞滅人國臣聞天朝有攻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方倘陛下選股肱起精銳來侵臣境臣將掃境內以迎將軍豈肯望馬塵而拜乎順之未必生逆之未必死相逢於賀蘭山下聊以博

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君亦不武設臣勝君負不

免貽小邦之羞自古和爲上策幸上國圖之云云 太祖得書愠甚先是胡惟庸謀反潛遣招倭與期會

未發而敗日本未知也復遣如瑤來且獻巨燭中藏火藥刀劍久而事發太祖命錮之雲南由是惡日本

特甚著祖訓列不庭之國十五日本與焉尋命湯和巡視閩浙沿海諸城又命和築瀕海城防倭命江夏

侯周德興於福建濱海四郡築城練兵以備寇後小松帝應永八年准三后源道義

時義滿讓職其子削髮稱道義

遣使

肥富及僧祖阿於明上一并獻甲鎧劍馬絛繫器黃金千兩還所掠人口書稱日本准三后道義上書大

明皇帝陛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九年明建文皇帝遣僧道彝一如齋詔書并班大統歷錦綺九月

至道義處之北山館是月復遣肥富及僧中正上書略曰日本國王臣源道義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

燭時雨露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耀英恩均天澤萬方向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以堯舜

神聖湯武智勇啟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國是以謹遣

使某伏獻方物爲此謹具表聞明年十月至南京時成祖既卽位遣使以登極詔諭又遣左通政趙居任

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往將行肥富等已達甯波遂稱賀卽位成祖厚禮之遣官偕其使還實道義冠服龜

紐金章及錦綺紗羅詔書略曰咨汝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幾朕登大寶卽來朝貢歸嚮之

速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十一年中正等還趙居任等隨至

始傳四書集註詩集傳等書號爲新注朱子之學遂興又以鹽糧易永樂

錢數百萬

道義延之北山館旋遣使賀册立皇太子時對馬壹岐諸島賊掠濱海居民成祖諭捕之明年

貢而還

十一月將軍義持捕奸宄二十餘人獻於明且脩貢成祖遣鴻臚少卿潘賜偕中官王進賜義滿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其國自治使者還至甯波盡置之甌丞殺之十三年明又遣侍郎俞吉士齋國書哀嘉賜賚優渥頒勅合印百道限十年一貢使臣限二百員船止二艘禁挾帶刀槍封肥後阿蘇山爲壽安鎮國之山御製碑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安者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長久者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知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貫三皇而亙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表茲世因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洪業享有福慶極所覆載咸造在近周爰咨詢深用嘉嘆邇者對馬壹岐諸小島有盜潛伏時出寇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爲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嘗稽古唐虞之世五長迪功渠搜卽敘成周之隆庸蜀羌髡微盧彭濮率遏亂略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也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維繼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鎮山號壽安鎮國之山賜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義滿又遣使謝賜冕服連年往貢並獻所獲海寇

使還請賜仁孝皇后所製勸善

內訓二書  
詔給之

十五年道義死十二月世子源義持遣使告喪成祖命中官周全往祭賜諡恭獻且致賻又遣

官齋勅封義持爲日本國王時山東有倭寇又諭義持捕盜義持遣使謝恩尋獻所獲盜十八年明復遣



內官王進齋勅褒資至兵庫而遣先是道義死義持以臣貢為非至是阻明使不得達二十五年明遣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齋勅詰海寇並責令送還所掠中國人義持遣僧等持告絕好明使至太宰府而歸二十六年明使余某復來先是有載馬匹硫黃糴入貢者實日向土豪私船也成祖以無表不受至是使其徒十六人還義持令人持漢文阻之略曰修好通商靖邊利民非不甚願然我朝凡百聽神神所不許雖細故不敢舉行先君自承歷服雨暘不和尋罹疾疚易質之際遺命誓神宜絕通信嚮既再申此意使令猶至殆未之通耶若夫流賊暴掠海島實通逃兇徒所為國家不與知聽上國力勦鋤之而已終義持之世絕不相通後花園帝永享四年明宣宗皇帝念日本久不貢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轉諭日本賜之穀將軍源義教遣僧道淵上表乃有貢茅不入因緣倣倣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語明年宣宗

復遣內官雷春裴寬鴻臚少卿潘錫等送還寶銀綺緞匹等物

考日本書詳載當時賜物今備錄以下以徵一時典章皇帝頒賜日本國王白金二

- 百兩粧花絨錦四匹四季寶相花藍一匹細花綠一匹細花紅二匹紅絲二十四匹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織金胸背白釋綠一匹晴花骨朶雲青一匹晴細花綠四匹晴細花綠一匹晴細
- 花青一匹素青三匹素紅二匹素綠三匹羅二十四匹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織金
- 胸背虎豹綠一匹織金胸背海馬藍一匹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素紅五匹素藍三匹素青三匹素柳綠
- 二匹素柳青一匹素砂綠一匹素茶褐一匹紗二十四匹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織
- 金胸背白釋青一匹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織金胸背虎豹綠一匹晴花骨朶雲紅一匹晴花骨朶雲青
- 二匹晴花骨朶雲藍二匹晴花八寶骨朶雲綠一匹素綠一匹素紅一匹素青一匹彩絹二十四匹綠七匹
- 紅七匹藍六匹王妃白金一百兩粧花絨錦二匹細花紅一匹四季寶相花藍一匹紅絲十四匹織金胸背
- 犀牛紅一匹織金胸背海馬青一匹晴花八寶骨朶雲青一匹晴細花紅一匹晴細花青一匹晴細花綠
- 一匹素青一匹素紅二匹素綠一匹羅八匹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織金胸背虎豹紅一匹素藍二匹素



紅二匹素青二匹素粉一匹紗八匹繡金胸背襪子綠一匹繡金胸背犀牛皮紅一匹暗花骨朵雲藍一匹  
暗花骨朵雲青一匹素紅二匹彩絹十四紅三匹綠四匹藍二匹皇帝特賜日本國王并王妃紅漆彩  
粧飲金福一乘大紅心青邊織金花紅絲坐褥一個脚踏褥一個硃紅漆餞金交椅一對大紅織金紅絲  
褥二個脚踏褥二個大紅心青邊金紅絲坐褥二個硃紅漆餞金交床二把大紅羅銷金梧桐葉傘二把  
渾織金紗絲十匹渾織金羅十四匹渾織金紗十匹綵絹二百匹銀盃等器二十件各色絲綵綉圍金各樣  
花鏡袋十個硃紅漆餞金寶相花摺疊面盆架二座鍍金事件全古銅點金斑花瓶二對古銅點金斑香  
爐一個象牙雕荔枝烏木桿癢合子二個香兒一百個硃紅漆餞金碗二十個粟全黑漆餞金碗二十個  
粟全就燈籠四對雲頭桃竿全龍香墨二十笏青廣信紙五百張兔毫筆三百枝各樣箋紙一百枚蛇皮  
五十張猿皮一百張虎皮五十張熊皮三十張豹皮三十張  
芥香十箱每箱五十斤鸚哥二十個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六年道淵引錫等至騎騎至千二百餘匹八

月雷春等還義教又遣僧中誓隨行上表表有爭覩使星光彩則知官儀中與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

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等語八年中誓齋勅及賜物還是歲又遣使嘉吉二年將軍義勝遣使於中朝

寶德三年將軍義政遣僧允澎芳貞於中朝上表稱臣用正朔爾後爲常享德三年使還先義政表曰書

籍銅錢久仰上國永樂中例賜銅錢近無恩賚公府索然何由利民欽請周急景皇帝命給之使臣捆載

而歸先是貢船不如永樂時定數宣德初又定約人毋過二百舟毋過三艘而日本貪利所攜私物增十  
倍例當給值禮官言所貢硫黃蘇木刀扇漆器響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爲數無多已獲大利今若依

舊制當給錢二十一萬七千銀價如之宜大減其值給銀三萬四千  
七百有奇從之使臣請益詔增錢萬復請賜物詔增布帛千五百  
義政聞貢使至臨清有掠居民貨事

遂囚之獄尋移書朝鮮王轉請謝罪旋又遣使貢馬於中朝後土御門帝寬政五年義政復遣清啟等於

中朝貢表有云渺茫海角雖不隸版圖之中咫尺天顏猶如在鞏轂之下至京隨人傷人於市憲宗皇帝

命付清啟尋釋歸文明七年義政復遣僧妙茂等於中朝表乞銅錢書籍詔賜錢五萬貫暨百川學海法

苑珠林等書

其表曰日本國王臣源義政上表大明皇帝陛下日照天臨大明式朝萬國海涵春育元化爰及四方華夏蠻貊歸仁草木蟲魚遂性洪惟大明皇帝陛下神文聖武睿智慈仁皇家一

統軍書攸同敝邑多虞鼓角未息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洛邑天地之中心動北闕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謹拜方物親承寵光冀推丹衷曲賜素察謹表以聞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成

化十一年乙未秋八月念八日日本國王臣源義政謹表義政名下鈐日本國王印又別幅具開貢品咨禮部曰馬四疋散金鞍柄大刀二十磅黃一萬斤馬腦大小二十塊貼金屏風三副黑漆鞍柄大刀一百

把槍一百把長刀一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并匣扇一百把又奏討日成化五年伏奉制書特頒勸合并底簿等物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而敝邑搶攘所謂給賜等件皆為盜賊所割奪只得使者生

還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填舊勸合請以此為照驗今後濫行今填勸合者必賊徒也罪當誅死抑銅錢經亂散失公庫索然士瘠民貧何以賑施永樂年間多有此賜又書籍焚於兵火又一奏也敝邑所

須二物為急謹錄奏上伏望俞容書目開列於左方佛祖統記全部三寶感應錄全部教乘法數全部法苑珠林全部寶退錄全部兔園策全部遜齋閒覽全部類說全部百川學海全部北堂書鈔全部石湖集

全部老學庵筆記全部未書右咨禮部成化十一年八月念八日鈐用日本國王印十五年復乞銅錢表略曰敝邑久承焚蕩之餘銅錢掃盡公私

借虛何以利民今差使入朝所需在斯聖恩鴻大願賜錢一十萬貫則國用足矣時日本所在用兵自是

不能復通而往來通商者皆周防大內氏豐後大友氏為多明應元年將軍義植遣僧天澤使於中朝不

達考明史稱宏治五年源義高使來還至濟甯其下殺人所司請罪之詔自今止許五十人入都餘留舟次嚴防禁十八年冬來貢時武宗已即位命如故事鑄金牌勸合給之正德四年冬來貢舟止一又無

表帝命所司移文答之是時日本大亂將軍遣後柏原帝永正五年將軍義植令禁惡錢聽用洪武永樂使不達當係筑紫豪族私通不則奸民混胃也

宣德等銅錢破毀者而定其價值六年足利義澄遣宋素卿於中朝素卿鄭縣朱氏子名縞為其叔所賣更姓名仕細川政元至是充使事發

當死劉瑾納賜飛魚服而還八年義植遣僧永壽於中朝求釋奠儀注不獲大永三年管領畠山高國遣

備瑞佐宋素卿於中國通商抵甯波會大內義興亦遣宗設而易爭宴席坐遂互鬪宗設殺瑞佐而逃中

國因執素卿斬之

故事凡市舶至則陳貨馳發以船先後至為次宴席亦如之宗說先聖瑞佐爭席瑞風遂行賭於市舶中官賴恩乃先瑞佐宗說怒遂相鬪殺瑞佐率其徒五百人放火府廨

素貨殺瑞進掩素卿館追至紹興素卿匿免還過甯波大久之有琉球使巨鄭繩歸國中朝命傳諭日本

據而歸因執素卿囚之會朝鮮捕送其餘黨獄成斬素卿

以擒獻宗設及被掠之人否則閉關絕貢時琉球使巨蔡瀚道經日本將軍義晴附表求賜新勘合金印

脩貢如常禮官驗其文無印篆謂誑詐難信宜勅琉球王傳諭仍遵前命後奈良帝天文八年將軍義晴

上書於中朝義晴求勘合不許大內義隆亦遣僧周良於中朝時華商多在周防貿易公卿僧徒文王以

四方鼎沸多避亂山口義隆又好讀書愛玩文物屢延華商盡收古書畫名鑿諸玩好一時稱盛十六年

義隆復遣周良往中國舟四人六百泊海外以待事聞朝旨勅守臣勒回

明年六月周良復求貢朱欽以開從統請不限五十人進都例

相貢舟大小初大內氏獨有勘合迨義隆死亡於兵變通商遂絕然伊豫能島來島因島諸奸民久徂互

以施禁令市之利私航不絕漢奸多為之導虜劫放火千百成羣攻陷州縣江南北浙東西所在騷擾嘗同時告警

別有侵山東犯日照各縣者海寇巨魁汪直毛海峯陳東等皆與潛結勢益張寇皆習倭服節旗號船幟

題八幡大菩薩五字八幡者應神帝號也人呼曰八幡船宏治元年明總督楊宜遣鄭舜功至日本肥前

平戶見大友義鎮詰之曰通好久矣何擾吾邊疆處劉吾民果是賊民亟見禁戢義鎮以關將軍義輝命

諸將會議大和守三淵藤賢曰方今我國所在用兵而結怨大國甚為不便請從應安例嚴為制戢乃命

能島久留島因島諸兵檢點海舟勦捕兇奸而內亂日劇卒不能制既而胡宗憲代宜為總督奏請遣使

日本諭國王禁戡海寇招還奸商許立功免罪中朝許之乃遣甯波諸生蔣洲陳可願至日本可願還言抵五島遇汪直毛海峯謂日本大亂諸島不相統攝須過諭乃禁遏及蔣洲還山口守源義長豐後守源

義鎮皆遣使謝罪送還被掠人口請頒勘合脩貢宗憲奏請禮遣其使并諭擒獻亂人及中國奸商方許

通貢詔允之宗憲已計擒陳東又招誘汪直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遂裝巨舟遣其屬善妙等四十餘人

隨汪直來直至被擒而逾年新倭大至又寇浙東三郡尋犯福泉興漳蔓延於潮廣其後又有廣東巨寇

引倭為患迭經將吏擊討久而後平倭寇之患與明相終始而自嘉靖二十六年至萬曆十六年四十年間沿海州縣被禍尤酷閩粵小民至指倭相罵嘗甚以嚙其小兒女

云今考日本是時瓜分豆剖各君其國諸國又互相攻擊日尋干戈無賴奸民以尙武好鬪之風流為盜賊殺掠為生上雖嚴禁令有不行準之今日公法實為海寇無與鄰交故節錄其大概如右不復詳載

後陽成帝天正十八年關白豐臣秀吉已平定全國因朝鮮使者贈書於朝鮮王李昞曰吾邦久屬分離

秀吉起於微細討逆除暴曾不數載定六十餘國夫人世年不滿百予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欲假道

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

貴國先脩使幣帝甚嘉焉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會軍營為我前導昞得書大愕十九年秀吉喪子

問甚一日登清水寺閣浩然嘆曰大丈夫當用武海外何惛鬱為遂大會諸將曰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息矣特海外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今將舉內治委秀次而自將入朝鮮驅其兵以躡明

地分割土壤以封諸君諸君能為我効力耶諸將相視踴躍遂命造大艦數十艘築營於名古屋冬十二無敢對者浮田秀家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敢異議者

月頒朝鮮地圖分西南四道兵為八軍以嚮八道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為第一二軍迭為先鋒置水軍

以九鬼嘉隆等督之水陸凡十五萬人別有游軍六萬備應援而秀吉自以德川家康等畿甸東北三道

將士十萬自衛文祿元年夏秀吉率兵抵名古屋命浮田秀家代將秀吉初欲親往以其母憂甚乃命秀家或勸秀吉蓋以善漢文者從秀吉

晒曰此行也吾欲使彼用我文耳諸軍齊會先鋒既入海是月抵釜山諸將迭攻朝鮮望風潰五月初陷都城督將秀家

入據王京分命諸將圖進取王暇棄城奔平壤又奔義州清正至咸鏡道之會靈府執二王子肆揮而縱

王妃使逃行長追王至平壤分兵四掠朝鮮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江初秀吉開前軍陷都城貽書秀次曰韓都已破矣子將不

日入明奉鑾車而西以汝為關白若韓與本國當別擇其人為主汝其知之日本稱朝鮮為韓沿三韓稱也將自韓都抵釜山烽火相望然慶尙全羅二道尙固守又恐明援軍至乃遣石田三成等二將名曰三

監率游軍六萬赴援初秀吉脅琉球使供糧並逼貢舟琉球懼報之中朝兵部咨問朝鮮朝鮮惟辨嚮導

三成等至亦駐都城之誣尙不知其謀已至是請援告急之使絡繹於道明朝得報大驚廷議以朝鮮為國藩籬在所必爭命

副總兵祖承訓渡鴨綠江赴援大戰於平壤城外承訓僅以身免日本人馬皆鬼頭獅面明兵駭亂行長應兵隊之承訓兵大潰行長乃投書李

朕曰王尙不導我兵耶明於我猶羊羣見虎耳今舟師十萬將由西海至王將安之八月明朝乃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旋又以李如松為東

征提督時兵部尙書石星計無所出募說客偵之得嘉興無賴沈惟敬假遊擊銜命赴軍前明年正月如

松師大捷於平壤行長遁渡大同江朝鮮所失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復清正亦遁還王京如松乘

勝趨碧蹄館敗而退師於是封貢之議起惟敬往來彌縫日本退守釜山議送回朝鮮王子大臣中朝詔

留一軍防守時朝臣多言封貢非計而石星一意主款卒從經略顧養謙封秀吉為日本王之議先是壬辰七月

惟敬見行長於平壤城行長曰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屬朝鮮惟敬諾之曰待五十日還報行長馳使告秀家當是時諸道未平韓兵所在蠶也謀恢復日本拒之互有勝敗時已十月明兵已出關惟敬遮應昌於途曰和將成矣應昌慮其阻士氣欲斬之未果中朝亦以倭詐未可信促應昌進兵既而行長敗渡大同江據鳳山旋回都城韓兵爭起應明軍清正懸軍在咸鏡又為宋應昌所敗秀家乃令北道諸將咸撤守來會都城如松徑趨至碧蹄館恃勝而驕不齎銃礮日本拒以短兵縱橫揮擊明軍大破如松遁還臨津旋退平壤秀吉聞明軍捷議親渡海諸將連署止之是年癸巳三月議使七將攻晉州晉州城險兵精七將皆大敗退兵又多疫於是二監欲退守釜山或曰糧盡食沙都城不可棄也乃議乞援兵秀吉先令二萬赴援既無兵可徵秀吉乃嘆曰吾不幸生於小國兵力不足使我不能遂耀武八表之志奈何奈何悵然久之會如松使沈惟敬再謀和至韓都謂行長曰歸王子則割慶尙全羅忠清二道封為王行長許之時三監及行長皆懷歸報秀吉曰明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乃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諸將乃火而東仍屯於蔚山東萊間以俟秀吉令惟敬遂謁秀吉於行營秀吉饗之而遣小西如安與借許遠二王子大臣惟令諸將匿晉州城以償前敗惟敬既至北京明朝以倭方議和仍攻晉州疑倭誦詐令舍如安於遼東明年甲午正月秀吉令獨留在韓成兵餘盡召還時明朝議久不決至十月乃召小西如安入朝既至石星優遇如王公如安殊揚揚過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如安皆聽從神宗皇帝復見之諭於左闕十二月封議定案此所云小西如安乃小西乃行長侍史素為行長所親昵冒小西氏為飛驒守明史作小西飛蓋因其自書小西飛驒守而誤也乃

以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初明使於乙未夏發燕中朝命令駐朝鮮都城俟日本撤成而進秋九月宗城等至朝鮮

日本諸將不得已撤諸戍聚釜山然將士卒不肯濟海至丙申六月諸將乃盡撤還僅留島津義宏等在釜山慶長元年春小西行長還告和成沈惟敬隨來私

齎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於秀吉惟敬憾已不得與册使思傾宗城而代之乃令人以危詞怵宗城宗城果遁還夏中朝更以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朝鮮使黃慎等亦偕行秋抵伏水秀

吉乃責朝鮮不獻三道不使王子來謝為欺辱拒朝鮮使不許見獨恣遊方亨等九月册使見秀吉翌日

宴慶秀吉戴冕披蟒服使德川家康等七將皆著其所賜章服既罷使者出召人讀册文至封爾為日本

...

國王秀吉色變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册書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辱之封且吾而爲王若王室何卽夜命驅明使並告朝鮮使曰若歸告而君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再會於名古屋二年春秀吉以其姪秀秋爲元帥居釜山總軍務浮田秀家副之命清正行長間日互爲先鋒仍分八軍正月清正行長皆抵釜山警報達明神宗大怒命逮石星沈惟敬按問初方亨等還伴言秀吉恭順受封謝表且至別購猩猩鵝絨僞稱日本方物至是石星詰責之曰倭以非有他不過責朝鮮無禮耳方亨懼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出石星前後手書帝遂怒逮石星等以兵部尙書邢玠爲總督麻貴楊鎬爲經理時日本兵既絡繹入朝鮮然朝鮮亂後無糧可因海運又艱諸將不敢進聲言獻三道如約則止王貽奔海州日夕告急明廷臣議以割地乃沈惟敬私言萬不可許然特緩惟敬使說日本以弭兵惟敬仍往來遺書玠檄楊元執之自惟敬執而議和遂絕之後詠明援軍入全

羅七月日本已得間山乘勝西進遂破南原據全州犯全慶逼王京明因二城旣失邢玠至王京專扼漢江險爲守遣將分守稷山交戰互有勝敗日本以冬寒稍收兵退釜山仍沿海連營互爲聲援泗川南海竹島梁山蔚山順天皆分將據守邢玠議專攻清正別以兵牽制行長遂以十二月萃兵蔚山遣水軍絕援旣合圍斷汲道清正苦守不撓日本諸將聞蔚山急謀以兵來救三年春楊鎬聞援師大至遽策馬遁諸將失統御大潰清正縱兵逐北明兵死者萬餘鎬至王京猶欲上捷贊畫丁應泰劾楊鎬等罪中朝震怒罷鎬以萬世德代之夏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宏等十餘將餘盡召還留



者分四軍秀秋居釜山清正守蔚山居右行長守順天居左義宏守泗川居前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  
十萬世德既至與邢玠議令董一元當義宏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彼此相持劉  
綎欲攻順天遣使約行長曰先鋒前既與我盟吾欲親與先鋒會行長出會遇伏躍上馬奪路而去明兵  
又副蔚山清正堅壁固守立花宗茂以五百人自釜山往援途遇明兵破之又與清正夾擊麻貴大敗當  
是時島津父子在新寨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島津築八砦尤險者為望津前帶晉江新寨峙其後一元  
用茅國器謀先陷望津望津兵退守泗川一元遣悉軍渡江分取數砦向新寨冬十月朔一元合兵攻之  
城兵殊死戰會礮裂明軍亂島津父子率驍騎千餘開門直衝明軍披靡島津縱兵追擊遂大敗溺江者  
無數

明史作石曼子即島津二字譯音也蔚山順天之明兵聞敗亦解圍去而秀吉既先於是年八月卒矣兩軍未之知也

秀吉病革召家康曰外事未竣而吾罹此病吾死則難作今以海內託卿又密諭秀賴曰今與明韓兵吾  
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家自古未曾受外辱及我而辱國吾所深恥吾是以託國於家康至我  
家存亡未暇恤也又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則遣家康家康不可往則遣利家  
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我也臨絕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為海外鬼言訖而瞑先是壬辰之役秀  
吉聞明師捷大會諸將欲親往淺野少弼曰臣視殿下近狀為野狐所憑耳天下纔定瘡痍未起乃與無  
名之師使我父子兄弟暴露海外民怨嗷嗷殿下舉趾恐未達釜山六十州之盜賊雷動風起根本之  
地反為人所據以殿下平日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諺曰驚欲陵人反咬於人殿下之謂  
也秀吉大怒曰孤手籠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拔刃欲斬之或擁之而退既而肥後賊起急召  
少弼曰吾甚慚於汝也秀吉之攻朝鮮也日本論者或誇其耀武於外邦或責其貽禍於內國余考其事  
當時羣雄割據類皆百戰之餘秀吉手定海內知不可以威力屈故與無名之師驅之海外勝則割彼膏  
腴予封土以圖自費不勝則死於鋒鏑不許生還亦所以自便乃先後七年既不獲大勝秀吉赴開明  
勝又未受巨創而悉索賦民困已極至於臨絕悔恨灑淚滿襟英雄未降亦可悲矣

既秀吉赴開明



人舉酒相賀諸將各理歸裝釜山之軍先引回對馬十一月清正義宏各收兵入海劉繼追圍行長清正

與義宏返擊拔行長俱上舟陳璘以舟師邀擊之互戰各有勝敗卒脫歸是月盡達對馬無何諸將皆至

名古屋長政三成迎勞之令解兵各就國德川家康與諸大老奉行論功行賞曰徵新寨一捷吾軍幾不振旅矣賜島津義宏以公田在薩摩者二萬石清正行長以下

得賞各明仍留萬世德成朝鮮後三年盡撤自壬辰迄此前後凡七年明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日本

亦困累甚至秀吉死而禍始息後水尾帝慶長六年島津義宏奉將軍命遣島原忠安送被掠人二十餘

口於明明厚遇之為許歲通二商船於坊津界商伊丹某聞之遂結奸細要之硫黃海上燬船掠貨義宏捕獲之鹿島然明船後不果至慶長

十一年德川秀忠為將軍禁用永樂錢京錢漢古雜錢也足利氏時屢乞錢於中朝永樂錢銅質純瓦流通全國以一當古雜錢四一貫當黃金一兩

而民間往往爭取鬪訟沿十五年將軍德川家康頒給印票於明商約互市商給印票始此冬十二月

商人周性謁見家康乞禁海寇家康知開港通商之利而中國獨不通公商遂命本多正純作書附性致

福建總督陳子貞略曰敝國與中華通商久矣內外史籍歷歷可徵台下所知也前日兵馬倥傯之際嘗

一辱專价情緒不通來往頓絕遺憾不已今也吾主源君戡定禍亂釐革前轍西南諸番國咸來朝貢獨

遣中華而不相通洵乖舊好適周某來得通問好機請自今結符信通福船兩國之利孰大焉且吾海商

歲航蕃方者遭風破船或匱薪糧亦願見惠敝邑僻處海隅所謂蕃爾國也中華以大字小之意幸有熟

圖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亦致書皆不答十八年將軍秀忠命島津家久因琉球王尙甯致書於福建巡

撫丁繼嗣求互市亦不答元和七年明浙直總兵遣人齎書請禁海寇將軍却之寬永二年將軍復令末次正直貽書於福建總督求通商亦不得報

鄰交志三

〔華夏〕日本明正帝正保三年丙戌時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既三年矣我

大清龍興東土聲威所播先及暘谷莫不震響又當德川氏執政權方欲以文治致太平故二百餘載彼

此安和海波無警是年八月鄭芝龍奉明唐王聿鍵意贈書暨方物乞援兵

芝龍福建南安人先為商寓長戶娶婦田川氏生二子長

曰森即鄭成功也既而芝龍去為海盜擁衆數萬崇禎時就明招撫有戰功封平虜侯嘗圖其軍容贈日本求還兒與之故素與日本通往來書聞將軍德川家光召宰執酒井

忠勝等議之又下議德川三親藩賴宣建議曰援而有功無益於國倘若無功匪翅辱國結怨強鄰實貽

後患勿援為便議遂寢命日根野吉明如長崎告之會聞

大清兵下福建芝龍就撫遂罷使却信物令西北諸大藩陰戒不虞冬十二月崔芝復遣使致書乞兵

按芝

福清人初為海盜既而受撫乙酉秋唐王加水師都督駐舟山黃宗義行朝錄作崔芝是也各書多誤作周崔芝書略曰芝忝任水師都督有志無力有力無兵

貴國人皆義勇兵皆精悍慣于刀槍熟于舟楫芝思竭君辱臣死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舉敢効七日之

哭借三千之兵壯我同澤同袍之氣永締如帶如礪之盟又致一書乞給日本甲二百副皆不納後二年

戊子鄭彩致書乞兵器成功亦貽書長崎有司書略曰大明龍興二百餘年治平日久人皆忘亂以至今

日成功誓心報國徘徊瀾閩頗有感情樂從者然孤軍懸絕四面無援成功生於貴國值此艱難倘惠假

數萬甲兵感豈有極亦不報

戊戌成功又遣使贈書暨方物致倦戀之意亦不答成功後據臺灣時與長崎通商至鄭氏降乃絕

己丑馮京第黃宗羲以明

魯王以海命來長崎乞師不達朱之瑜亦來乞師不達

之瑜字舜水明餘姚貢生亦魯王遺臣嘗至安南又三至長崎圖藉外援終不遂其志至歲己亥遂

留長崎不歸筑後人安東守約分虞祿之半師事之德川光國欽其德義請之幕府延為賓師水戶文教之

興與有力焉是時有僧陳元贊明進士辟難削髮來居西京有福建僧隱元德川家綱遣人迎之命於宇治

創萬福寺名曰黃蘗傳衣鉢者多漢人其後有畫工沈詮號

暨明唐魯二王亡遂絕音問日本籍稱我康熙十二年七月

平南王尚可喜及劉進忠致書於長崎奉行贈銷金馬鞍以通商舶書有山麗水秀人物清華之語考尙

可喜於十二年二月告老以兵事屬其子之信進忠時官潮州鎮總兵十三年叛旋結鄭錦掠潮惠蓋鄭

氏素與日本往來進忠知之將萌叛志預圖外援故而華商之來日本者日衆有船一百八十四艘雜居

長崎街市和同貿易不經官司至德川綱吉始設官董理限七十艘旋增十艘德川家宣又限五十艘德

川吉宗又限四十艘爾後遞減至二十艘德川家重又限十五艘旋許例額外加二十艘德川家治又限

十三艘至德川家齊定十艘終德川氏之世無復增減初限輸出貨物歲值銀八千貫繼減至二千七百

四十貫國朝以來商船日增初無定額綱吉始限七十艘行之十一年改八十艘限輸出物歲銀值八千貫行之十七年家宣限五十艘輸出值三千貫又銅一百五十萬斤行之三年吉宗改限四十艘

輸出值八千貫行之二年更限四千貫行之十四年限二千九艘行之三年限二十五艘行之四年限二

十艘行之九年家重又限十五艘輸出值四千貫行之十年許例額外加二十艘行之六年家治又限十

三艘輸出值三千五百一十貫行之二十六始設長崎奉行二員二員駐長崎一員駐江戶建哨台於長

崎小瀨戶浦及橫瀨浦以譏察來船巡禁私商又築華商館於長崎來去出入均有法制家宣時特遣使

長崎更正貿易法始給信牌船有信牌者乃得至岸 世以大村氏監護長崎至家齊時大村純昌築遷所於商館門

外嚴檢出入華商憤遂與哨兵鬪毀遷所旋復築之後又因捕兵株連毀館滋事 長崎奉行久世廣正捕華商漏稅者七十六人

交大村純昌監禁遣監察議治其罪華商羣起毀館門鏡前成卒 華商輸入之貨綿糖 將軍家重時長崎人某始學蔗糖之法於

華商幕府命長崎平戶人造之不成既而尾張長納 德州綱吉時禁呢絨布帛玩好珍異入口除藥物門造糖成遺吏驗之頗精良然未得精白品之方 緞 外一切動植物悉禁入口行九年開呢絨布帛動

植物之禁又六年 書籍 詩文集及類書為多乾嘉之間考據之學盛行日本爭購其書於是又有考據之開玩好珍異之禁 學惟日本以禁耶穌教故凡舶來書籍有譯西文者概塗抹之至德川吉宗時解

禁日本因是得窺西 文具為多 惟禁廣東人參進口曾焚四 輸出之貨銅最為大宗 考日本各籍稱自慶

六十一年間華商與和蘭商共輸出金三百二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九貫銅則寬 文癸卯至寶永戊子輸出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中間五十七年不詳自明和丙戌

迄天保壬寅七十七年中共輸出銅一億四千二百八十萬八千一百四十斤反輸入銀一萬零九百四 十七貫我與和蘭分購銅數不詳大約華商每歲購銅約一百五十萬斤而金銀出入前後迥異者蓋因

日本素無蔗糖後於乾隆中學得其法競相栽種不復如前之 餘則昆布 即海 鮫魚及銅漆雜器而日本 仰給於外故省費至多貨物出入相抵外仍有輸入之銀也

商人絕無至中國者 考乾隆四十六年戶部頒發江海關則例刊載東洋商船進出口貨稅并有洋商入 市之條似日本亦有商人至上海者惟日本是時嚴禁國人出海通商先是有長崎

代官末次平藏父子竊造商船載軍器貿易臺灣諸處事覺處流或當時有一二 祇有漂風難船資給送 商人潛坵我商舶而來抑或和蘭運銅之船轉販於中國故稱洋船均未可知

還而已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石琳奏稱風漂日本國船至陽江縣地計十 二人請發回伊國應如所請 上諭曰外國之人船隻被風漂至廣東情殊可憫著該督撫

量給衣食護送浙省令其歸國又嘉慶元年十月 上諭軍機大臣等日本國貿易夷民在洋猝遇 暴風漂至赫哲地方殊為可憫向來該國遭風難民俱送至浙江乍浦遇有赴東洋便船增帶回國今安

治錄等三名令帶回浙省傳諭該撫委員送 蓋德川氏執政權專以鎖港為國是長崎通商唯許華商及 至乍浦轉坵便船歸國以示體恤柔遠至意

和蘭他皆禁絕三十年前美艦俄船迭以兵劫盟內國紛擾遂至廢幕府尊王室與泰西諸國互結條約至我同治九年為今皇即位之明治三年王政維新廣事外交念與我為千餘年舊好又兩大同在亞

細亞不可不締和好以示親睦七月乃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齋外務卿書呈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預商通好事宜 書曰大日本從三位外務卿清原宣嘉從四位外務大輔藤原宗則謹呈書 大清國總理外國事務大憲臺下方今文化大開交際日盛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訂盟鄰近如

貴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惟有商船往來未修鄰交之禮不亦一大闕典乎我邦維新之始即欲遣公使修盟約內國多故遷延至今深以為憾茲謹奏准特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務

權少丞花房義實從七位文書權正鄭永甯等於貴國預商通好事宜以為他日遣使修約之地伏冀貴憲臺下款接各員取裁其所陳述謹白先是我同治元年長崎奉行遣僚屬增和蘭船攜貨至上海因和

爾領事謁上海道吳煦請曰日本向祇與荷蘭通商自英法諸國以兵威逼令立約利權盡為西商佔盡無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絕我官民等會商僉謂若自行販貨分赴各國貿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勢今既

到上海願倣照西洋無約各小國之例不敢請立和約惟求專來上海一處貿易并設領事官照料完稅諸事通商大臣薛煥允其暫由荷蘭商人報關驗貨尙未許其購貨商人歸時又請倘允通商乞諭知和

蘭領事轉達將來或遣公使籲求至同治三年又有日本商船至上海請英國領事巴夏禮為介紹通商大臣又允其以日本商名自行報關同治七年長崎奉行河津某又由英國領事致書於江海關道應寶

時書稱與歐羅巴諸洲往來時有公使奉命紳士游歷附洋船而西者過境請為照料又有日本商民請赴內地傳習學術經營商業就便僑寓者均有本國護行印照請驗明符信顧念鄰誼云云此皆德川將

軍時所遣至是 **至天津謁見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隸總督李鴻章成林代為上書命留津候命總理衙門**

**門議允所請覆函許通商仍有大信不約之語前光懇請再三** 前光請鴻章曰英法美諸國強逼我國通商我心懷不甘而力難獨抗於可允者允

之不可允者拒之惟念我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鴻章為達之總理衙門前光又上成林書曰我與泰西十四國皆已換約各國與我相距十萬里尙有公使領事來駐我國保護商民獨

中國雖有商賈來往曾無官長約束西人謂增西船至者應以西人視之竟令華民歸其管轄久有如束溼薪之勢我外務卿軫念及此於戊辰春曾函致上海道應寶時請將華民暫歸地方官約束得覆允行

議者以未曾換約故也前有我商至上海者以無約故竟依和蘭領事爲介紹中國亦若以西人視之中地是以特派前光等前來常啓程時或謂不以西人紹介事恐不諧我外務卿乃與諍論謂兩國唇齒相依何必自棄夙好轉倚外人苟以至誠懇請彼國當道必愈加親厚今若回報不必換約殊非我外務卿允立約今日日本派員自往云云未必成外務卿置之不答是以僅持英美二國致駐津領事函託其照拂今總署覆以不必立約若奉以回國如西人恥笑何又以手作勢云彼似太高我似太卑又自指云太覺無顏如不邀允雖死亦不敢東歸成林均爲轉達總理衙門鑒其意誠遂允訂約俟派有大臣來時商議前光等感謝而歸明年四月特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爲欽差大臣使於我大清締盟約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副之外務權大丞津田永富等從焉我

朝特簡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事務江蘇按察使應寶時署直隸津海關道陳欽隨同幫辦六月宗城等至天津往復商論至七月遂定修好條規十八條通商章

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國日本海關稅則先是前光等歸我疆臣有以前明倭寇爲辭奏請拒絕日本通商者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駁之畧謂我朝朝鮮內附豐高

震響日本固不敢越屬藩而窺犯北邊亦從未勾內奸而侵掠東南實屬畏懷已久順治迄嘉道年間常與通市江浙設官商額船每歲購銅百萬斤咸豐以後蘇浙閩商往長崎留遷寄居者絡繹不絕其安心嚮化可知矣論者拒絕之請於今昔時勢彼國事實蓋未深究今彼見泰西各國與中土立約彼亦經與泰西各國立約援例而來似係情理所有之事倘拒之太甚必因泰西介紹固請自不如就其納款之時推誠相待委員柳原前光等來謁每稱欲與中國結好同心協力立言亦頗得體既允議約在前斷難拒絕於後云云欽差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亦奏稱臣竊思道光二十一年間與西人立約議撫皆因戰守無功隱忍息事厥後屢次換約亦多在兵戎擾攘之際左執干戈右陳樂敦一語不合動慮決裂故所締條約間有未能熟思審處者日本二百年來與我中土并無纖芥之嫌今見泰西各國皆與中

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叩關而陳辭其理甚順其意無他若我拒之太甚無論彼或轉求西國介紹固請勢難中卻即使外國前後參觀疑我中國交際之道逆而脅之則易於行成順而求之則難於脩好亦殊非

聖朝懷柔遠方之本意自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滬憑和蘭國報關進口中國隨宜拒却亦已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員到時再商豈可復加拒絕論者杜絕之請蓋未能合衆國而統籌計前後而酌核也日本索稱鄰邦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比其自居鄰敵比肩之體欲仿泰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其海關稅則之輕重亦必與泰西從同日本自詡為強大之邦同文之國若不以泰西

諸國之例待之彼將謂厚賤薄薛積疑生隙臣愚以為悉倣泰西之例亦無不可但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通例辦理尤不可載恩施利益一體均霑等語逐條而備載每國而詳書有何不可何必爲此簡括含混之詞堅彼之黨而紊我之章總之

聖朝數遠一乘大公萬國皆將諒其誠何獨日本永遠相安哉朝旨謹之 宗城訂約之後旋進京謁總理衙門王大

### 大皇帝儀物

朝廷亦加酬報命宗城齋歸初前光之來先呈約草以兩國利益爲辭及隨宗城再至則專欲倣照泰西

諸約議約大臣以中東兩國有來有往每事須作彼此兩國之詞方昭公允斷斷持議久而後定前光致

陳欽書曰伊達大臣之發東都也各國公使送行謂此去當與大清連盟結衛我大臣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當知其實今觀來稿大約與西人同不同者亦不少交際之道萬國祇可劃一不可輕重欲重之也

西人妒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詆之今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頗生枝節倘有參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何面目歸國復命乎當今之計我兩國唯有內求自強外禦其侮誠能心照意援條規

章程不若姑從西人痕迹無事更張不露聲色之爲愈也應實時陳欽亦覆以書曰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爲通兩國之好若以迹類連橫慮招西人之忌則伊達大臣不來更無痕迹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

何必瞻徇他人鯁鯁過慮况條規中亦並無可令西人生疑之處也兩國有來有往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者斷不能盡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嘗獨斬於日本今送去條規不知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

希即一一指明藉開茅塞去歲送來約草均以兩國立論此次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詞薈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尤竟爾自相矛盾翻欲將前稿作爲廢紙則是未訂交先失信將何以善其後乎我中堂又何



以覆中有不能盡同西約者惟內地通商一事先是英西約條約中已有此語歷內地通商一語本係牽連及出於疎誤而西人據此遂謂許入內地買

賣貨物各國援一體均霽之詞紛紛效尤於是華商亦多假借西商希免稅釐抗法度流弊孔多及是章

程中聲明不准運貨入內地不准入內地置買土貨前光等堅以有異泰西為辭鴻章而折以華人前往

西國隨處通行並無限制今日日本係以入口岸與中國通商華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貿易日

本人亦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此係兩國從同確乎公允何得引西約為例前光始語塞而退宗城既歸

日本意尚缺望宗城旋以事免官五年二月以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兼少辦務使即四等使使於我議改約

不得要領而還前光齋有外務卿副島種臣大輔寺島宗則致我北洋大臣李鴻章文書大略謂承訂條

條規中所載以己國法訊斷之即前光所稱之國法訊斷也一係帶刀之禁佩刀乃我國禮制若以入國問

禁第交我國理事官檢束可耳不便明禁亦宜削去今特派前光等面陳冀與貴大臣時備文書往來擬

議以為他日批准互換之地云云前光又陳通商章程所載進出口稅各條須議由日本海關按照成規

抽收不必指明稅則前光謁鴻章鴻章曰日本與泰西改約成否未可知事果有成可以換約後再商海

關稅亦可俟屆時商辦帶刀之禁原慮細民滋事預為防範由理事官布告禁令亦無不可俟約滿時

刪除至從中調處一語信如外務卿所謂各國均有此權但約時不載則可既載復裁轉貽耻笑兩國

交際於定約之後未換之先遽爾遣員議改旋允旋悔不幾於全權立約之命相柄鑿乎條規所載信守

弗渝之謂何萬國公法最忌失信爾國何可蹈此不韙貽笑外人前光囁嚅縮伏第言惶愧惟求賜覆鴻  
章亦覆以書案萬國公例各國流寓之民均歸地方官管轄海關收稅輕重多寡悉由自主他人不得干  
預日本於是時既悉外交利弊特遣若倉具視等使歐美各國欲使泰西通例將舊約中領事官以己國  
法番斷己民之條及海關收稅彼此會商之語一概刪改權歸自主故種臣等有此商請唯西人既得之  
利難以遽奪自若倉歸後今已越十年尚無歸宿帶刀一事凡世族悉佩雙刀庶民亦或帶單刀實為日  
本禮制然其後從森有禮之議卒自行革禁至彼此調處之言聞宗城等齋約歸頗受西人擲擄故欲刪  
去十月有祕魯國商船瑪利亞留士在澳門騙誘華民三百餘名為備載赴其國既而遇颶風泊橫濱備  
人苦舟師虐使投水遇救英國兵艦長埃仁離走訴神奈川縣廳時副島種臣為外務卿命阻留商船解

放諸備告於我國我國遂遣同知陳福勳來日本攜之還深謝其鄰誼時日本與秘魯未立約秘魯旋遣使責日本越俎多事要以償款彼

此發論久未決乃會請俄皇公判至明治八年六月俄皇斷以日本所辦合於公法秘魯不得要償議乃結十一月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為特命全權大使使

於我換條規先以書致北洋大臣李鴻章曰前派使員請暫緩換約並商改章今我改約大使東徂西轉

鴻章又自陳前光之來非其意所樂為云六年四月至天津我朝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換約大臣遂互換條規種臣旋入京時

穆宗毅皇帝親政禮成泰西公使咸籲請觀見伸慶賀六月

穆宗毅皇帝召見於紫光閣種臣以頭等全權大臣在俄美英法諸使之先捧國皇書入

親書曰大日本國大皇帝敬問

大清國大皇帝曩者兩國俱與泰西各國交通往來而獨兩國未脩親睦故於去歲簡派親臣大藏卿伊

達宗城經輿

貴國議定條規已予批准允宜派使互換適聞

大皇帝已成婚且親政朕深歡喜乃特遣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于

貴國交換條約併伸

慶賀朕固知種臣堪爲喉舌專司外務無不代朕肩承言歸于好冀

大皇帝思交誼篤鄰好待該使臣優加仁厚彼此兩國蒙慶永久弗渝特茲敬白併祈

大皇帝多福眉壽種臣覲禮成鞠躬肅退

皇帝命覆以國書書曰

大清國

大皇帝復問大日本國

大皇帝好茲接使臣副島種臣齋到來書披閱之餘實深忻悅朕祇承

天命寅紹丕基中外一家罔有歧視矧關鄰誼尤重推誠上年所立條規現已宣諭刊布嘉儀孔多足徵厚意用答微物藉使寄將願我兩國永敦和好同荷

天庥朕有厚望焉仍命種臣齋歸自中國與外國締交二十餘載今以

特恩召見種臣居首班世誇爲至榮種臣換約之後以井田讓爲總理事管十五口商物品川忠道爲理事駐上海兼管甯波鎮江九江漢口四處林道三郎爲副理事管廣東瓊州潮州三處而駐於香港各令赴任視事種臣既歸留前光爲公使明年乃有臺灣生蕃之事先是辛未十一月有琉球船遇颶風飄至臺灣爲生蕃刦殺五十四人癸酉三月小田縣民四名亦漂到遭害喜事者因謂生蕃豺狼不可不膺懲

特以生蕃熟番有異欲先質經界於我會種臣在北京乃寄諭種臣命詢臺地事種臣難於啟口因遣副

使柳原前光問我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董恂昶熙等答曰蕃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我未

之聞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前

光因大爭琉球為日本版圖又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且曰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懲臺蕃者何曰殺人

者皆屬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日本之蝦夷美國之紅蕃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前光

曰生蕃害人貴國會而不治然一民莫非赤子赤子遇害而不問安在為之父母是以我邦將問罪島人

為盟好故使某先告之反覆論詰者累日卒不能畢議及前光歸白狀於是征臺之議遂決甲戌三月以

陸軍少將西鄉從道為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率兵赴臺灣陸軍少佐福島

九成為廈門領事兼管蕃事別延美國人李仙得參謀議李仙得者曾充駐劄廈門之美國領事以美船

種臣使中國亦嘗隨行備英美船為運輸而特命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為綜理四月從道等率海陸軍發品川

旋抵長崎以薩邸為蕃地事務局重信等隨至時美國公使某執局外中立之例建言曰大邦無端率軍

艦兵卒而入華境彼必以為寇邊我船舶人民苟為大邦所備役彼又必以我為應援我與華人亦為同

盟豈敢獨有私於大邦而結怨鄰好凡屬美國所有願一切收還遂布告其流寓商民守中立例並令廈

門美領事捕李仙得等英國公使亦言中國必生異議按之公法實無此舉於是內閣大生紛議急遣權

少內史金井之恭傳內旨於長崎令重信止軍行且歸京重信走告從道從道不奉命曰近日朝政朝令夕改令人危疑况招集精銳駕馭一誤潰敗四出禍且不測豈止佐賀之比佐賀謂是年前參議江藤新平叛亂之事見國統志中

必欲強留某則奉還勅書躬自掃醜虜巢窟斃而後已萬一清國生異議朝廷目臣等為亡命流賊則於

答之乎何有先是日本欲於蕃地為屯田計因命從道募兵鹿兒島縣其兄隆盛為募驍健子弟八百餘會停師令下忽有流言謂熊本大坂兵將東上叩闕請出師之命故從道以是要挾從道又

曰即使內閣大臣西下親諭亦不能從辭色俱憤重信乃曰內旨非必停師特以外國公使有違言重信將俟後圖懇諭百端從道卒不肯即夜下令發師翌日領事九成等遂率兵二百人乘有功艦先發

電報狀朝議大憂又命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於長崎從道卒不聽乃戒以姑行勿妄交兵以待後命利通

等遂攜李仙得還東京五月二日諸艦相率發日進孟春三國共三艦尋達社寮港既上岸移陣龜山社寮平曠無可扼守時日

進艦放小舟測海生蕃出沒岸上發小銃狙擊乃移營龜山扼內山衝路旋遣輕兵入山牡丹社蕃伏匿茂草中猝起邀擊殪伍長某越二日以熟蕃為導生蕃亦出關日本兵發銃於叢莽斃其一餘皆奔遁熟

蕃告以伴走有伏進攻竹社風口石門諸蕃石門拒龜山二十餘里巉岩天險生蕃疊石為壁據險力拒日本兵不敢追躡

餘人從道亦乘高砂艦繼至初以美英公使有違言所賃船船悉解約還之於是運糧調兵皆失便衆皆憤鬱乃謀購買而外船驟倍其價以銀六萬圓購一美艦可容兵五百名曰社寮

又以十萬圓購一英艦可容兵千載至則分道進攻不利乃退守龜山脩橋梁闢荒蕪為屯田持久計六月

一日仍分竹社風日石門三道攻牡丹社向四重溪是地距龜山僅八九里塗有一河衆水奔注勢如激箭諸軍提挈亂流而渡兵或漂溺既而深入山谷澗水橫流泥淖沒踝土蕃伐木塞路日本兵捫葛藤攀

岩壁蝸旋魚貫而行屢為土蕃所阻力進奮擊焚廬舍數所蕃人徒跣陟險而走其捷如飛日本兵追之不及從道等乃謂土蕃出沒不常我兵追擊則鳥遁獸逸倏失所在功不償勞計不如杜巢穴絕餽道以

術制之以待其窘乃實守於雙溪石門風港諸道收軍初師發長崎復遣柳原前光於北京領事九成至還龜山造都督府設病院修橋繕道為開鑿久守之計

廈門亦書告閩浙總督李鶴年

書曰去年副島大使以下既報貴國政府今將起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若貴國聲教所暨則秋毫不敢侵犯疆場密邇願毋致騷擾鶴年覆書

曰臺灣全島我所管領土蕃犯禁我自有處置何借日本兵力為至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臺灣府吏實救庇之何可以怨報德請速收兵退我地勿啓二國釁 鶴年以聞時總理衙

門北洋大臣既先馳奏我

朝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楨巡視臺灣調兵警備前光至京謁總理衙門詞旨抵牾於是二國勢將構兵日

本即徵兵諸國商購鎊甲艦於英我則築礮臺於澎湖諸島設海底電線於臺灣廈門間購新法洋槍三

萬枝於德國調淮兵來臺議購鎊甲艦於丹國歐美海客在兩國者論彼我曲直強弱日付之新聞紙乘

機鼓煽船艦兵仗之價頓增三倍日本兵久屯龜山以酷暑多病疫棺櫬相望進退維谷國皇特遣侍醫

療之命御庫製冰運往 而是時赤松則良在上海偵探馳報巡撫王凱泰將兵二萬向臺地日本大恐八

別募新兵罷歸病者 月遂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為辦理全權大臣委以和戰之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

稅助吉原重俊權少內史金井之恭等從之 別以佛人披 六日發東京十九達上海李仙得亦隨行初李仙得已罷役更任特例辦務使赴廈門美國

薩拿參機密 得聘用美人載於條約日本聘我在臺事未起之前今擅禁其用我是使 美國失信於日本也領事卒釋之李仙得遂往會利通於天津借至京 九月十四日利通謁我總理衙

門王大臣先辯論著地所隸之經界互相齟齬經二旬未決利通乃宣言歸國再舉利通貽總理衙門書

約以背盟罪我是陽唱和我而陰疏斥我也我 而陰託英國公使威妥瑪居間調停初利通要償軍需金

已束裝歸國在近或和或否期以十日答我 三百萬圓總理衙門以日本為無理橫肆堅執不許時我軍機大臣文祥執議不給一錢巡視臺灣大臣

沈葆楨亦奏解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彼非不知難思

退而請言曰布黨我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進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無難可戰  
自必帖耳而去姑寬其稱兵既往之咎已足見 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願堅持定見力為拒卻

深植又貽書北洋大臣李鴻章曰大久保之來其中情窘急可想而知然必故示整暇不肯遽就我範圍是既  
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行成鴻章以告總理衙門廷議大建之也

而念日本近在肘腋無以餽其欲恐有妨亞細亞洲後來和局乃終許撫卹籌補銀限期撤兵兩國遂和

好如初 條款曰照得各國自行設法保全如是何國有事應由何國查辦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政  
府屬民妄為加害日本國本意為該蕃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蕃詰責今與清國議退兵并善

後辦法開列三條於後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清國不指以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  
之參清國許給以撫恤銀十萬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四

十萬兩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註銷作為罷論至該處生番清國自行設法妥為約  
束是日我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軍機大臣管理工部事務文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

寶鑿吏部尚書毛昶熙戶部尚書董恂工部尚書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兵部右侍郎成林兵  
部左侍郎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鎬日本特命辦理全權大使大久保利通駐劄公使柳原前光咸會於

總理衙門議定 利通於定約之夕即走謝威妥瑪明日遂發北京 至天津謁李鴻章傾懷款晤盡歡而別  
各簽押鈐印 初前光因臺事謁鴻章前光氣餒恐其

議論抵牾顧而言他不復及時事利 歸抵橫濱商民各張燈綵迎之以慶和成國皇亦御正殿賜謁詔賞  
通之來亦未修謁及是乃過訪焉 旋特遣勅使於臺灣詔班師十二月從道等振

其勳勞 李仙得先歸國皇亦引見慰勞之尋召見英國公 旋特遣勅使於臺灣詔班師十二月從道等振  
使巴夏禮溫諭獎謝蓋以威妥瑪等調停盡力也 旋特遣勅使於臺灣詔班師十二月從道等振

旅歸 國皇亦召見慰其勞是役也日本廢 八年十月以外務少輔森有禮為特命全權公使遣如北京 明  
費六百餘萬圓兵士疫死者甚衆 八年十月以外務少輔森有禮為特命全權公使遣如北京 年

丙子以朝鮮儼擊雲揚繼事命森有禮請總理衙門以書告朝鮮勸脩好有禮又往保定謁北洋大臣李  
鴻章鴻章飲之酒而縱談曰平秀吉想是千古偉人然朝鮮之役前後七年明以朝鮮為我國藩籬在所

必爭致喪師糜餉兩受其害有禮曰朝鮮果為中國藩風否鴻章曰此天下萬國所共知且條規中既載  
之有禮曰條規中何嘗及此鴻章曰兩國所屬邦土非指朝鮮諸國而何俟他日脩約補為註明可也有

禮囚曰朝鮮屢拒我國書今又無端擊我兵艦我國是以有征韓之議鴻章曰朝鮮誤於不知耳且亞細  
亞洲宜合縱連衡外禦其侮何可以兄弟之國日尋干戈苟或與師中國亦豈能袖手旁視以大字小願



貴國熟圖之鴻章又取筆書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字示之有禮唯唯  
臨別起告曰今夕所論戰事乃森有禮一人之言非日本使者之言也  
初條規已換華民流寓日本者日

本以未設領事官遂頒告居留華民規則令之遵守並課金作經費  
先是華商僅居長崎一口其後新開  
各港皆陸續開集橫濱有二千餘人

神戶有數百人長崎有千餘人樂比箱館各有百數十人大約開粵  
浙籍爲多日本令各舉董事經理每人每歲課銀二圓以充經費  
至歲丙子光緒二年爲明治九年我

朝乃特簡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爲大臣候選知府張斯桂爲副使并分設理事  
先是議約之始曾國  
藩奏稱日本物產豐

饒百貨價賤去中國不過數日程立約之後彼國市舶將絡繹東來中國買帆亦必聯翩東渡不如泰西  
諸國  
商來而華商不往華人往者已多中國似須派員駐劄日本約東內地商民訊辦華洋爭訟案件  
詔迭次

李鴻章亦奏稱中外已定和約均宜各派官員往駐其國庶消息易通勢力均敵近年奉  
派員往泰西各邦通好業與從前隔閡情形小異日本近在肘腋自變更西法造兵船開鑄路又派人往

西學習技藝其志固欲自強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聯絡之則爲兄弟拒絕之或反爲仇讐誠  
宜簡員往駐隨時偵其動靜與之推誠相與設法牢籠亦可管束我國商民云云其後福建巡撫王凱泰

丁日昌湖南巡撫王文韶均以爲言九年十二月抵東京謁今皇遞

國書書曰

大清國

大皇帝問大日本國

大皇帝好朕誕膺

天命寅紹丕基眷念友邦言歸於好茲特簡二品頂戴升用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爲欽差出使大臣三品

頂戴卽選知府張斯桂爲副使往駐貴國都城並令親齎國書以表真心和好之據朕知何如璋等和平

通達辦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協惟冀推誠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昇平朕有厚望焉如璋率同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入謁行三鞠躬進退禮國皇喜受書日本漢學者皆謂自隋唐通好以來千有餘載及是使者始奉皇帝國書待以鄰

交之禮書之史冊實爲至榮旋購使館於東京之霞關又於橫濱設理事官一員兼管築地神戶設理事官一員兼管

大阪長崎設理事官一員中國商民咸歸管轄

### 日本國志卷七

#### 鄰交志四

泰西環地球而居南北極有定東西方無定然居中國而視歐羅巴則名曰泰西日本又居中國之東故亦沿泰西之稱阿美利加一洲自太平洋海路已通由東而至其國亦可謂之太東然其初來

也越大西洋而抵歐羅巴乃能至亞細亞且其種類國俗實爲歐洲枝分之國今亦以泰西統之至歐美各國國名譯華語無定字讀以日本音更無定字如英吉利或作漢父利亞或作諸厄利亞或作英

機黎或作英主黎又作伯理敦則二島總名也又作不列顛又作滿利丹尼亞又作貌利太泥亞俄羅

斯多作魯西亞或作鄂羅斯又作露西亞阿美利加多作阿墨利加或作米利堅或作亞美利駕又譯

其義稱曰合衆國或曰聯邦法蘭西或作佛蘭西或作佛郎機或作佛郎察西荷蘭多作和蘭或作阿

蘭陀或作喝蘭日斯巴尼亞多作西班牙或作班牙或作班由或作毗斯番又謂新西班牙爲農毗

斯番即美洲之西班牙屬國也日耳曼或作鐔文或作查曼布羅斯或作孛露或作孛漏生或作普魯

斯或作布雷士或作普魯士今之德意志多作獨逸葡萄牙或作波爾杜瓦爾義大利亞或作意大利

或作以大理比利時或作比利震或作白利真奧大利亞或作澳大利亞祕魯或作白露丹馬或作丁抹又或節稱曰英國魯國墨國此編雜採諸書不必一一盡改特識於此

後奈良帝天文十一年西曆之一千五百四十二年也葡萄牙教士始來多嶺島島屬大隅船長二人一曰牟

羅叔舍一曰幾利支丹日本後遂名天主教爲幾利支丹教日本學者皆謂歐洲人之來日本以是爲始萩原裕曰先是二百五十四年爲後鳥羽帝

文治四年有船至陸奧閩船一百五十人中有三衛人一精兵學星緯術數一善音樂一妙醫藥此乃歐人來東之始世或以西歷一千四百年間葡人始經阿非利加之喜望峯而來印度然其由亞歷山大港通紅海而至印度固已久矣此陸奧來船必為歐人云云余考景教之傳在唐貞觀年間當時為建大秦寺則羅馬教士來東已久此中二人有精星緯地理之學當時諸國無有此輩斷為歐人理或然也又是時始傳尋有意大利亞教僧至大友義鎮首奉天主教其法浸盛及織田氏時松永久秀高山友祥等亦鳥銃

奉之正親町帝天正二年南蠻船至有教士稱宇留嘉伴伴的連教中師長曰伴的連信長召至安土問所由來曰

欲傳祇教信長館之立正寺召羣臣議之卒令建南蠻寺於京師授以土田刑部正則曰戎狄異類不知人倫異日必為害不如逐之

信長曰昔百濟貢佛像尊崇至今彼徒所奉容有可取先是筑紫瀨海葡萄船無所不至經營市易廣布教法及是又至京師教士多通國語解內情言辭溫雅善與人交金寶珠璣視如瓦石或教民造食物以利

民用百方誑誘以而西人託商賈來傳教者陸續不絕信長悟欲逐之未果大友義鎮時雄據筑紫特建天主觀於丹生島日聽講說

故民歸之如流水而西人託商賈來傳教者陸續不絕信長悟欲逐之未果大友義鎮時雄據筑紫特建

兩豐二筑每焚佛刹目為天火甚至毀佛像為薪時京畿僧徒橫肆信長欲引祇教以挫之既而伴的連日以賑窮瘵疾為事散珍貨施奇藥每日汝曹不信聖教故罹斯慘苦我今為汝等超度乞見病民日蟻

聚其門而長崎閩境皆從教教匪山田甚吉等遂結至文祿四年豐臣氏怒其惑眾乃收伴的連及其徒五百餘人日放火劫掠信長始悔將逐之遇弒不果

二十餘人械送長崎磔之始禁祇教然既所在蔓延不能驟改就刑者甚眾初天正十五年秀吉議毀南蠻寺或請斬其人秀吉曰不

若放還命密捕教徒高山友長小西行長泄其情皆遁匿僅獲四人遂逐伴的連定法五章曰禁祀天主曰禁毀神社佛寺曰限教士二旬出港曰禁說教不禁通商曰所絕在教士商民始宥其罪然教士潛匿

不去及是後陽成帝慶長五年荷蘭船至和泉界浦英吉利人從至先是天文十五年英吉利人始附蘭舶來天正八年英船始至皆乞

互市德川秀忠延見之其至也遭風船壞秀忠命賫糜穀五十口設館居六年呂宋船亦至德川家康給

以印票允通商又頒信牌於國民令航外海八年始設長崎奉行官名專司外舶事島津氏所隸之坊津海商蕃

客日益輻輳十三年呂宋船抵浦賀呂宋求直至關左又請通商船於其國皆允之十四年將軍秀忠又給印票於澳門葡商於

荷蘭於英吉利均許互市長崎奉行入謁德川家康曰現今市易繁昌漢洋廣集外船繫泊至八十餘艘家康大悅當是時安南暹羅東埔塞以外南洋諸島及西歐各國通商者凡十

許國皆給印票旋定以長崎為互市場禁進他港初秀吉禁教繼以兵事禁網稍寬教士來者日衆及是荷十六年又禁天主教蘭人楊與士上變又有僧許教士曰葡王之遣教士傾力

濟度名為通商實以盡民漸圖奪國其取呂宋農里斯番皆用此術及今不圖必貽大患家康大驚遣使搜索教士逐之海外申嚴教禁令僧崇傳以梵法勸諭教徒不悛者處流斬十七年又申

禁天主教盡毀京畿諸道教堂初有告天主為邪教者德川秀忠特命撰斐某於南洋傳習其教七年而歸秀忠召問窮數日夜不寤終悟其邪新西班牙人始

來通商始得自鳴鐘旋遣京商田中某附其船往逾年而還獻緋紅鵝絨葡萄酒各物十八年陸奧守伊達政宗遣其臣支倉六左衛門於羅馬

累年乃歸日本人之至歐洲以是為始時以日本舟雇洋人駛往閩船百八十人獨支倉得歸携有緋馬牒及十字架等物時教禁正嚴遂祕其事英吉利人始來駿河上書

前將軍家康亦報以書獻有鏗嵌銃望遠鏡等物家康報書約許以七事曰商船錫役曰需用必給曰隨宜進港曰市民雜居曰財產自主曰禁強買賣曰罪犯各用國法由是商舶歲至

行之十一年以無利又辭通商案此報書即近世和約之權輿也十九年以禁教故囚高山友祥等二百餘人於獄旋放之瓜哇及澳門

是歲又毀教堂十一字諭教徒歸浮圖無悛者乃令以草積束縛父子相伍絕飲食元和二年始置下田再令吏誘之曰改教則生皆曰甯死往天堂口唱達維斯不止達維斯謂上帝也

奉行江戶三年呂宋船至有教徒遂搜斬閩船人荷蘭人至平戶告界商常陳撫呂宋教徒至長崎奉行馳如平戶入船檢貨搜獲教徒密書閩船無少長皆斬

之幕府由是益親荷蘭初羅馬教士利瑪竇入中國用漢字著書講張西教海舶或齋至傳播民間至元和八年令長崎奉行嚴檢漢書語涉泰西者一概塗抹名曰禁書其後長崎奉行捕禁益嚴教民多露宿

乞食然卒不能絕寬永元年始置三崎走水奉行二崎屬伊豆新西班牙船至上書將軍家光以奉教國卻之光

下諸宰執議皆曰此不過借二年告海外諸國專以長崎通商禁進別港既而又停呂宋澳門互市十二通好以廣教耳不如逐之

年禁國民遠航律以極刑并禁造巨舶初足利氏之末海賈奸匪汎海私出船幟題八幡字往往為盜文祿初豐臣氏始給信牌許遠航逮德川氏定為二十家船時人謂

之殊印船及教禁嚴凡入海者必奉牒書又謂之奉書船然安南暹羅皆嘗遣使請禁國商橫暴自文祿以來四十三年至是停之適有久往廣南歸者五人皆處斬旋又定船船之制禁帆用三桅漕船外不得

過五百石著為定制防遠航也十三年命於長崎築港建館以居洋商不許雜居募富民填港內築別島既成乃驅洋人

人於海外令大村純信以兵扼諸口以備竄逸十四年天主教徒作亂於肥前之島原家光命松平信綱等合西諸侯兵討之越

七月乃平誅教匪凡四萬人更申天主教禁於海內初有馬城為教徒窟屢捕不絕幕府乃命松倉重政

人後遂毀原城徙治島原其子重次嗣封政尚奇酷誘聲載道是年八月耶穌教徒遂作亂故小西氏大友氏遣臣之奉教者匿於天草糾黨宣言曰島原益田時貞神人也昔西教師有遺言廿六年後天降善

男子枯樹生華絳雲四塞乃上帝再來之證今少年時貞即其人羣賊等遂自天草入島原所在響應犯高久城掠倉穀三萬二千包及火藥甲兵等築原城而據之事開幕府命鎮西諸將討之以板倉重昌督

師重昌合諸侯兵十二萬五千攻之不克重昌謀久困之幕府又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提督軍務重昌聞二將至愧師無功奮勇力戰中箭砲而斃信綱等至命諸將合圍然後進攻至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城

破縱火焚毀烟焰漲天賊將時貞等十餘人者自殺斬首四萬無一降者諸軍亦死者千餘傷者七千餘是役也重圍凡百有旬日官軍前後死傷至一萬三四千余攻天草之亂以不教之民執耜耰之兵聚數

十萬勁旅於小城之下而每戰必勝倔強不屈此何以故萬衆一心也萬衆一心者教使之然也吾聞耶穌基督之教推人物本原一歸之上帝主宰又以耶穌舍生救人為上帝子聖教主一心崇奉推其弊至

於甯負國法不負教法甯負君父不負教祖苟或詈教則戟手而爭刀鋸之所加矢石之所擲踴躍奔赴視死如飯以是為答教祖之恩階昇天之福夫既以徇教為報恩以赴死為昇天遂不難執戈於君父之

前悍然而不少悔是役也城破之日兒童幼女咸引頸受刃無一涕漣者嗚呼何其敬信之至此也歐洲十字軍之起十戰九敗卒能奮興新舊教之爭至於父子仇隙伏尸百萬嗚呼耶穌愛人道滅裂教以相

生相養之道而其徒競為危激蹈湯赴火以張其教吾不知其救人行善之謂何也日本萩原裕曰自三韓內附而浮屠至焉西南洋屬聚而祇教入焉祇教毒之尤酷者也一誤吾民愚民蹈而罹辜者大約二

十八萬而官軍屢戰死於鋒鏑下者不與焉寬永以後遺匪餘孽或殺或流或自裁喪國破家者亦不少大抵前後重生於祇教之禍蓋幾幾三十萬人吁此三十萬人者皆我赤子也教徒一饒舌而我三十萬

赤子含笑眼 十六年遣使長崎召鎮西諸藩重臣申教禁天草亂後於十五年賜賞曰告教士者賞銀二百錠告教徒者賞百錠及是再遣大田資宗於

長崎召各國諭絕來航令諸藩曰國家嚴禁天主教外國非不知而潛遣教士屢來犯禁自今來泊輒火其船誅其人 十七年毀澳門來船焚其貨斬其人澳門葡商復來

強請互市幕府遣民部少輔加加爪忠澄告之曰汝屢犯大禁是蔑我國也捕斬六十餘人餘附華船還 十八年荷蘭船長來謁將軍家光諭曰耶穌教有潛

至者必告毋匿否則并絕爾國爾後荷蘭船至船主每獻方物至江戶謁將軍沿為常例時命北條正房問爾人以西洋攻戰大礮火箭之法後錄為一書上之 後光明

帝正保四年葡萄牙兵艦至長崎命嚴防舊制外船進口例收礮枕及是葡人曰兵艦非商船不受令事聞幕府命九國諸藩出成兵以小舟圍繞緹筏扼海梗塞

去路乘至八萬又特遣大總督如長崎詰問察其無他然猶停泊五旬餘而後去 慶安二年魯西牙人始至樺太即庫頁島承應二年將軍家綱命築

七礮臺於長崎防外患後西帝寬文元年令諸藩嚴索教徒立五戶互許法靈元帝寬文八年於長崎府

廳設耶穌像令民踐蹂寬永以來禁教益嚴每歲諸藩捕斬者數百人又嚴覈各道戶口不奉佛教者無所容身松浦隆信鑄十字架耶穌像於鐵板俾士民踐之以驗宗教是歲納之長

崎府廳幕府遂著為令後又設於海岸外舶來者必踐踏乃許登岸 延寶元年英吉利船入長崎復奉書求互市不允自後長崎商船唯華

商及荷蘭船而已他國無復至者行之二百餘年德川氏一代以開港始以開港終獨中間鎖港二百餘載當此之時歐洲諸國狼吞虎噬弱肉強食每閱一戰

國步日進日本獨立海中於海外事情茫如雲霧文愴武熙晏安無事至於末流墨守舊法閉門固拒然

美艦俄舶一來刳盟觀其堅船巨礮氣已中餒及一戰於馬關再戰於慶島又動輒敗績而開港入口結

約十四條左干戈而右樊敦城下之盟失利不必問矣方家康三世之初遣使通商造舶出海駸駘乎有

馳驚八極之意不幸以天主教故變而鎖港假令是時由南洋至西極與諸大國相往來又假令歐洲諸國早有輪船電線鐵路東西兩洋以玉帛相見不以兵戈則互取彼長以治己國日本貞享三年澳門港雖小國或不難捧獻書而從萬國後斷不至前倨後卑如今日受侮之甚惜哉惜哉 使送漂民十二還長崎上書曰我國以尊日本故特送漂人非乞互市幕府使吏答之曰國禁通信自今

而後縱有漂人願勿送還乃給糧食薪水遣歸以後葡船東山帝元祿十二年始限蘭船進口每歲四艘

或五艘中御門帝正德五年將軍家宣命限二艘輸出物值銀三千貫銅一百五十萬斤遣使長崎正買

易法更給船牌享保六年將軍吉宗始開泰西禁書之禁廢伊豆下田奉行始置相模浦賀奉行十二年

處士小笠原貞任請檢小笠原島聽之貞任曾祖貞賴嘗奉教檢南海得一島命以其氏每歲航收其利

寬永中停之故貞任有此請其後小笠原島英國欲爭為己有日

本卒十六年減蘭船輸出為一千五百貫銅一百萬斤櫻町帝寬保二年命青木敦書案遺書敦書始習

蘭學敦書稱文藏官書物奉行新井君美始闢和蘭學而世未知之敦書乃如長崎從象三年又減和蘭

輸出為五百五十貫銅五十萬斤後桃園帝明和八年有魯人由甘查甲測驗東海致書長崎安永元年

魯人六十餘名至烏兒圖普島築室營漁利土人不能制遂與互鬪七年魯人命島夷嚮導至納加麻乞

市易明年松前氏以將軍家治命遺書辭市易給米煙酒遺之魯人鞅鞅去光格帝天明五年魯人來松

前熊石家治特遣使巡視蝦夷諸島又命巡樺太寬政三年將軍家齊滅外船歲額限和蘭一艘命和蘭

船主五歲一至江戶有仙臺處士林子平以倡議海防將軍命錮之子平少儻有大志嘗敝衣非食蹠

高屐冒寒暑凌危險跋涉千里諸國

山川要害莫不諳知最留意海防再游長崎接海外人詳其情狀其意謂自江戶日本橋抵於歐羅巴列  
國一水相通彼駕駛巨艦航大洋如平地視異域如比鄰而我不知備可謂危矣瀕海要衝之地必嚴築  
砲臺設戍兵以日本全國為一大城一旦緩急以逸待勞庶免外侮又謂我南北諸島委之不顧外國有  
竊據者為患不細歸著海國兵談及三國通覽二書幕府以為動人心命毀其梓錮諸其藩當德川氏承  
平之際歐洲諸國無事之時而有林子平  
其人悉外情議防海可謂眼大如笑矣  
五年魯西亞女帝蘇非遣使阿陀牟等至蝦夷根室乞通信互



市送還漂民二人家齊臨吹上廳見之二人伊勢白子舟子漂至魯居十二歲乃還遣目付名石川忠房村上義禮等至松前

諭阿陀牟曰此地不關外事宜西至長崎苟求互市有國禁在魯使乃歸時英船亦數出沒蝦夷海九年

命松前氏修備更命南部某津輕某交成蝦夷十年復遣使按驗澗和二年始置蝦夷奉行收東蝦夷為

官地越五年視松前氏封又收松前及西蝦夷為官地文化元年魯西亞帝厯山大遣使禮薩納等至

長崎再送歸漂民四人四人仙臺水手與十六人共漂至一島曰蘆提辰都蛤又乘島船西南至屋和都

蛤港皆魯人所管復往伊留歌都蛤居八歲魯帝徵之乘駟晝夜西北馳五十日

至都館大臣宅帝召見十人問欲還否四人求還餘乞留四人在都四旬縱觀禮拜堂博覽會及旱花奇禽等蓋魯人欲再請互市故厚待之於是發船送歸由南亞墨利加之巴西抵極南海折而西北過東洋泊加摸緒都蛤而達長崎

水路距魯都七萬餘里獻書及方物乞通信互市將軍弗納明年二月遣目付遠山景晉於長崎與奉行肥田賴常傳命仍賜米鹽綿各若干給薪水遣歸初阿陀牟之至根室也及還與一牌曰若再來以是

為信魯人誤謂許互市故禮薩納固請終不許禮薩納在船中得疾請上陸療養且修船衆吏守法不聽

禮薩納感謝而去賴常上狀請犯禁罪執政反賞之文化三年秋魯西亞兵艦寇蝦夷樺太焚楠溪麻舍掠粟執戍卒四人而去四

年四月魯西亞兵艦二艘寇越土呂府火名蘭穗柵執戍卒三人進犯舍那寨戍兵僅數十人力拒之夜

魯兵潛登寨後焚世鹵山發大煩戍兵不敵退保曼米羅山魯人焚寨掠器而去箱館奉行乞援於仙臺

南部津輕幕府亦飛檄奧羽諸藩嚴為之備命仙臺秋田守松前五月魯人侵理并尻島焚抄船數隻又

至樺太送還俘口上書曰敢乞互市不許當再以戰艦蹂躪目付遠山景晉等巡視其地潛軍糧一萬五

千石於箱館改置松前奉行以河尻某村垣某為之十二月命松平容衆伊達周宗發兵屯蝦夷諸要害

遣幕吏督之以備北寇初禮薩納之還也至加摸緒都哈誘無賴曰汝等往擾蝦夷地日本疲於奔命必

許互市以故數來焚掠時昇平日久一旦變作舉國騷然五年四月起礮臺於相模伊豆安房上總各要

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等掌其事八月英吉利船一艘至長崎夜潛乘輕舸入港掠民家畜物上廳乞牲

牢薪水奉行松平康英飛檄肥筑將燒夷之英船夜去康英恨失機上表自劾屠腹以謝罪舊制使福岡

歲成長崎至是松平齊直坐成卒失誤英船命之屏居時將吏調戍蝦夷者各至戍分守松前箱館樺太越土呂府然卒不見一寇

而歸會津仙臺兵旋亦撤守尋命南部利敬總督西蝦津輕九年五月魯西亞將伊利古留船至理并尻

遣八人上陸詣泊崎言語不通戍卒虜之發銃指船八月伊利古留復來使所掠商詣泊崎言曰往年犯樺太

柵中兵執火器迴舢入洋掠商船而去十年五月伊利古留復來使所掠商詣泊崎言曰往年犯樺太

越土呂府皆我屬國加摸緒都哈之無賴所為國家實不知已罪其魁禁勿擾邊鄙某等特來謝不圖待

之如盜請察此誠賜以八俘六月松前奉行遣屬吏於理并尻報之曰歸所掠物上謝罪書則還若俘伊

利古留諾而歸九月復詣箱館獻謝書歸器械遂還以八虜并給糧及薪水自魯人擾北邊至是八歲始

平仁孝帝文政四年復松前氏封於松前仍鎮東西蝦夷八年蕃船一艘入寇薩摩寶島島津齊興發兵

討之殺一人將軍令曰蕃船至沿海地則發礮急擊敢私給蕃船用物者嚴戮無赦天保二年有蕃船寇

東蝦松前兵砲殺數人船乃遁十一年處士高野長英渡邊華山等以譯西書及議開無人島有罪禁錮

初長英華山與小關三英共譯西書論兵制究地誌時英艦護送漂民直至浦賀欲請貿易蘭人告之長

崎事開闢老水野忠邦曰宜準文化中逐魯使例評定所亦議曰英人猖獗陽以貿易為名陰欲廣其祿

數宜遠之如淫聲美色今託言送漂民至都城咫尺之地其意難測欲濟小蟲則殺大蟲毋以一二漂民

弛禁當一舉掃除之以輝國威耳長英等就幕吏竊其稿私謂國初英蘭皆入江戶後英以無利辭今彼

冒萬里風濤送我漂民實出厚意若以怨報德恐結怒外國華山乃作鴉舌小記著論私記慎機論長英

亦著夢物語皆駁攘夷非計既而著學之徒又議開無人島以供國用將請之幕府或告以通信外國蹤

跡詭秘遂下令 十三年將軍家慶廢外船礮擊之令 德川齊昭建議曰民俗愚戇不知大義漁父鱸丁為

搜捕嚴錮之 何以防偷漏 宏化元年和蘭兵艦來長崎告曰西洋諸國將率兵來劫盟三年丙午閏五月北亞墨利加

將必氏帥軍艦二兵一千航入浦賀貽書奉行曰我國已結好華人冀貴國亦互市願守國法幕府令大

久保忠豐傳命曰我祖宗以來鎖港久矣外事當問長崎不關此港命松平齊典松平忠固嚴修海防六

月墨艦遁去 是月有墨人七名漂泊越土呂 孝明帝嘉永元年戊申蕃船往來北海者日衆二年己酉北

亞墨利加人十五名漂至蝦夷幕府命和蘭送還辭三月墨船入長崎受漂人去閩四月英吉利船入浦

賀奉行戶田氏榮奉命斥之歸途闌入下田測海而去於時蕃舶來往北之南部津輕松前西之對馬或

上陸游步或乞供闕乏日益頻數幕府乃令內外列藩益脩海防撰人材減諸侯騶從許其齋火器入江

戶練兵於郭外又命西諸侯造巨船是年始傳種痘方五年壬子八月蘭人上言明年墨欲來請貿易苟

不協將有戰事 先是二年和蘭亦上言印度人欲 命築礮臺於大森六年癸丑六月三日北亞墨利加將

貿易日本請於英國政府見許

破理帥四艦突入浦賀曰奉國命求通好齋有國書當呈之大君奉行戶田氏榮令往長崎破理不聽狀頗桀驁奉行飛報江戶幕府大驚命松平細川黑田毛利蜂須賀立花酒井大久保等諸藩戍近海及上下總安房伊豆相模沿海假館於栗濱爲接使所九日氏榮等率諸吏接使受書破理以兵三百餘人旗鼓而進道路側目獻書函及方物且云直達大君其略曰北亞墨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水師提督破理呈書日本國大君請脩好互市二事我合衆國產黃金白銀鉛汞珠璣及天然珍異之產人工奇巧之物日本亦富物產相貿易必有大利試行之或五年或十年卽不利則罷市加理科尼亞我一大都會馳火輪船則十八晝夜而到日本或帆或輪航太平洋而至中華者及捕鯨船之近日本北部者時遭颶壞船願救恤之我火輪船頗費石炭薪水然不得多載願給其匱乏我當報以金銀前中納言德川齊昭細川齊護立花鑑寬請以部兵攘之幕議謂承平日久宜先爲之備而後絕乃使氏榮等報之曰當奏之朝廷明歲令長崎和蘭人傳報破理曰明年若允許將假一島建商館乃入神奈川灣測量吏謂之破理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吾爲之先鋒故豫量淺深耳幕府使脇坂安宅入奏帝大憂恐敕七廟七大寺祈四海靜謐七月魯西亞使布銛廷帥兵艦四艘入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魯使就奉行水野忠篤呈書請三事一脩鄰好二正樺太疆界三則開市及魯船往來有急需請給缺乏十月將軍家定遣大目付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路聖謨等於長崎答書於魯使曰我與貴國各國其國民其民無事相交苟欲正疆

場須救疆吏按圖籍檢覈憑據勿使有毫釐差乃可若貿易往來我世遵舊法前已固辭但方今貿易始  
徧宇內誠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頃者合眾國亦來乞市容彼拒此勢既不可並受萬國則鱗集虜聚國力  
之給不給未可知將何以爲繼矧我主新立百度草創如此重事須奏之京師告之列侯勢不得不費歲  
月我於貴國壤界相接應加鄭重幸諒此意布銛廷受書而去初墨艦之去下其書於列藩議之主戰主  
和羣議紛起士之上海防策者日踵於門里談巷說亦論其利害幕府乃報曰議論百端要之歸戰和二  
字顧邊防未完兵器未整烏可自我開釁明年之答宜遷延以待後舉旋命會津熊本荻鳥取岡山川越

忍柳川諸藩戍武相房總沿海又徵土佐漂人萬次郎爲小普請

萬次字佐漁人於天保末漂流抵無人島爲捕鯨船所救嚮往北亞墨利加居

十二年乃還獻其紀行日記世界計覽萬國輿地圖西洋奇貨至是擢之以其解墨事也

安政元年甲寅正月十三日墨將破理再帥七兵艦入浦賀

幕府遣大目付伊澤政義町奉行井戶覺宏儒員林煒等接問之墨艦進泊本牧發空煩量海底幕府命  
金澤藩等守京師水戶藩守江戶仙臺久留米米澤等亦與焉餘皆扼守近海浦賀奉行戶田氏榮及政  
義覺宏等使退浦賀港對曰遠方航海苦曠日請入江戶上書不許二十七日副將阿單須進入神奈川  
迫品海政義等舉國禁止之阿單須抗辨無退色時德川齊昭建白十議論墨不可和細川請進討以張  
國威並不許二月十日令煒覺宏等假館橫濱接墨使饗之破理上書曰謹承兩國相親之命使臣與有  
榮矣然條約不定則邦交不固請以後泊船許取直給物許士卒上陸許上岸立標測量內海幕府賜之

米百斛許其泊下田箱館二港居下田沙子島方七里居箱館方五里及撫漂民給薪糧等墨艦乃赴下田港尋許泊長崎

時聖謨政憲等至自長崎以為許墨人二港與前議答曾相抵牾特上書爭之不省幕府遂令諸藩撤武相

總陣營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人至是罷歸日本本以武立國然自德川氏秉政以來驩虞為治於外國強弱茫乎未知一葡船來調兵至八萬人一魯艦

來復徵四諸侯之兵漕十萬石之米此次墨國劫盟乃至聚兵三十萬衆然彼國駕巨舶履大洋東西南北何所不至我迹敵船之所至而置之成戎兵未至敵艦早颺此與刻舟以求劍守株以待兔何異及乎

兩軍對壘彼此相持主客衆寡非不據形勢而得便利然驅不教之民執無用之器驟對強敵譬猶羊羣見虎早已神索氣盡調兵雖多終不能戰嗟夫設險以守國教兵以備戰有國家者之急務平時漫不設

防一旦有警則羽檄飛馳張皇失措事定而復遣散之非特勞民傷財而鼠技已窮形見勢絀適足貽旁觀之笑招外人之侮無怪乎刳盟之師接踵而至也前車之鑒可不戒哉墨艦臨去送致

長門人吉田矩方等二人幕府錮之初長州士吉田矩方受兵學於松代儒臣佐久問象山象山博學洽聞兼通象譯善火技每曰方今要務宜周航萬國審其情實庶不致

觀人國於雲霧中會幕府託和蘭購兵艦象山曰不如遣人往殊域學之邦人來往自能操舟不復仰給於外省購費而習伎巧益莫大焉幕府不納矩方聞之感憤時魯艦入長崎欲從之航西至則已去乃歎

然返江戶象山在浦賀警衛中矩方與其門人澁木松太郎謀之象山象山授以方畧託小吏令二人夜竊入墨船請附載破理不聽護送遣歸幕府以其犯國禁也錮之其藩並幽象山營觀破理紀行書謂矩

方聰明識天下大勢日本罪斯人真為可惜然矩方後竟被刑維新以來長門藩士之以尊王樹勳者多其門人世謂其以名節鼓舞士氣至今稱道矩方又嘗草七生滅賊說引楠子語以自況其英烈可想也

七月瓜哇都督贈書長崎奉行曰前奉命索戰艦會西洋亂未由得之聞日本待魯墨愈於和蘭然魯最

叵測魯將蠶食差我廉以及日本泰西諸大合縱拒之今英王以僕為東方水軍將尾追魯軍僕即帥兵

艦先發請許其入長崎諸港并請給軍用延至八月答之曰如以討魯故則敝邑密邇於魯近始行成或

以應援見責如以窮乏請敢不如命長崎箱館道宜繫泊幸勿至他港既而以其固請許泊下田英女主

域多利亞使船亦至長崎上書略曰近來鄂國猖獗無狀有吞併全歐之志吾王哀全歐人民罹禍問罪於鄂國命將出師海陸並進聞昨年鄂國遣使於大國約永通和好貿易有無諸執事待以客禮許其請而遣之吾王聞之搢踊曰大國洵君子國而鄂國所謂虎狼之秦也頃者鄂國挾其祇教凌暴土國土國辱餒不能支告急於英吾王傳檄於同盟發精甲數萬碎其鐵艦十殺其組練數千零賊奔竄吾將草薙而獸獮殲其醜類聞鄂將經大國海洋而歸其邊徼今某等艤軍艦於對馬島將跡鄂國敗兵而蹙之以作京觀於東洋毫無關係大國若以其有約不忍旁觀或英武不勝技癢有加一彈一箭以爲其後繼則某等部下將洩怒於大國改旗東指大國其何以應之言至此雖類不遜實出至誠鄂流涎於差我廉者有年并吞蝦夷千島自皮及於肉於骨終將吸精髓而後已吾曹竊爲大國寒心大國其熟慮深計焉今通款大國竭區區之意欲使大國爭此要誓於世局也英敬天愛人力可取而義不取豈效鄂并食弱肉以誇强大此英之所以橫行寰宇而駕馭諸國也自今以往英船取道於大國管轄者不論何地何港揭微而入下錨而泊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謁請下令沿海諸道知無他今兩國將立盟結義東西聲援則鄂形露勢阻不得逞其凶虐吾王東望欲明衷曲於大國久矣軍旅之間不能盡拜趨之禮鎮臺其知悉而報諸殿下速賜報英使名約蔑私崙幾八月奉行忠篤目付永井岩丞等奉命延見英使許泊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使船尋去九月魯艦用日本字樹幟曰於呂之也

即魯西亞譯音

自南海入大坂洋幕府檄



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彥根藩井伊直弼發兵四千屯京師本能寺郡山淀膳所諸藩扼洛外各所鹿兒

嶋熊本兵相率東上家定尋使直弼守衛宮闕使青山忠良等分戍京師七口又命和歌山築燬臺於加田德島築於由良岩屋明

石築於明石命宮津田邊酒井忠義抑澤保得副焉十月曾艦退泊紀伊之加田浦無幾來泊下田幕府使政憲聖謨政義及目付

松平重古賀謹等接之十二月政憲等會曾使布銛廷許泊下田長崎箱館三港購買欠乏物曾船之在

下田遇海溢幾覆幕吏善遇之脩其破漏曾人喜而去二年乙卯三月家定奉詔令五畿七道銷梵鐘以

鑄大小砲惟餘古名鐘宗寺鐘報時鐘不毀既而僧徒訴之知恩輪王墨船至下田請測量海底曰使往

來華米諸船諳海路以避覆溺患幕府報以埃後命墨量東北海而去六月和蘭人至長崎獻蒸氣船及

小銃幕府尋遣矢田岨景藏勝麟太郎等於長崎就和蘭人學操氣船術八月島津齊彬獻昌平船於幕府摸西洋製所造也家定賜名

刀賞是歲春幕府命松前崇廣上東西蝦夷為官地東自木古內村以北西至乙部村以北直隸幕府夏

府俱奈尻等佐竹義睦戌西蝦御神居以北真霖添矢及北岸知床等津輕承順守箱館壘戌江刺乙部

及御神居以南松前崇廣戌箱館岬江刺岬七重濱木古內及東蝦惚邊津冬委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

管之又遣清水氏遺臣及土庶千餘人於蝦夷使墾荒經二年丙辰二月幕府始置蕃書調所七月幕府

築燬臺二於界浦命高松松江二藩築之於大坂兩川口鍋島齊正亦築燬臺於神乃墨使巴爾理士來

下田告曰奉國命為總領事主通商請親謁將軍呈書老中阿部正宏等密議謂既與和親許貸地泊船

給物又繼以通商此禁一弛各國踵至親甲疎乙殆生亂階許之慮力不給不許則根本猶弱實國家安

危之所繫乃令大小監察評定長崎浦賀箱館下田諸奉行各上議諸吏上封事或曰既破國律接外使  
事機已誤今噬臍何及十月家定以堀田正篤爲外國事務總裁四年丁巳二月和蘭船長上書曰交際  
外國當爭實利勿爭虛名今日時勢誠不能閉關絕人苟開釁於瑣事則城下之盟俯首求和所傷實多  
老中以爲和蘭所言非於彼我分左右祖使諸藩積怨恐蹈亞細亞諸國覆轍業已許和變寬永以後之  
法則待之不得不遵寬永以前之規遂決議許墨使入府而欲於下田受書既而下田奉行并上清直等  
言巴爾理士必欲見將軍呈書議久不決至五月乃許定期謁見而奏之京師於是齊昭等上疏切諫溜  
直諸藩

德川氏設大老老中二職大老時有廢置老中常執政權又撰諸親藩輪直議政曰溜直

又連署諫曰許墨使謁見待過重於和蘭一等是非

幕下失其職掌耶今許見墨夷諸蕃繼踵亦將一一見之操縱由人誠大辱國雖遂事不諫敢別疏利害  
請再商金澤鹿兒島倭臺熊本等二十一藩亦上書曰寬永以前諸藩來朝者卑遜恭謹今承教依寬永

以前例然墨使尊己國蔑本朝執政阻之不可乃俯首下心聽其要挾某等誠痛憤羞與爲伍請於是日

概免衙參

德川氏之初與外國通商往往延見外客卽商人教士亦引與款接諮詢一切然自祇教釀禍以來遽以鐵鑄耶穌縱民躡踏外舶之至概絕弗通中葉之後國勢愈弱拒人愈嚴其視西人

曾禽獸蛇蝎之不若此次墨使之見諸侯連奏請免衙參其鄙夷弗屑之意蓋可想見然一戰再戰卽合濶隱忍俯首求和旣而震驚其強又幡然改圖舉一切政體風俗惟西人是尙其視西人又有如仙佛寶聖之高不可攀者噫嘻何前倨後恭之一至於此也乾隆四十一年刑部上廣東巡撫李賢穎識英吉利商人噏等獄辭

高宗皇帝諭曰漢唐宋明之季多昧於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藐忽而虐侮

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因循姑息卒至釀成災變而不可救比年物價騰貴諸藩疲於會同請自今限十年

聖人之言明見萬里大哉言乎

就國以勸農講武富國強兵而備萬一有水戶人二名夜潛入蕃書調所欲刺巴爾理士事覺處刑巴爾理士既來江戶詣堀田正篤邸告曰我合衆國以獲人土地爲大禁但輪船所至萬里交通孰敢以一丸泥封關者日本當從通例許合衆國駐全權公使於京縱商舶入港互市二者不翅本國請東西各國所望也日本之所患在英英與魯交惡恐日本爲魯所併亦欲得差我廉及蝦夷以橫絕魯軍開市結約得互相維持東印度爲英所併坐不與泰西結約故也約成則國不亡且戰艦火器均可應貴國需通商亦有利關稅所餘足贖國用惟鴉片產於東印度英挾其強力強人購買他國有受其毒者爲之歲糜四千萬圓與英往來須禁此物合衆國於人民習教聽從所好此亦世界之通義日本開市以我國公使督之諸國遣使約事則答曰既與合衆國約如此必莫有爭者嚮者僕會英將於香港告奉使日本率氣船五十艘往江戶要約若不許將自我動兵英與佛聯盟佛必與偕遲未至者有事於他國故也方今國是不如許互市吾飛告英佛以約成則蒸氣艦之來亦一二而已信吾言則僕爲安全媒貴國之幸也十一月正篤令土岐賴旨川路聖謨等質問其言二十一日將軍家定延見巴爾理士於牙城受書賜以時服並饗之昌平疊十二月正篤見巴爾理士謝其忠告巴爾理士再上書申前請家定使林煒及目付津田半三郎西上奏事林煒等見傳奏管原聰長藤原光成曰近世萬國盡事互市今墨使請置公使開十港幕議欲許之使臣等上奏傳奏曰俟他日再議鍋島齊正上書曰我邦自神武肇基二千餘年未受外辱今

乃爲墨夷所劫虧損國威曲徇其所求得寸進尺若王室何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外託通好內則窺隙一  
且變作諸巨之肉足食乎今一意主戰暫勞永逸與先安後危孰得孰失縱令入寇列藩當敵王所愾奮  
力卻之不必以煩磨下臣世辱鎮西重任聞墨夷入見意如敵破後門請在國以十有八年爲期足食足  
兵緩急從事時諸藩亦多詣營言事是年夏幕府命講武所都肄海軍令高松松江二藩守攝海松山守  
神奈川冬齊昭造軍艦成名曰旭丸家定賜黃金百枚時衣三十領

賞五年戊午正月家定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奏事請敕許川路聖謨若賴厚等副焉二月正篤入朝獻  
金五十枚及金香鳳凰准后  
及關白大閣傳奏亦有獻遺帝召大臣以下參議以上三十餘名會議蜂須賀茂韶私上疏劾正篤因循  
誤事狀且曰臣見外夷近狀覬至神京天步艱難危急日逼又呈書前關白政通曰神州安危在今日幕

府不容衆議殿下甯聽之耶於是聰長光成傳旨曰前敕以不許泊畿內近海今能不開武庫港耶曰開  
數港建商館溪壑無厭必漸次乞求保毋反覆正篤對曰古者外舶入界浦而市南蠻寺亦在京師故彼  
以固乞然今許開武庫仍禁其入京畿十里內猶勝於前夫條約以約無事我不背理彼安敢亂今如不  
和則變起肩睫何以因應故自今生聚教訓圖內強以祛外患策無上於此者三月巴爾理士至江戶促  
條約押印曰聞日本政權在江戶不圖游移曠日至此若不得命吾直入京師得其要領幕府飛書於正  
篤促之帝初令擬旨有外事處置一依幕府之語既而廷議譁然乃改草召正篤傳敕曰墨夷之請神州  
安危之所係將軍變祖宗法失兆民心何以保萬世許開下田前事已誤今若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

其使三家諸侯更議而奏之正篤等乃奉敕遣四月幕府移敕書於列藩正篤召巴爾理士告以京師眾議曰固欲保兩國歡然背違羣議事終不濟巴爾理士曰兩國相約而以人心不合延期天下萬國之所無前史所不見也政府不能鈐印直詣京師決之請刻日以報是月幕府以并伊直弼為大老五月家定答墨書略曰承二國相親之意感荷無已然宜草章程見示待我閩國會同之期而後定議巴爾理士奉以還下田六月魯艦入加奈川墨艦復突入小柴巴爾理士來告曰英佛二國乘得勝之威馬首欲東行有日矣我憂日本不耐誅求待其至而議已緩不及事苟聽我請署印於約我當告二國以同盟之國居間國無事幕府危懼大老直弼等謂事已危迫徒俟敕允必開戰端乃使清直愿等與巴爾理士計參酌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鈐印授之

將鈐印巴爾理士復曰此約中所載寓居日本商民歸我領事官管轄以我國法處斷實不同泰西通例本非我合衆國所樂為然東方刑律重於泰西桁楊刀鋸非西人所堪均不願受治於貴國之法英法諸國所不願獨合衆國為之亦恐貽旁觀之笑滋吾民之怨請自今發奮自強改從西律俟日本法度脩明再改此條合衆國必為諸國倡今日勢不得已

幸諒恕之七月外國長崎箱館諸奉行亦會魯英蘭佛四使定約署印皆准墨例五國從同其條曰永相

和親曰自明年六月始互市至七月開神奈川以代下田曰自今後四月而置市場於江戶五月而開武庫置場於大坂苟新瀉不便則別開西州港居武庫神奈川箱館地各十里但武庫之十里內不許

入京畿長崎限公有地曰禁糶米麥缺乏乃給曰貨幣互行國內曰銅錢不許出口曰嚴禁鴉片煙

第一款英國君主可派欽差大臣或乘

國君主日本國太君議定兩國及兩國屬民永敦友誼世世勿替第二款英國君主可派欽差大臣或乘國大員駐劄日本國京城並派領事官並署領事官駐劄日本國現今所定通商各口所有英國欽差頭

事等員可任意到日本國內地各處日本國大君亦可照派欽差大員駐劄英國京城并派領事官或專領事官駐劄英國各口所有日本國欽差領事亦可任意到英國內地各處第三款日本國箱館神奈川長崎三口議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七月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新瀉一口議於一千八百六十年正月月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此口船澳不便即改換西洲海濱一口武庫一口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月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以上各口英屬人民皆可永遠居住亦可租地買屋並起造棧房但不准設立砲臺以及一切武備凡英人起造房屋日本國官儘可常往查看所有各口英人住居之處以及船澳章程應由各處地方官會同領事商議若有不合稟請英國欽差與日本國王核辦凡有英人住居之處日本人不准在周圍築牆砌壁以阻英人出入英屬人民可任意在以下所定界內來往如在神奈川至六鄉川止周圍以十里為界在箱館周圍以十里為界武庫亦以十里為界惟西京不在界內此城相去十里之處不准來往凡有英國水手船隻不准過豬名川此河在武庫大坂之間出口以上里數皆自各口官地量起每里以四千二百七十五英碼為準在長崎英屬人民可任意在鄰近各處官地來往在新瀉或改換之處其界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酌定江戶京城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月初一日起任英人居住大坂城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月初一日起任英人居住但為通商而已二城之內英人租屋之處以及往來界限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酌定第四款凡有英屬人民在日本通商各口居住其身家悉歸英國王家管轄第五款凡日本國人民得罪英屬人民當由日本國王家擧獲照日本國律例嚴辦凡英屬人民得罪日本國人民或他國人民悉由英國領事官或其他秉權大臣照英國律例究辦兩國務須秉公了結毋得稍涉偏私第六款凡英屬人民欲控日本國人應先稟明英國領事領事應得從中勸息若日本人欲控英人英領事亦當聽其訴明從中勸息若必不能息訟須會同日本官秉公判斷第七款凡日本國人拖欠英人銀錢無力歸還以致逃避日本官務須盡力查拏追還欠項如英人欠日本銀錢逃避者英官亦當盡力查拏追還欠項但兩造所欠之項官可代追却與官不涉第八款凡英人雇日本人為一切不犯法之事日本國王不得阻止第九款凡英屬人民住於日本者應聽行教並准於無碍之處起造教堂第十款外國各色銀錢皆可在日本通用以日本國分兩為准凡英國屬民經商兩國銀錢皆可交易但外國銀錢用於日本國須俟多年方知貴賤故日本國每從新開通商一口日本國官先將銀錢照輕重與英人兌換外國銀錢不照銀色高低亦不得折扣以開口後一年為限所有日本國金銀錢皆准出口惟銅錢不准第十一款凡英國兵船所用雜物准進神奈川箱館長崎等口起岸收入棧房歸英官掌管並准免稅若在日本國發賣買主應照稅則納稅第十二款凡英國船隻在日本沿海地方碰壞擱淺船上人等逃至日本無論是否通商地方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為照料護送交附近領事官查收第十三款凡英國商船欲進日本國通商各口可任意履

引水船帶入若船在口內已經完清稅餉亦可雇引水船帶其出口第十四款所有日本國通商各口皆任憑英人由本國裝運各色無例禁之貨進口銷售並可在日本各口買日本無例禁之貨完清稅餉裝運出口惟軍械等貨只准賣與日本王家及西洋人凡洋人與日本入交易各貨日本官不得與聞日本入與英人買賣貨物收棧皆聽自便第十五款凡英人在日本海關報貨倘以所報價值不合該貨可由海關照值定價貨主若不肯照海關所定之價售賣即當照海關所定之價納稅若肯賣關上應即買入立即付價不得折扣第十六款凡英人運貨進日本國通商各口已照則完清稅餉任憑日本國人轉送日本內地各處銷售不得再加捐稅及內地等捐第十七款凡英船載貨進日本通商各口已經完清稅餉日本海關應給憑單註明某貨已經完稅字樣若原貨載往他口無須再行納稅第十八款日本官應在通商各口設法查究漏稅走私之弊第十九款凡條約中所定一切罰款以及入官之貨應歸日本國王家任意辦理第二十款條約後所定通商章程兩國官民當與條約一律遵守倘章程未臻全備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家隨時酌議以便永行勿替第二十一款現在所定條約皆以英文日本文荷蘭文書寫彼此一意但以荷蘭文為準嗣後凡有英國欽差領事官與日本官文件俱用英字書寫暫以荷蘭文或日本文配送五年後即免配送第二十二款兩國大員議明將來若要修改條約須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方可舉行並須於一年前知照第二十三款今後若日本大君與他國一切利益之事英國官民無不同獲其美第二十四款此條俟英國君主日本大君批准之後以一年為期在江戶京城對換現下兩國大員先行畫押並蓋用關防以昭信守英國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日本國安政五年七月十八日訂於江戶京城水野築後守永井玄蕃頭井上信濃守堀織部正岩瀨肥後守津田丰三郎英國公使葉留燕押所附通商章程內載英船輸入鴉片如逾三斤之數即取以充公若有設法密謀輸入者每一斤罰十五元輸入各貨如造船修船各器具漁鯨各物鹽漬各料鳥獸食物又鉛錫石炭及造屋之材料蒸氣之機器暨棉布毛織均值百取五一切酒類值百取三十五其

他均值百取二十 嗣以朝議紛紜諸藩齟齬各國游士方且倡尊王以攘夷之說內外交訌幕府不得已遣下野

守竹內石見守松平能登守京極使英復議鎖港英不納惟許新瀉兵庫江戶大阪開港之期遲延五年

而嚴禁日本人阻擾外交者仍減輕洋酒玻璃各器之輸入稅於文久二年五月 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六月 定約於

倫敦約曰日本大君因國內阻擾外交各黨一時未能鎮定甚難如期開港屢商之駐劄日本英使茲復



港互市及江戶大阪許其居住所定期限均自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算延期五年而長崎箱館神奈川三處業已開港應遵約妥辦嚴禁各節一稅關於預商民買賣者二禁止外商雇用工匠教習僕役者三官吏拒止各藩搬運貨物於通商口岸者四司稅官役干涉商務從中漁利者五止遏一切齊民貿易者六杜絕與外商往來親密者以上各弊如日本大君不為革除無論何時英國得仍照前約促令開港日本使臣回國應請將對馬島通商並許減輕酒稅又玻璃各器照值百取五稅則又於長崎橫濱設立存貨棧房派關吏專管以便外商存貨其已賣者繳進口稅復出口者僅納棧租以表明日本拓充商務之意云云日本使臣竹內又遣筑後守池田伊豆守河津相摸守河田使法法亦拒其說仍松平京極英國外部大臣伊爾路塞押

**責償長門轟擊法船償款復減輕各種機器及鐘表珍異之品粧飾家用之物之輸入稅於元始元年五月**

**即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七月間日本長州藩轟擊法船日本許**

月十四年六月 定約於巴黎 第一款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七月間日本長州藩支給第二款日本政府應設法鎮壓俾法船經過下關海峽不再滋事如不得已須用兵力法國水師願為襄助第三款兩國在江戶所訂約章凡懸挂法旗之一切運進物應遵最後所訂減定稅則而行凡包裝茶葉所用各品許其免稅又片鉛鉛蠟地氈石炭藤及畫繪所用油藍照值百取五稅又酒精白糖鐵鐵片各種機器機器所用各件麻布鐘表袖珍表表鎖玻璃器件藥材及玻璃鏡陶器玉飾各具香料肥皂兵器小刀書籍紙張雕刻物件畫繪均按值百取六收稅第四款此款應附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九日兩國所訂約章而行無庸俟本國批准即時施行日本使臣池田河津河田法國外部大臣杜爾灣路易押

**因長藩毛利民力主攘夷屢毆擊外船英法荷美遂糾合四國之師以圖報復長人大敗既於下關訂約**

**償金三百萬圓四國復聯衡要挾幕府同訂減稅約於慶應二年五月** 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六月 定約於江戶 據日

本國安政五年即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日本政府與英法美荷四國訂立約章內附通商章程第七款所載四國公使各奉本國諭旨求更定日本國輸入輸出稅項又因日本慶應元年十月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十一月四國公使至大坂時日本政府准按價每百抽五改定稅則今政府特簡水野和泉守與英法美荷四國公使訂定十二款第一款此次新訂稅則應附約照行將舊則更易神奈川港應從日本慶應二年五月十九日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一日起長崎箱館二港從是年六月二十一日即西歷八月一日起辦第二款新定稅則應俟六年後方許更議惟絲茶二項可準三年間平均貨價

每百抽五課稅於二年後更議又木料稅可於鈐約六個月後隨時商改第三款原約附載通商章程第六款所云准單費應行免徵第四款日本政府應蓋造棧房於通商各口以便外商存貨如輸入之貨照則徵稅若將貨運往他處勿庸繳輸入稅但收棧租第五款日本貨物從內地運至通商口岸應繳陸路或水路卡稅外不得苛求第六款前訂約章載明凡外國貨幣應照日本同種貨幣同量通用墨銀一百元即抵日本一分銀幣三百一十個現值日本國自鑄貨幣以省交換之弊擬收取各項未鑄銀塊改鑄此項應徵雜費彼此俟後商定第七款現因各口稅署辦理稅務及起卸貨物僱使工役時時涉訟各口地方官應與外國領事官妥酌章程以便遵守第八款凡日本人民均得在通商各口及外國購買各項載客運貨各式風帆船火輪船但兵船非日本政府允准不許代購第九款日本商民得在通商口岸與外商貿易或遵該約第十款出洋貿易各任其便毋庸官吏檢察且日本商民遵章繳稅外無庸繳納別項稅目又各藩所屬人等除定章繳稅外無庸政府官吏檢驗任便在各口與外國貿易第十款日本人民得稟明政府請領准單前赴外國通商或學習工藝又得在訂約各國船隻內幫執各種職務外國人僱雇日本人前往外國應呈稟通商口岸地方官乞政府准單第十款日本政府應設燈臺浮標木標等以便行船第十二款該約既經全權大臣訂定無庸兩國政府批准應從日本慶應二年五月十九日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一日起辦日本使臣水野和泉守英國特派全權公使巴克斯法國全權公使路塞斯合衆國代署公使葡路度滿荷蘭公使兼署總領事葡路士布路克押此皆幕府末年所定之約當美約定議時但以城下之盟隱忍曲從期暫紓目前之禍以待後舉而治絲愈紛燎原愈烈每改約一次則外人愈得利日本愈受損而當時君臣上下挾全力以爭約者固未之知也

外史氏曰泰西諸國互相往來凡此國商民寓彼國者悉歸彼國地方官管轄其領事官不過約束之照料之而已唯在亞細亞理事得以己國法審斷己民西人謂之治外法權謂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權也治外法權始於土耳其當回都全盛時西滅羅馬劃其邊境與歐人通商徒以厭外政紛紜遂令各國理事自理己民固非由威逼勢劫與之立約者也故其弊猶小而今日治外法權之毒乃徧及於亞細

亞余考南京舊約猶不過曰設領事官管理商賈事宜與地方官公文往來而已未嘗曰有犯事者歸彼懲辦也蓋歐西之人皆知治外法權爲天下不均不平之政故立約之始猶不敢遽施之我迨戊午歲與日本定約遂因而及我載在盟府至於今而橫恣之狀有不忍言者當日本立約時幕府官吏未諳外情任其費弄而美國公使爲定約稿猶諄諄告之曰此治外法權兩國皆有所不便而今日不能不爾願貴國數年後急改之其後若倉大久保出使深知其弊亟亟議改而他國皆謂日本法律不可治外人遷延以至於今天下萬國無論強弱無論小大苟爲自主則踐我之土卽應守我之令今乃舉十數國之法律並行於開港市場一隅之地明明爲我管轄之土有化外之民干犯禁令掉臂遊行是豈徒臥榻之側容人鼾睡乎條約之言曰領事與地方官會同公平訊斷無論其徇情偏縱也卽曰執法如山假如以外國人鬪毆殺吾民各交付其國領事則英律禁獄三年佛律禁錮百日罰佛狼百美律徒刑八十日俄律徒刑一年蘭律徒刑三十日而我國殺外國人則論抵命且責償金矣同罪異罰何謂公平假又華商英商同設一銀場負債甚鉅閉店歇業彼英商者以一紙書告其領事曰家產盡絕彼卽置身事外而華商則監獄追逋或且逮其妻孥及其兄弟矣同事異處又何謂公平旣已許之不由地方官管轄刑罰固有彼輕此重之分禁令又有彼無此有之異利益又有彼得此失之殊彼外人者蓋便利極矣而我之不肖奸民冒禁貪利圖脫刑網輒往往依附影射假借外人以遂其欲彼南洋諸島寄寓之華人不曰英籍則

曰蘭籍更何異於爲叢賊囂乎此誠我之大不便者也不公平之事積日愈多則吾民之怨憤日深通商以來三十餘年耦俱相依猜嫌不泯而士大夫縉民論外事輒張目裂眦若爭欲割刃於外人之腹而後快心者雖由教士之橫煽毒之深亦未始非治外法權有以招之也此亦似非外國之利也雖然明知其不便今欲改而更張之彼外人者習於便利租於故常必有所不願且以各國人情風俗宗教政治之不同一旦強使就我其勢又甚難而現行條約隱忍不改流毒之深安有窮期竊以爲今日之勢不能強彼以就我先當移我以就彼舉各國通行之律譯採其書別設一詞訟交涉之條凡彼以是施我以是報我採彼法以治吾民彼雖橫恣何容置喙而行之一二年彼必嚮然以爲不便然後與之共商略做理藩院蒙古各盟案件以圈禁罰贖代徒流管杖定一公例彼此照辦或庶幾其有成乎若待吾國勢既強則仿泰西通行之例援南京初立之約悉使商民歸地方官管轄又不待言矣至於近日租界之案有華人與華人交訟彼領事亦靦然面目並坐堂皇參議聽斷者有煙館賭博我方厲禁而租界爲遁逃主萃淵藪肆無忌憚者斯又法外用法權外縱權爲條約之所未聞章程之所不及

我總理衙門與英公法使議有洋涇濱設官章程十條

是皆由於地方官吏異懦瞻徇一若舉租界之地方人民亦與別國領事共治之吾恐各國外埠且不料領事之縱恣如此也莫急之務尤亟當告之公使達之外部掃除而更張之

鄰交志五

〔泰西〕自美約鈐印於是慶恕慶篤慶喜慶永等初德川家康封其諸子於尾張於紀伊於水戶爲三親藩使輔翼宗家班列三百諸侯上仍稱德川氏秀忠又

封其兄子及其子於越前於會津別爲松平氏世以德川氏爲宗族松平氏爲支族慶恕後更名慶勝爲尾張後慶篤慶喜皆齊昭子水戶後慶永爲越前後建言請廢條約奉敕旨而

諸藩烈士草莽激徒倡尊王攘夷之說者紛然起矣七月幕府乃黜齊昭慶篤慶喜命慶恕慶永退居時

帝屢詔徵三親藩及大老將軍奏令老中間部詮勝西上奏曰慶恕齊昭慶篤并蒙譴餘則幼弱耳諸番

及其入朝請垂咨問八月家定薨家茂任將軍大老并伊直弼益專擅帝乃特降內旨於齊昭曰將軍與外國私締

條約雖事不得已然未嘗奏取進止如此大事不以上聞非弁髦王章而何往日徵三親藩於輦下且敕

使奏列侯意見將軍依違不奉敕乃使老中詮勝西來如此則患不在外國而在蕭牆聞水尾越皆有罪

外患逼切而翦羽翼奈人心向背何朕欲合羣策羣力以謀國是汝宜竭股肱力糾合衆議以禦外夷侮

初齊昭素主攘夷議改革藩政練兵鑄礮以備海防家慶賞以黃金寶刀既而有譖之者幕府遽令退居

及美國刳盟幕府起用齊昭齊昭獻大礮七十二門然卒以主戰不與閣議合終廢黜齊昭既黜憤鬱不

得志於是其京邸監鵜飼吉左及安島帶刀鮎澤伊太夫等與鷹司家臣小林良典近衛家婢村岡謀周

旋諸公卿間左大臣忠熙內大臣忠香前內大臣實萬權大納言齊敬忠房乃同奉敕草詔遂齎歸江戶

時直弼諜悉其狀又偵知諸藩臣遊士贊成朝論誹議幕政乃大索執安島帶刀等二十七人十月詮勝

入京與關白尙忠所司代酒井忠義謀責令關白政通前內大臣實萬削髮執王人紀正恆等三十五人

尋入朝奏曰主上欲絕夷狄幕府敢不奉詔然王室霸府苟懷貳心事必無濟願姑緩之十二月幕府檄

致京囚於江戶命寺社奉行大目付鞠之

初幕府修大阪城夷天保山以置煩臺是春成令彥根起鑿於鞍馬口正篤之告東歸更敕曰須命大藩嚴太廟京師守及魯

墨入港幕府又命高松松山桑名三藩起寨查掛八幡鷹峯命安濃津備京師非常岡山鳥取高知成大阪荻戎武庫柳川戎界浦福井戎神奈川二本松戎富津

六年己未二月幽栗田

宮尊融親王命伊達宗城退居山內豐信亦告老三三月忠熙并辭官削髮一條久我萬里小路皆黜皆以

降攘夷詔於齊昭故也

明年八月幕府斷水戶獄大老等數齊昭以密奏京師私請赦書等罪遂禁錮之水戶并幽其子慶篤慶喜屏居太田資始黜作事奉行岩瀨願軍艦奉行永井尚

志西城留守川路聖謨等尋斬鶴飼吉左等八人餘禁錮流竄初有弼議刑老中太田資始諫之曰此輩所為亦出憂國至誠宜從寬典板倉勝靜佐佐木顯發亦諫曰若處極刑為衆怨府必生亂階直弼不從遂獨斷行之株連甚衆時人謗其濫刑比之漢黨錮明東林禍而人心益憤處士謀殺外人陰刺朝臣之禍疊作矣

兩奏職事諸公卿以慰外事之勞因敕曰嚮侍從詮勝入奏朕傳旨幕府再三今且欲觀幕府措置天下

物情卿等其注意

幕府尋奏獻金五千兩充御用額遺金二萬兩於公卿親王朝臣加關白尙忠職俸五百苞采邑一千石三月水戶臣及鹿兒島臣刺殺大

老并伊直弼於櫻田數以擅許條約諸罪

水戶佐野光明齋藤監物等暨鹿島有村兼治等伺直弼入朝邀殺於道提首而去或鬪死或自裁有自首者八人連署上書

曰直弼挾幼主恣威福擯斥親枝廢錮忠臣殺戮義士幽囚親王而反昵夷狄不待敕許擅訂條約臣等不能與此賊共戴天為天下誅之敢待斧鉞

是春下令徙諸商於神奈川

至夏開橫濱長崎箱館三港許人民貿易頒五國條約於全國禁以律書兵書公鑑武鑑城郭地圖及銅

屬賣於外船又令諸海船帆用白布艦上樹畫曰白旗以別外船遂為全國徽志

初畫日船標惟幕府轍漕用之及令列藩摸造

洋艦許用此標萬延元年庚申正月初英墨遣使促日本使節赴二國家茂遂延見佛使至是遣外國奉行村垣

範正新見正興軍艦奉行木村某目付小栗某等二百餘人於墨乘島津氏所獻太元船及墨人蒸氣船

而發至十月復命幕府遣使節於海外是為嚆矢明年遂遣使英佛墨蘭普六國七月英人入江戶議

設館於殿山品川家茂延見墨英二使尋見佛使英人二十餘名上富嶽幕吏百餘人普魯斯使至江戶

請條約不聽八月前中納言齊昭卒年六十餘齊昭嘗請開蝦夷語其臣曰往時太猷公戒長崎奉行曰

夷千島本我神州地而鄂人傲然據之豈啻尺寸實千古悲憤故當講鎮撫之術畫開拓之策移內地民

從事於開墾以固北門鎖鑰維新之後卒用其議又嘗上疏曰造三檣船數千百艘鑄大燗數百萬門往

來外國互市今海內共有四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寺毀諸寺鐘以鑄軍礮則兵足用足其論攘外謂當

以組練之師分屯衝要使彼就陸地決戰乃可以逞吾志亦深合時勢齊昭紹光國遺志常欲尊王請修

山陵復諡法攘夷之論實其首倡其已未發江戶詩曰白髮蒼顏萬死餘平生豪氣未全除寶刀難染洋

夷血却想南陽舊草廬有識爭誦之及卒浪士三十餘名夜詣薩州邸呈書曰水戶既死海內除貴藩無

可依賴者願屬貴藩為攘夷先鋒問其姓名皆不答薩藩啓之幕府幕府

命置之其邸其後倡尊攘論者多其遺臣甚至奉齊昭木主以稱兵焉 八月有人要殺墨使書記比由

斯堅於三田幕府大索之不獲明年幕府與洋銀一萬元於其母十一月箱館奉行堀利熙屢諫老中安

藤信正不聽遂上書以死諫略曰墨使日詣貴邸專論我政務閣下共被同餐尊之如師又結為兄弟權

侍婢閣下伴為壘簪而不問殿山築館臥榻斯眼閣下亦剖其無他甚則渠論廢帝事閣下使國學者索  
舊典僕竊聞之血淚灑雨鐵腸若裂天下士皆欲食閣下肉彥根元老豈非前鑑是僕所以為閣下肝腦  
塗地而不辭也臨絕之 文久元年辛酉二月水戶藩士子弟脫籍屯長岡驛嘯聚無賴至千八百人移檄  
言幸鑿哀鳴死且不朽  
曰紹故黃門遺志以舉義旗一將率水軍略橫濱燒館鑿夷一將率陸軍入江戶誅吏之許互市者江戶  
戒嚴命慶篤追捕又遣小普請講武所士三百餘人於橫濱守蕃館命諸侯備東禪濟海善福諸寺皆洋  
館也五月水戶亡命有賀重信榊鉞三郎等十四人襲東禪寺英館揮槍傷英卒三人幕吏及郡山西尾



衛士驚起互鬪殺傷衛士十餘人幕府賞衛士命水戶捕餘黨既而召諸藩議水戶獄重信英使責老中

安藤信正曰政府萎爾不能制彼亡賴我自問其罪先是戊午七月亦有人殺魯人二名於橫濱與佛蘭兩使將以兵逼信正

等力懇事裁平自是英置兵橫濱戎裝赤目曰赤隊明年與英死者親族洋銀三千元六月幕府命新庄

桑名松山守神奈川蕃館尋命姬路松代守橫濱七月英人來請曰自神奈川至長崎箱館洋多暗礁願

測量海底幕府許之令外國奉行屬吏入英船與俱告沿海諸藩縱英人上陸及圖成殞於諸藩二年壬

戌正月有人要擊老中安藤信正於阪下門傷之亦斥其親昵夷狄等罪信正多搆家臣自衛傷肩僅免刺客七人格鬪皆死檢屍各懷

書略曰安藤承井伊氏後奸謀詭計過之十百歲侮朝廷親昵洋夷與京尹酒井謀幽公卿正言者廢君臣父子之大倫溺夷狄禽獸之汚俗又命國學者索廢帝古例將使大將軍蹈北條足利轍大逆無道臣

等為國當是時朝廷決計攘夷幕府逼於強敵不敢奉詔乃大張威焰削親支錮公卿戮志士又諷令諸

家誅之侯之持異議者退隱辛酉十一月令鍋島齊正退隱於是朝野皆失和三月長門藩毛利慶親上書幕府謂王霸相和本

也諸藩開鎖末也國本立則開鎖之權在我請翼戴天子協和眾心以固國本又見老中久世廣周曰自

黜鍋島氏大藩失望各自為計萬一有挾天子以號令四方者何以應之廣周等愕然慶親視少頃曰

為今之計有春岳即慶永為大老刑部卿即慶喜為輔佐以洗弊政耳慶親因薦其臣永井雅樂熟於京人幕

府召雅樂厚遇之授密旨入京師四月雅樂上書於議奏大納言忠能陳時勢不可已請赦許條約不聽

雅樂頗有學術所條陳洞悉時勢然當時脫藩士輻輳京畿出入縉紳門交咎雅樂遂不得要領而東歸

長人在京者惡雅樂欲刺之雅樂謀知取道中山道來原真藏為雅樂副及歸屠腹遺書曰調停王霸卒

以扞柝自許忠義今反爲不忠不義故以死謝明年雅樂亦以事自裁時薩摩藩島津久光亦密奏入京上疏曰戊午以來幕吏恣許互市

親如三家尊如上公持攘夷議者輒加屏黜志士亡命結黨或刺大老或戮醜虜遂欲起義兵幕吏肆其

威棱苛猛如虎而士氣益激勢日益甚臣恐其釀亂陷夷術中與諸臣議將東建言於幕府途遇處士欲

迎臣舉事臣諭令俟命敢請處分朝廷因留久光鎮京師初浮浪魁平野國臣轟武兵安積五郎有馬新七等二十餘人倡尊王攘夷之說於攝播同盟

至數百人相謀曰烏合舉事孰與依賴大藩久光將赴關東過姫路國臣等投之曰近日幕府蔑朝命親

外夷臣等憤激將戴我公以解諸公卿幽屏據大阪彥根二條三城下令七道奉皇駕於函嶺東問罪幕

府并殲滅醜夷請公察微衷奏之朝廷久光諭留伏見自以士卒千餘人入京師旣而薩之亡命在大阪

者憤久光過鎮重興諸浪士相率將逼京師久光乃遣藩士要之伏見遂激論鬪爭有馬新七以下死者

八人藩士亦蒙創初所司代酒井忠義呈書傳奏曰仄聞西國亡命嘯聚於大阪兵庫唱暴戾之說苟公

卿密通其謀必有不測變萬一有逼輦下規威劫者下官當竭力誅夷之及伏見變起上下騷擾忠義等

倉皇遁由是所司代威令墜地處士橫行殺伐之風大起詔曰關東奏請限十年絕外夷汝其奉旨運謀以張國威旣慶親復上書幕

府曰近日列藩游士不經幕府而直奏天朝苟有奉詔要關東者當釀羣雄割據之勢將軍宜朝京師會

列藩議國是大事奉詔以行使天下皆知公議所在將軍尊朝廷則天下皆尊幕府矣五月蜂須賀茂韶

亦上書幕府略曰昨日之歷今日不可用許外人互市亦非失算而恨其不當歟何也先拒而後許彼旣

以要挾遂志則所求皆挾勢而來何怪彼之傲很不馴乎茂韶恐我清淨土陷爲腥羶域今游士嘯聚闕

下人心向背亦已可見側聞敕使東下王室之親疎皇國之安危係矣轉禍爲福在今日生釁釀亂亦在

今日事機一去間不容髮請選非常之人以處非常之事若松平春岳鍋島閑叟藤堂高猷伊達春山皆

日本國志 卷八 二十二

宜使之參朝議磨下之故源齊昭故烏津齊彬前所建白多可參酌宜引三家三卿以陳意見優待大藩

以備諮詢又曰海防大事請命海外各國造十數艦使磨下土人就學操船或巡視北邊魯西亞境或航

朝鮮廣東香港呂宋瓜哇諸島以熟海路置造船鑄砲場於五畿七道每道三所使工人學習技巧如此

庶可興內治而禦外侮

又曰將軍宜入觀謝釐降之恩曰皇宮供御宜倍舊額曰宜修歷朝山陵曰四方游士憤受外侮遂犯幕法其情可恕其跡可憎請寬假之使各歸其藩其餘尙數

條藤堂高猷亦請入朝以慰天下望權宜以寬游士罪攘夷以盡將軍職幕府皆納之時有詔召慶親西

上與烏津氏同鎮處士烏津毛利氏既居京東西相周旋家茂乃先後釋慶怒慶喜慶永及山內豐信伊

達宗城罪尋奉詔解粟田宮鷹司近衛一條久我萬里小路等幽屏朝廷又遣左衛門督大原重德奉詔

東下烏津久光及毛利家宰等從之五月十日詔至略曰今外夷益猖獗幕吏誤措置天下騷然萬民將

墜塗炭朕仰恥祖宗俯愧蒼生幕府奏曰近以人心不協故不能舉膺懲之師苟降嫁皇妹則齊心協力

以攘夷朕特許所請幕吏乃連署奏曰限十年必奏攘夷功朕甚嘉之親禱諸神以待其成客臘和宮東

下朕告國政仍舊委幕府惟外事實關國體故使奏聞而後定且命二三大藩參預其謀幕吏依違未奉

行既而薩長列藩及西海南海各處土蜂起建議凡所密奏雖畢出於忠誠憂國而事甚激烈朕召老中

久世廣周西上又遲遲未行幕吏因循偷安失撫馭術恐國家傾覆立至矣朕日夕憂懼朕欲使德川氏

恢祖先功業張天下綱紀因命三事其一使將軍率諸大名

謂諸侯日本通稱

入朝議治國家攘戎夷上慰祖靈

下順民心其二依豐臣秀吉故事令沿海大藩五國爲五大老以整武備其三使一橋刑部卿

謂慶喜輔佐

將軍越前中將

謂慶永

任大老職行內外之政則必不受左袒之辱將軍宜撰其三事以行其一家茂因

理裝西上是月英人上書幕府言小笠原島非日本有幕府先已遣水野某巡察乃引證據答之六月松

本臣伊藤軍兵殺英人二名於東禪寺而自殺幕府罷松平光則警衛出軍兵屍以謝英尋以洋銀三千

元與死者族

軍兵居常慨光則警衛洋刺欲以事致仕會更成之日英人無禮軍兵憤恚遂及難

八月敕使重德西歸島津久光護之先發途過生

麥英人馳馬衝久光前驅衛士誰何不聽怒馬直過衛士遂殺之

長人桑原良藏入橫濱欲斬外夷見捕自殺

十一月又敕三

條實美東下詔曰朕於攘夷議萬變弗渝然人心不一則事不集朕欲布攘夷詔於天下若策略則將軍

職掌其集思竭慮家茂對曰攘夷臣職也然須令列藩養銳待賊臣明春入朝再奏方略三年癸亥正月

魯人來江戶告曰英佛將舉兵來而諸浪士在京攝關坊方以攘夷促慶喜慶喜曰待將軍入朝浪士扼

腕而退遂殺千種家臣投首於慶喜館曰爲攘夷血祭又殺池內大學梟首於大坂難波橋榜曰是通夷

賊又投一首於山內豐信館書曰是亦助惡者今攘夷詔下公之舉措安危係焉微者之首敢供轅門肥

後人轟武兵長門人久坂元瑞寺島忠三郎士佐人武市半平大等詣關白邸逼之曰慶喜慶永已入京

而屢延攘夷期朝廷亦置之不問臣等憤激之餘或不能顧尊貴欲血刃以祭軍神關白大驚報之各藩

大納言實德中納言季知少將實麗大藏卿隨資等亦促關白以攘夷關白報之慶喜慶喜與容保慶永

豐信答之曰待將軍入朝而後決尋詔公卿及在京諸藩早奏攘夷功又用武兵等言詔洞開言路遴選

參政特置關國事一官撰當時公卿有名望者為之一月英佛軍艦相踵入橫濱十九日以書逼曰願獲

島津三郎否則取償金六十萬圓於政府別取三萬圓於鹿兒島區區者不余昇則當以礮火鳴冤請自

今限二十日賜答江戶戒嚴命間部詮實守殿山津輕朝澄若城某守越中島松平信庸事報京師詔在

京大名曰英人至橫濱問生麥事有藩屏任者其各就國整兵乃令前田齊泰備京師軍糧毛利慶親備對馬援兵軍糧因罷其武庫成松平慶倫

龜井茲監中川久昭代之德川茂德戊二見浦與安是月十三日家茂發江戶三月四日至京帝幸上下

加茂廟親祈攘夷家茂率諸侯扈從初家茂未西豫詔在京限十日以攘夷期逼也既英事日急有燒品

川高輪之說東人日勸家茂東歸德川慶恕上疏曰君臣和而夷可攘諺曰去者日遠臣恐費開不如緩

將軍東歸慶喜容保亦說輔熙實美請留家茂帝燕見家茂待之優渥曰業既委萬事當在此指揮大名

家茂感喜島津茂久臣本多某獻十策於闕下曰築大阪外城引淀河為渠其規模倍豐臣氏四面起煩臺諸門設大銃數十曰尼崎岸和田兩城為大阪羽翼大阪制開周池築煩臺集攝之兵

於尼崎泉之兵於岸和田曰和田岬築八稜城亦徵不沿海諸國之兵守焉曰自安治川木津川至山崎

八幡峽連築煩臺曰令武庫界浦市人徒京師曰紀伊阿波淡路遣公卿各一人巡視其海防作圖奏之

曰沿海各國建土著戰守之策勿勞奔命曰武庫界浦等處及其他要港置軍艦其十請大將軍留京指

且攘夷期近願賜數月暇因留書明日就四月詔家茂令十萬石以上三藩同戍京師代以百日家茂詣

關朝廷決以五月十日為攘夷期家茂勉奉詔布告諸藩而心知不可既而帝行幸男山欲親授攘夷節

乃於家茂闕白輔熙左大臣忠香等皆扈從焉家茂臨期稱病因召慶喜欲授之慶喜窮感俄稱病下祠浪士等聞之怒曰咄惰夫不足與有爲遂請帝親征願爲先鋒朝廷暫慰藉之既而慶永爲浪士所逼知攘夷難行上書辭總裁職

遽歸就國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等皆就國時英國償金議久不決薩人上書幕府曰聞英人逼政府欲得吾族三郎而甘心苟

授首而解難固所願也然英人失禮於我我故斬之曲在彼而反求償何舛也三郎欲授首於兵間敢請命公卿亦主張不償之說既有傳聞英佛寇攝海者時德川茂德留守江戶驛騎絡繹促家茂東歸既而

慶喜長行等小笠原長行亦幕府老中奉攘夷詔東下英佛益逼幕府老中欲踈家茂歸五月老中多稱病無一人視

事茂德乃親自西上慶恕又使人要之途茂德入名古屋城亦稱病幕吏已再四延答期欲再延則無辭老中松平信篤井上清直等遂授償金券於英人會長行至欲先鎖港而後償金老中不聽長行獨至橫

濱告各國公使曰我邦獨立久矣邦人皆不喜外交故京師命幕府鎖港止貿易公使等答曰吾輩奉國

命通商此非吾輩事當遣使本國議之然結約復破各國將問背盟罪日本何不達字內形勢之甚幕府慮英

佛生變宣布市民民爭逃避舟車搬運府下大騷慶喜在途聞償金議決飛騎止之既知勢不可挽乃入江戶出償銀四十萬圓

於英事始平京師聞報公卿譁然秉燭會議徹旦不決先是毛利慶親奉朝命大修下關堡是月十日戊

兵發庚申艦礮擊墨船於田浦洋中墨船亦發煩入夜大雨海面昏黑彈多不達戍兵又放一艦交戰數

刻墨人有死傷者遂遁家茂時巡坂攝海防及歸京攘夷過期東報未至兩奏讓幕府慶恕等對曰遣使

促之尚遷延則命將軍東下慶喜亦自東上書曰臣未見攘夷勝算幕吏疎臣為包藏禍心臣內外煎逼

恐負聖恩請辭職朝廷不允六月三日家茂入朝詔乃許東歸初下關兵與蘭船戰互有死傷是月墨艦

來襲破庚申艦礮臺亦毀尋佛艦突入毀赤馬關壇浦杉谷諸礮臺上陸放火前田村長人短兵橫衝其

隊伍苦戰僅卻之幕府令中根一之丞等乘朝陽艦至長詰問長人不服并殺幕使當長人礮擊墨艦小倉對岸不援墨亦不

侵長人責小倉曰鄰國之義緩急相援今閉戶不救是背攘夷詔也此後我礮擊夷艦對岸咫尺不保彈

丸不及願勿責我小倉人曰將軍在職幕命乃敕命不敢為輕躁之舉彈丸之及不得從命自是倉長有

隙一之丞等過淡路岩屋洋德島藩長板真治誤認為外舶發煩後真治屠腹謝罪一之丞等將赴小倉

過田浦長人礮擊之下小艇詰問長人答曰幕艦模洋式故擊之不則誤認洋艦以為我艦可乎一之丞

與鈴木八十五郎入詰長事長重臣答曰奉朝命幕旨當是時朝廷已下攘夷詔幕府密主和議而長人

焉爾何敢擅手拘留二使遂暗殺之幕府遂大惡長藩特賜紅白御旗於毛利慶親賞之

已開兵端乃詔賞長人果斷又命以少將正親町公董為監軍傳攘夷應援之詔於諸

藩曰兵端已開苟袖手旁觀非皇國臣民諸藩其一心敵愾互相聲援以雪國恥遣公董於長防及鎮西水戶會津伊達細川池

田山內有馬等親兵從之尋筑前肥前諸藩馳使至秋城老中信篤正直等謂事難施行且并絕和蘭六月

曰貴國復有寇必致援軍淺野茂勳亦欲援之請就國何也七國謂英法墨魯葡及葡萄牙魯士

詔讓幕府私盟曰鎖港限三十日苟七國不退則攘之老中信篤正直等謂事難施行且并絕和蘭六月

二十七日英人帥七軍艦抵鹿兒島曰生麥之事已與政府平然主謀無罪事不平請贖金三萬圓養死

者妻孥不則得主使者薩人對曰殺人者死萬國所同俟捕獲亡命敢不伏辜然衝大名鹵簿我亦有法

禁與足下辨曲直而後議養妻孥七月朔英人奪蒸氣船三及琉球船二焚之薩兵大怒乘大風雨邀戰



英艦一不動其六折旋自如指岸礮擊丸無虛發碎礮臺及礮數十火及鹿兒島市延燒數百戶薩兵亦礮傷其艦殪二將死傷者數十人薩士乃乘飛舸入英船乞和英人卽止戰薩士附英艦至橫濱請金二萬兩於幕府與之事乃平

初薩摩撰壯士五十名僞賣菓船謀分入英艦刺其船將陸兵應機一擊鏖之成乃返之英艦過攝海時鳥取人襲擊之

以風浪大不得近計終不成及戰英一艦不遑拔錨絕繩而去薩人奪錨至和英不戰而去後鳥取將亦屠腹謝罪云八月詔大坂城代曰蕃艦如來急擊勿失幕府下教曰既奏請

見許必勿浪戰時詔教齟齬率如此毛利慶親已開戰欲殞攘夷親征詔於天下奏請行幸大和帝遂詔

曰拜神武天皇陵駐蹕春日山議親征自帝命薩長土三藩留鎮京師諸侯望風朝者八十餘國幕府奏

請以松平容保爲守護職帝亦命留鎮而薩長土勢最强相傾軋朝臣各分左右祖又恐浪士主戰者縱

橫擊會行幸議決忽有流言謂長人當乘行幸火大內奉駕函嶺東征幕府朝議忽中變是月十七日

夜半親王尊融左大臣忠熙以下盡朝決議召守護職所司代徵兵備非常議奏傳命鎖九門令薩摩會

津因幡備前阿波米澤淀分守之停公卿十三人參朝召大納言實德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光愛等尊融

傳詔曰議奏關國事等信長人詭激矯詔旨圖不良天皇震怒親征非叡旨也十八日遂詔停行幸免長

人戍兵長人乃挾中納言三條實美等西去容保等仍備非常詔曰近者詔令眞僞錯出十八日以來詔

乃實出朕意四方其體之九月命親王熾仁爲攘夷別敕使既以關東奏鎖港停之十一月朝廷詔諸藩

曰鎖港待幕府指揮勿輕舉妄動主攘夷者聞之不懌曰朝議復陷姑息矣相率奔長是月家茂遣外國

奉行池田某河津某目付河田某等於英佛諸國圖鎖港事

先至佛說鎖港佛不容某等目擊海外交際日盛有所悟遂不願說各國明年八月歸具

陳其由幕府責其辱命削官祿

十二月二十七日家茂復乘軍艦入朝元治元年甲子正月十五日家茂入京總裁松平

直侯等從之二十日家茂率諸大名朝獻詔家茂曰朕愛汝如子汝親朕當如父醜夷不可不懲然不可

輕舉暴動宜以實心行實事汝上策略朕詳察可否以定不拔之國是又曰暴虎馮河非朕所好而三條

實美等不察大勢矯詔親征欲討幕府長人遂礮擊夷舶暗殺幕吏勾引公卿其罪大矣然皆朕不德所

致自今海內一敵愾絕外交以副朕意其他賜詔者四十餘藩時謂之翻覆綸旨

自三條實美等西去詔視實美當禁長人入京

慶親父子上書曰臣尊攘之志始終不渝開親征詔下距躍三百欲為先鋒何圖詔停行幸罷臣宿衛臣

為讒言所中傷九天為証無以自明臣今不敢詣闕自陳惟堅奉前詔一意攘夷以死報國島津久光入

朝亦奏曰八月之事臣不勝悲痛朝令夕改衰世積習請察時勢人情建不拔之基臨事紛紜良法奇策

徒屬無用幸詔列藩決大計池田慶德奏曰嚮臣聞之大臣兩卿信攘夷之詔始終不渝慮一惑天下

得窺九重淺深而不信朝命夫七卿毛利氏之觸朝譴雖非無故然要之導奉獻旨為攘夷嚆矢足以償

越境之罪苟奉詔攘夷者蒙嚴譴則人人解體將曰不如因循姑息之為愈是自開瑕罅陷於夷術中也

敢請許七卿及毛利氏入京以明示積年攘夷之旨一海內人心長岡護久與其弟護美奏曰要港已開

而夷欲無鑿朝廷主決裂幕府主游移至於鋼公卿戮志士而國內之隙開矣慶親初念在協和幕府以

戴王室顧朝旨幕命未盡善是以激烈之徒說七卿等輾轉相激爾如聞長人固執十八日前詔為真敕

十八日後詔為偽敕然則其不奉幕命必矣請召慶親父子或重臣至大坂下敕諭之使奉幕命然後責

其罪彼必低首屈服否則釀成內訌恐

外人乘釁其餘上疏論事者二十餘人四月詔家茂曰汝入覲列藩亦會同今後宜政出一途以示人歸

嚮攘夷鎖港必奏爾功若實美慶親等處置一委之汝

先是朝廷置參豫以忠熙齊敬尊融及容保慶永久光豐信宗城護久等為之既而更詔有事乃參

朝議以委將

軍一政權也六月大納言實良奏曰朝廷下攘夷詔而將軍以鎖港奏公卿諸侯東西奔走皆志在攘夷

朝議以委將

將軍與慶喜既奉詔然入則奉書出則忘戰臣不解其故大原重德亦奏曰今天下洶洶懼敵旨中變臣

決知其不然特請變鎖港爲攘夷布告中外以示必戰定民志不報八月幕府下教征長門

初長藩土屢上書乞宥慶

親父子罪弗省諸士決議曰除君側惡餘無別策於是其老福元們等率兵犯闕容保糾諸侯兵討平之七月十七日下征討詔尋削慶親父子爵

部署肥筑薩藝等二十一藩以

德川慶勝爲總督時各國欲寇長報怨公使會議於橫濱及聞幕師征長遂命將先攻是月五日有英佛墨蘭艦十八艘入豐前洋寇馬關礮擊前田壇浦煩臺長人應之彈丸交注礮煙蔽海日暮交綏六日再戰長人不利徹守走四國兵上陸進至板谷長人襲敗之殺十數人七日四國兵據山狙擊長人力拒迭有勝敗而長人鉛硝既盡不得已約和各國船長責前事長人對曰奉朝旨幕命耳出證左謝之乃定約

撤戎罷築礮臺曰嗣後縱外舶來往下關許購石炭薪水食糧遇颶風許上陸償金則俟與四國公議處

以公法媾乃成既而各國公使逼幕府曰長事須償金三百萬圓取之長人乎抑問政府答曰政府取彼

與之各國公使日夕督促既幕師攻長人伏罪明年正月遂徹西征之師慶應元年乙丑五月幕府以

長人內訌再征長家茂親督師於七月入京九月各國公使自橫濱航入攝海老中阻之不可徑入武庫

佛公使上書幕府曰訂約久矣以王朝諸侯持異議內亂騷擾馴致遷延今薩長已通好於英均許開港

而政府反議鎖港何也莫使欲面議將軍將軍不遽諾故不得不以師從佛深爲貴國寒心今不許條約

則造礮鑄艦之術不傳其何以強兵一敗再敗勢不可問不如請赦許卽開武庫以解諸國感家茂大恐

因奏請讓軍職於慶喜別疏曰今宇內互相往來萬里之大彈丸之小無一國能閉關拒人者獨我國遷延退避畏之如虎何以持國體自墨使入下田迭奉聖旨拒絕外交然臣家茂亦面奉明詔戒輕戰於今八年矣西征事起臣入阪城不圖夷艦突進武庫要條約赦許今內憂外患逼於臣身非當臣身皇國臣民同此禍厄海防何者足恃與各國戰幸而小勝環海皆寇生靈何辜臣身存亡卽置之不問臣誠不敢知寶祚安危如何臣不勝痛哭願賜赦允以舒目前之禍疏已具令德川元同入京家茂遽發大阪至伏見治歸裝諸將士視急爭從道路繹騷慶喜在京聞之大愕卽夜與容保定敬單騎馳起伏見面議而還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等亦連署奏請赦許詔問諸藩多許之者五日家茂乃入朝令傳奏飛鳥井雅

典野宮定功賜赦於家茂允許條約然猶不許開武庫幕府宣告中外外艦乃去

幕吏以赦示各使英使見書中兵庫仍不許開

港語遽起取書怒裂之擲於地曰使臣之職違約而已他非所知幕府乞援於佛使請爲調停於是老中連名作書曰兵庫開港其責在大君已委水野和泉守請至江戶再商各使乃歸橫濱

自戊午

結約朝野謗議至是乃得赦裁家茂遂駐大坂命將西征有佛艦過馬關曰佛已與政府盟不得不援政

府討叛者今將赴長崎請歸路報我及長攻小倉佛人詰長人長人曰幕府屠我大島燔我聚落殺戮亡辜小倉負鄰交啟東軍我何得唾面不報會英船來居間和解佛人乃去或曰幕府私囑佛以劫長也尋

英人率軍艦及測量船各一泊宇和島伊達宗城遣吏接之對曰政府無悔約意英豈有異志二年丙寅

七月十一日將軍家茂薨於軍布告列藩旋征西師詔以慶喜爲將軍十二月帝患痘崩今帝慶應三年

丁卯五月詔開武庫港先是各國公使自武庫至大坂賀將軍襲職且促開港慶喜奏請曰曩先帝明察俯允條約然猶禁開武庫先臣家茂豈敢違旨而不以布告者以開港之期載在盟府不可渝也苟或失信各國將以兵戎問背盟之罪我中世以還羣雄割據互相盟誓每灑血爲書然當城下窮感肉袒求和輒以爲姑許紓禍以待後圖當歃血之初已萌背約之意故已盟復寒視爲無足輕重之事然不可施於今之外國也今萬國交際首重締約一語已下山可移海可覆而約不可廢故約中一字之墨萬民之膏血係焉利害所關不可不慎今之條約誠有失便宜者而非開武庫港之謂也臣聞英美普佛各相往來環球而居雖異宜異俗而橫目圓顛均是人耳旣無彼此卽謂之同胞可也萬國和會我日本乃欲獨立海中閉門拒絕能乎不能一締條約互相維繫強不得凌弱大不得併小故西人謂條約尊於法律法律所以治一國條約所以綰萬國鄭重如此臣敢披赤心保其無他伏冀陛下詳古今之變察宇內之勢從已許條約特開武庫以昭國信揚皇威朝議以先朝所禁詔詢列藩淺野茂長池田茂政池田慶德稍持異議其他均謂可許遂許之幕府乃定本年十二月爲開港期後又改期明年三月方是時幕府大政皆仰朝旨而慶永齊正豐信宗城久光等各參大政尋豐信上書幕府曰比年以外交釀內亂東西分擾無他政出一門也方今大勢一變不可墨守舊規宜奉還大政於朝廷與萬國並立基業十月將軍慶喜遂奉還政權十二月九日朝廷下詔曰今日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明治元年正月十二日令四方曰曩

德川慶喜怏怏失望敢以兵逼京師今以親王熾仁任征東大總督授錦旗東征初慶喜之叛諸國公使在兵庫下局外中立令禁其人民勿援東西師勿鬻兵器及慶喜東走又告公使曰日本天皇親執政權自今以京師為政府二月會各國公使於大阪本願寺文武諸官盡列外國事務官少將東久世通禧少將伊達宗城傳命曰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責在吾輩自今日始請遇事協議以慎邦交我天皇欲見諸卿公等其待後命公使等答曰固所願也然聞征東師起吾曹將避亂橫濱倘天皇賜謁願勿延宗城曰余為外國人居留者保無虞莫以為念公使曰然不欲曠日或曰延夷於闕下如物議何參謀等笑不對三月朔英佛米蘭諸公使入朝拜謁天皇賀大政復古盛典是日儀畢帝臨太政官以五條會諸侯盟誓其末曰求知識於寰宇以振起皇基遂布告全國於是外交事略定京人相賀而是時攘夷之說未息當各使集兵庫時備前藩王過神戶或犯其前驅遂發礮攻擊互市場各國咸怒盡奪諸藩輪船之泊於神戶者土佐藩兵守界浦又礮擊佛國十六人或死或傷佛國聯各使以五事要朝廷概徇其請曰急戮暴徒曰償金

十五萬圓曰外務長官亟致書謝罪曰土佐藩主亦謝罪曰不許土佐藩士佩刀入市場二日不允則徑行吾意廷議慮開費遂執土藩士二十人賜死於妙國寺佛人亦來監刑各以次就死屠腹如劊水佛人

不忍視至十一及英使入朝又有刺客要擊於途傷護衛兵即擒暴徒處以梟示先是以攘夷得罪者赦令自裁依舊例引刀剖

人合掌退去

腹暴徒視死如歸轉以為榮犯者踵起及是從英使言皆削士籍處梟刑以示辱也維新以後此風仍未大有張示於日本橋者曰外人近益跋扈縱馬橫馳往往傷人不顧見之而不拔刀即非日本男子甚至大學南校所延英人教師駐劄箱館各開港場仍屯兵守護幕府時所設名曰別手組維新後仍不撤至明治五年始廢而英佛二國之獨逸領事亦遭害政府嚴禁始息

各留兵千五百人於橫濱以保護己民至八年始撤去維新之始管外事者內外交謫而東久世通禮伊藤博文後藤象次郎等竭力彌縫漸覺相安於是朝廷益銳意外交先下令有約各國凡有往來國書及

宣告公文君主之國概稱皇帝民主之國稱統領當鎮港時沿舊習見外人輒目為夷狄或斥為異類將軍自稱為日本大君稱他國曰某國主及是盡廢君主

之稱概尊為大皇帝或大統領著為令所有前禁耶穌天主二教之在地踏像當道豎牌概撤廢先是幕府於長崎設耶穌像令登岸者踐踏之又通

備大道皆有豎木牌示曰禁止切支丹宗門王政復古更書曰禁止切支丹邪教各使請刪去邪字又改曰切支丹宗門仍依例其邪教應嚴禁禁改約論起各國復互相議曰日本法律仍禁耶穌教背宗教自

由之義實為文化半開之國豈得比於泰西得平等權利乃將所豎禁牌撤去仍無弛禁明文其依照天主教法行葬禮者仍不許當舊幕時禁教極嚴教徒皆潛匿不出及外船劫盟死灰復然遂邀集教徒數

千人於長崎之浦上村公然聚會幕府捕繫之佛人力請釋放乃分配三千餘人於各藩責令約束雖教師復請之公使求為赦免而政府謂天草之亂教門實為國政之靈不能曲從其後漸次寬禁亦以外使

諍論故也既廣開各國語言文字學校復遣子弟之秀異者官吏之諳練者留學於外國已通商矣有吉田寅次郎欲私附外船往

各洋幕府猶處以禁錮後漸弛此令幕府先遣榎本武揚德川昭式往外國名曰留學生而薩長大藩亦選俊才竊往中如伊藤博文井上馨鮫島尚信森有禮吉田清成輩皆在其中學成歸朝值變革之際咸

破格擢用維新之初各朝貴侯封爭遣子弟往學明治元年初改兵制練海軍變刑法研醫學架電線數海外留學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八人五年大抵千餘人

鐵道創辦之始爭聘外人為先導外人應募而來踵趾相接幾徧於國中自政府屬官逮於私學校各社會各製造所荷採用西法者咸

雇西人此輩來者咸稱御雇教師明治初年意謂取長以補短速三四年則皆欲舍舊而謀新風氣所趨聘書絡繹明治六七年間所聘外人大約六百人以上至十一年漸少猶在二百人以下脩脯之費約

計殆過千萬圓云外務日繁政府乃分駐公使領事於各大國明治三年以森有禮使美鮫島尚信使歐洲是為

魯及澳大利亞意大利二國又分駐領事於英之倫敦新嘉坡魯之哥爾薩浦鹽斯德米之桑港紐約佛之馬塞獨之伯林等處

已漸察外情思恢復已失之權利而外



人尚干預內政或故犯日本條規或強迫日本遵行如游獵規則外人多游獵內地者日本制令民人禁

者得拘禁之而巡查拘而防疫法明治十二年長崎瘧證流行即霍亂吐瀉西語名爲虎烈刺者也此病

致之領事者多以無罪免防疫法最易傳染日本仿西法以定規則凡有船由長崎來橫濱者先泊相州

之長浦遣醫檢視用各種消毒法驗明無病者乃放行商之各使無異議惟獨逸有船來不服檢查破例

駛入謂所定規則未善也外部不得已復與各使協議將規則改定各使乃布告其民使遵行此案出而

日本論者蓋謂外人侮日本均不得行其志然整理內政頗有規模外客來游者如英國皇

我不留奴隸我邊鄙我云年 國皇子五 伊大利皇族六 德國皇孫十一 美國前總領格蘭脫優加敬禮頗獲聲譽格蘭脫臨別告國皇

卓然獨立毋使外人干預內政並願與英米諸紳設立東洋友會力禦外侮云 外政亦有進步如割樺太全界與魯西亞尚易取于島初王戌秋

平某使魯以樺太一地委奴以色列兩種人分處欲限北緯五十度定兩國界魯人爭曰烏得以此地爲

貴國有以輿論言之謂之滿洲屬島可也且四十八度以北未見委奴人種乃欲分五十度乎此土無界

可定然疆場之邑或彼或此亦非我所好我在下田嘗與貴國約人民雜居貴國置不問曰他日目擊實

地以議無已今以阿丹和港界之二人察其言有奪全島意然茫乎不辨地勢乃立券約就地勢定界幕

府請命熟地理者檢之居五年使節未遣魯遂大起土功拓樺太島事開幕府大驚乃遣小出石川等至

其京都執舊券議就地勢定界魯若爲不知者欲以千島代樺太蓋謬以千島爲魯有也小出等讓其食

集之區林木掩蔽之處不得妄發銃犯

即霍亂吐瀉西語名爲虎烈刺者也此病

最易傳染日本仿西法以定規則凡有船由長崎來橫濱者先泊相州

格蘭脫臨別告國皇

初王戌秋

竹內某松

釋秘魯備役

經俄皇公斷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外人多游獵內地者日本制令民人禁

即霍亂吐瀉西語名爲虎烈刺者也此病

最易傳染日本仿西法以定規則凡有船由長崎來橫濱者先泊相州

格蘭脫臨別告國皇

初王戌秋

竹內某松

釋秘魯備役

經俄皇公斷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外人多游獵內地者日本制令民人禁

即霍亂吐瀉西語名爲虎烈刺者也此病

最易傳染日本仿西法以定規則凡有船由長崎來橫濱者先泊相州

格蘭脫臨別告國皇

初王戌秋

竹內某松

釋秘魯備役

經俄皇公斷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其全國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條約維新之初雖照

議水戶孝允及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爲副使專議改約兼察各國政事法律商法教養兵制等事先至

米國議不合 原約以十年爲期明治五年五月卽爲改約期已至米外務卿曰此大事非空言可辨必須

仍往米 及大使歸朝益銳意改革值西南變亂待事定乃與各國公使協議意欲增加輸入凡內港貿易

謂專在一國中來往 不許他國船侵占旋與米國議改 關收稅章程由日本政府自定日本內港貿易專

由此港至彼港也 屬日人復言此約俟各國改約後卽日 至十二年又將關稅改正稿出示各使 英使詢於橫濱兵庫大

施行然此各國未就範故不能實施云 舊約非不可改但當訂正細條目已耳其大綱不得廢也謂增加輸入稅既輸入矣已入日本人之手而

重課之楚人得而楚人失何利之有因加稅而輸入驟減吾輩之害也已加稅而輸入如故於彼又何利

焉利不百不變法何改作爲謂廢棄輸出稅以此勸工以此務財以此訓農使物產日盛彼之利也若以

此抵償輸入所加之稅示惠於外人殆不其然日本絲茶價之高低悉操於歐洲市場於東洋成本之重

輕無與也吾輩但從中逐什一之利耳所減之稅不能認爲吾輩溢出之利也海關稅則之權由日本自

定誠慮日本政府謀己而不顧人如美國之保護稅竟值一而取二年來貿易已漸覺減色如施行此政

行且閉關矣若兩國協議准物之精粗價之高下以定一平均稅則猶之可耳前定關稅以日本舊行之

一分銀抵算殊滋不便今日日本已自造金銀貨望以各國同等同量之貨一體收用日本政府欲自專本

國內港貿易之權商舶來往多則貨物之轉通易官民均受其福今三菱會社自專其利而以外舶之搬  
運爲禁一商會之利耳於全國何利焉多開新港以通商此兩國公共之利而現行規則不許外人在內  
地居住貿易望並弛其禁均許其自由庶與歐美無異日本內地尙多可開之鑛應興之工業願移外人  
資本以代與大利至於外國已經注冊之貨有名之牌號獨賣之權利願極力保護毋使日本人僞託妄  
爭年來日本紙幣製造甚濫願設法限制勿使搖動市場有碍貿易此皆吾輩所望各公使忠告於日本  
者也日本大藏卿亦詢於東京大坂長崎之日本商會亦議復曰現行條約內外胥受其害舉國所共知  
也增加輸入稅以減輕地租保內港貿易之權毋許外人船舶侵占庶可舒民困而勵商業初結約時海  
關收稅以幕府之一分銀計算外人貨幣不論其成色之輕但以分量相准彼以攪銅之貨易我足銀受  
損多矣嗣後定制以一分銀之三百十一個當洋銀百圓准此計算我政府仍復失利今日日本貨幣如上  
海香港新嘉坡皆邀信用泰西通例本國祇用本國之貨請嗣後收稅概用日本貿易銀其他一概屏棄

之可也維新之始國人見舶來之物無不垂涎盡取其累葉之所積蓄傾瀉一空爭相購取故明治三四年以後商務日盛一日至十年而衰頹矣其盛也非實狀也民浮故也其衰也亦非實狀也錢荒故也苟條約得宜貿易且日盛安得如外人所謂有害商務耶紙幣價低非政府濫發之故乃金銀濫出之故銀價不定商業實岌岌可危然日本無法以補救則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使日本全國有楮幣而無真銀外人又何所藉以爲利耶故日本今日之政當開通道路興造船舶以利轉輸廣開通商之港增加輸入之稅竭智盡力以保我國本有之利增吾人輸出之品其要全在於改稅則改條約云云

再將條約改正稿分致各使請轉呈各政府委權於東京各使以便協議今猶未定

觀典

十三年

日本國志卷九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天文志

外史氏曰自地而上皆天也日月之照星辰之明天之覆萬國者莫不同也蒼蒼者其正色耶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通海之所際地之所載萬國之觀天亦莫不同也所未同者各國推步之法耳余觀中國之誌天文者有二一在因天變而寓修省自三代時已有太史所職在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而司以一人故每借天變以儆人事春秋本舊史而紀日食後世史志因之因有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說前代好諛之主有當食不食及食不及分諷宰相上表率百寮而拜賀者其謬妄固不必言而聖君賢主明知日月薄蝕纏度有定數千百年可推算而得然亦不廢救護之儀省惕之說者誠以敬天勤民實君人者之職而遇災修省之意究屬於事有裨故亦姑仍舊貫而不廢舉行此中自有深意也彼外人者不足語此遂執天變不足畏之說槩付之不論不議矣一在卽物異而說災祥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以下踵其說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皆附會往事曲舉證應其他若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三台告坼晉相速禍以及德星之聚潁川使星之向益州客星之犯帝座皆一一徵驗若屈伸指而數庭樹毫釐之不爽者何其妄也夫星辰之麗天爲上下四方前後古今之所共仰而人之一身不啻太倉之一稊米乃執一人一時之事以爲上應列宿有是理乎余觀步天之術後勝於前今試與近世天文家登臺望氣抵掌

談論謂分野屬於九州災異職之三公必有鄙夷不屑道者蓋實驗多則虛論自少也若近者西法推算愈密至謂彗孛之見亦有纏道亦有定時則占星之謬更不待辯而明矣日本之習天文者甚少日月薄蝕以古無史官闕焉不詳而星氣風術之家中古惟一安倍晴明精於占卜後亦失傳故占驗均無可言卽有之要不足道也今特專紀其授時之法考日本舊用中曆今用西曆皆襲用他人法其推步又無可稱述策略誌其因革耳若乃體分濛瀛色著青蒼則劉知幾有言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余亦以爲外國之天猶中國之天也苟欲限以方隅誌之何地亦不可也作天文志

日本亦用夏正自推古以前統稱之爲太古曆

新井君美日本朝用歷蓋取太初四分三統乾象景初等法其用何法史無可考

先是應神之世

百濟始貢博士王仁繼體七年六月又貢五經博士段揚爾十年九月貢漢高安茂請代段揚爾至欽明十四年六月敕令百濟所貢博士等宜依番上下又以卜書曆本及藥物爲付送明年二月百濟所貢五經博士王柳貴曆博士王保孫等皆依請交代是歲甲戌當梁元帝承聖三年也當時曆博士徵之百濟依番上下第襲用漢曆而已未嘗習學其術也後四十八年推古十年十月百濟僧觀勒來獻曆本及天文地理等書亦兼通其術敕命諸生就學陽湖史玉陳傳其曆法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新曆是歲當隋仁壽四年觀勒所獻乃宋何承天之元嘉曆也後八十六年持統四年十一月始行元嘉曆兼儀鳳曆蓋兼用二曆之法是歲庚寅爲唐嗣聖七年儀鳳曆唐所謂麟德曆也行之數年至文武元年遂廢

元嘉曆專用儀鳳曆後六十七年孝謙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勅令曆算生講習漢晉律曆志大衍曆議九章大曹周髀定天論等書七年八月又廢儀鳳曆用大衍曆是歲癸卯當唐廣德元年大衍曆僧一行開元中所作也後十七年光仁寶龜十一年遣唐錄事從五位下行內藥正羽粟臣翼獻寶應五紀曆曰今大衍曆唐既不用用此新法明年正月天應紀元已敕頒行本朝司曆猶用大衍未習五紀謹上此經請爲檢察然因當時無習推步者卒格不行五紀曆凡四十卷唐寶應元年所作也後五十五年爲仁明承和三年頒曆以七月爲小月博士等議互有差午廷議遂據七曜曆法改爲大月餘亦改其大小初後漢光和中劉洪作七曜術爾後陳隋及唐所述凡二十九家廷議蓋兼採其法後二十一年文德齊衡三年陰陽頭從五位下兼行曆博士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又奏請用寶應五紀曆廷議以爲國家據大衍法造曆尙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後三年清和貞觀元年會渤海國大使馬孝慎獻長慶宣明曆奏稱大唐新法三年六月眞野麻呂復奏曰以彼新曆比校大衍五紀二經且察天文且參時候二經之術實似粗疎令朔節氣均有差誤臣有唐開成四年大中十二年等曆詳加參校實用新法知渤海大使所言不謬歷儀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夫大唐開元以來三改曆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思事理似不宜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詔從之始用長慶宣明曆法後七十五年朱雀承平六年十月權曆博士葛木宿禰茂經奏議以博士大春日朝臣宏範所呈明年丁酉曆本

殊多差謬七年十月乃命宏範茂經共議明年戊戌歷一人所議不合因命大宰府寫呈唐歷依照而行

是歲丁酉為後晉天福二年時後唐已亡天下擾亂大宰府亦無所得自是以往司歷所業不精僅有賀

氏傳其家學而已考後醍醐帝時所頒延喜式有陰陽寮一官內稱凡每歲進歷具註御歷二卷納漆函安漆案頒歷一百六十六卷納漆櫃著臺俱於十一月一日供進又七曜御歷一卷正月一日進御凡天文博士常守觀候每有變異日記進寮寮頭即共勸知密封奏聞寮中學生共三十人陰陽生十八人歷生十八人天文生十八人得業生陰陽二八人天文二人均選性識聰慧者令專精學業具名申官給衣食其成業年限則依令云云據此則日本亦有授時之典占驗之術習學之生殆以所業不精遂失其傳歟 皇室漸衰遂失厥職民間所行唯用宣明

歷法耳逮夫後西帝寬文末始有建議請改歷法者至靈元貞享元年甲子十月取用元授時歷以造新

歷名曰貞享歷自長慶宣明歷法流行至是凡八百二十三年而廢矣貞享歷行之七十年將軍德川吉

宗頗習天文特於江戶神田建天文臺製簡天儀知授時法又有差違奏請考驗後桃園寶歷三年長至

日遂敕陰陽頭安倍泰邦立表測量幕府天文方澀川某西川某等皆與其事授時法果有誤遂詔改歷

明年頒行名曰寶歷歷時已兼用西法後四十四年光格寬政九年十月又詔天文博士安倍泰榮改歷

十二月成名曰寬政歷是歲八月築天文臺於朱雀三條 後四十五年仁孝天保十三年九月又詔陰陽頭安倍晴親改

歷名天保壬寅歷其節氣一遵寶歷之舊百年之間改歷者三蓋以推步漸精易知差謬故也德川氏之初以禁天主

教凡舶來之書言及西學概加塗抹方許流布至德川吉宗解禁人始得窺泰西天文之學是時有麻田剛立間長涯攻星歷之學及西書流布密微入神星工傳為大寶乃與剛立所發揮若合符節而間長

涯所闢天行方數諸曜歸一之理亦合於西術及是遂 王室維新明治五年十一月九日詔曰朕惟我邦

同究西法當時著論已欲廢太陰歷而用太陽歷云

同究西法當時著論已欲廢太陰歷而用太陽歷云



通行曆書以太陰朔望立月合太陽纏度故二三年間不得不置一閏置閏之前後季候有早晚推步亦從而差而太陽歷從太陽纏度立月有日子多少之差無季候早晚之變每四歲置一閏日七十年後僅生一日之差比太陰歷最精最密其便否固不待論自今廢舊曆用太陽歷要使天下永世遵行之百官有司其體斯旨是日遂行改歷禮祭太廟及歷代皇靈太政官又布告曰今奉旨改歷以是年十二月三日爲明治六年一月一日自今以後每年凡三百六十五日分十二箇月每四年置一閏日凡記時用晝夜平分之法卽以今日子刻至明日子刻爲一晝夜其中分爲二十四時每一時分六十分每一分分六十秒由子至午稱爲午前十二時由午至子稱爲午後十二時所有從前祭日當以舊曆月日比照新曆月日校定頒行

考西洋用太陽歷始於羅馬教主該撒儒略名爲儒略歷先是羅馬王羅慕路所創歷之內增加二月及儒略又改以三百六十五日六時爲一年始行於耶穌紀年前之四十五年至耶穌紀元一千五百八十四年已積差十日是年春分應在三月二十一日而誤置於三月十一日教皇格力哥里第十三覺其差謬遂作新歷以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九分爲一年卽刪棄十日以是年十月五日爲十月十五日又預防後來之差定以每四年置一閏日每百年又停一閏日每四百年仍置一閏日是爲格力哥里歷又稱新歷泰西奉教諸國次第遵行今惟俄羅斯仍用舊歷故比他國差十二日考太陽繞地球一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八分五十分弱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是爲平年其餘數五時四十八分五十分每積四年則置一閏日是爲閏年然每一日積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分此每年餘數四年合計僅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分二十秒猶不足一日是四年一閏每年多十一分零十秒積一百一十三年爲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四十分故每一百年宜停一閏日然百年停一閏日又有不足三百一十三分二十秒合四百年又積一千二百五十三分二十秒故四百年仍置一閏日以此法推算積四百年僅差一百八十六分四十分耳可謂精密至極昔魏默深作中西歷法異同表敘謂西法再積二千餘年當以春分爲元且萬年以後元日將在炎夏蓋僅據太陽行分六十七年差一日之說而推而未考其置閏停

閏補閏之法也 遂頒新曆 每年以一月三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十二月為大月各三十一日 以四月六月九月十一月為小月各三十日 唯二月獨二十八日 每四年置一閏則二十九日 其歲首必當中國子辰申歲也 又仿古七曜之法 以七政紀日

蓋取太陽過宮最卑行最疾之日 與中國冬至太陽在赤道最南之日 殊科 其閏年必當中國子辰申歲也 又仿古七曜之法 以七政紀日 日 日 曜 日 月 曜 日 火 曜 日 水 曜 日 木 曜 日 金 曜 日 土 曜 日 亦仿西法 以日 曜 日 為安息日 官司均給假 例

以一六日 則當中曆之房虛昴星四宿也 尋又以神武紀元之年為紀年之始 稱是年為二千五百三十一 為假日 則當中曆之房虛昴星四宿也 尋又以神武紀元之年為紀年之始 稱是年為二千五百三十

二年以神武即位之日稱為紀元節 史稱神武即位當東周惠王十七年辛酉正月庚辰朔 今所有舊曆 推算西曆應在新曆二月十一日 遂詔於是日稱紀元節

之正月人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均令停廢 惟所頒新曆附註舊曆於下 以便農時

而農家以沿用夏正已久 頗為不便 既又編太陽曆授時表布之民間 而於內務省之地理局特設測量

一課於西京長崎廣島和歌山各設測候所 每日誌其寒暖晴雨及氣之壓力 以玻璃管盛水銀記分數 於管外於管之彎曲之處

開一小孔以吸天氣 氣自外入 其力能壓水銀 視管中水銀之高低 以驗天氣之厚薄 如天欲風雨 則氣 之壓力重 而水銀必低 此風雨表 蓋創於意大利人他里塞利 今所通用 其製如時表 以尖針指定度數

者則英吉利 空氣之溫度 用表以測空中之氣溫度 幾何日本所用 地中之溫度 是在地掘一窟 日中之 學活所造也 寒暑表均普魯斯人華連海所定之度 以寒暑表驗之

溫度 是在太陽地用 無氣中之日溫度 用玻璃筒將氣吸 盡在太陽地驗之 空中之濕氣 是驗空氣含水一百 分之中有水多少 水之蒸氣 受

熱其氣上騰為蒸 水氣之漲力 空中之氣內含水氣 考水 露之點 用罐盛水置空氣中 內之水冷外之氣 氣亦以驗寒溫 氣與空氣相合其力 幾何 熱水受氣蒸 則濡濕於外用表考之 有

多少度 雨之量 用器量雨 驗十分雲晴雲幾分 雨之方向與速度 驗其東西南北來去之每 而成露 雲幾分 並其形狀若何 處每一時行多少英里 每

月則編誌布告以便於民而附紀於曆中者則有日月食及日出入之時刻日赤緯之度數謂太陽與赤道距離之度

數月之盈虛出入潮之滿乾其每歲二十四節氣概有定日雖有差違不過一日並附誌焉余在日本與一友論改曆事余意改曆似不可

必其人以為此乃維新第一美政太陽歷歲有定日於制國用頒官祿定刑律均精核畫一絕無參差比之舊歷便益寔多余謂中東兩國沿用夏正已二千餘年未見其不便且二國均為農國而夏時實便於

農奪其所習而易之無怪民間之囂然異論也彼又謂此第一時不習耳日久則習而相安矣且三代之時三正迭用改易正朔乃有國者之常子不議古人而斷斷於是不亦拘乎余無以難之也既而其人又

謂置閏之法本出於不得已若不必置閏而歲歲齊盡其法實精中國特無人創論及此耳苟有之未必不變法也余乃舉沈存中用十二氣為一年之說以告之謂中國特不欲更改並非無人及此其人愕眙

良久亦無以應我也今附錄于此以塞專尚西法者之口其說曰歷法見於經者惟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置閏之法至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事固有古人

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沒謂之一日月一盈虧謂之一月以日月紀天雖令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尚有餘日積三十二月復餘

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不得已猶搏舍之用礮楔也自此氣朔交爭歲年錯亂四時失位算數繁猥凡積月以為時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物生殺變化之節皆

生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都不繫歲時之舒慘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尚謂之冬也而

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乃實乙歲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為實而生殺之實反為寯而又生閏月之贅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為術莫若用十二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

月直以立春之日為孟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間縱有兩小相併一歲不過一次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陵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不

須改舊法唯月之盈虧事雖有繫之者如海胎育之類不預歲時寒暑之節寓之歷間可也借以元祐元年為法當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歷術豈不簡易

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予先驗天百刻有餘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斗一建當隨歲差遷徙人愈駭之今此歷論尤當取怪怒攻罵然異時必有用予之說者

太陽曆授時略表 每年節氣無甚差異

小寒 一月六日 桑始肥 寒暑表自五十六度至四十二度以上

伏日 一月八日 款冬華

大寒 一月二十一日 浸蠶種但寒暑表在四十度以上則不宜

立春 二月四日 黃鳥鳴

節分 二月三日 踏麥苗惟有雨不可踏宜接梅櫻桃杏諸樹宜插柳枝

雨水 二月十九日 烟霧鬱鬱多陰少晴

啟蟄 三月五日 宜伐薪無蟲蛙

三月十八日 宜種牛房胡瓜蕃椒茄子甘薯早稻扁豆瓢瓜之類宜植蕪荷種西洋野蔬宜移植梅杏枇杷  
南天竹等宜植馬鈴薯種楊花蘿藦春菘

春分 三月二十日 彼岸櫻始開華

三月二十八日 宜種冬瓜西瓜玉蜀黍紫蘇蔘藍烟草鶯菘等類又宜插林禽梨葡萄柏宜移植柿栗桑及  
澆桑種芋

清明 四月四日 是節蛇出穴雷始發聲

四月八日 所接諸木始見木芽宜以時加減

伏日 四月十七日 櫻花盛開宜種麻

穀雨 四月二十日 桑始抽芽宜種扁豆大角豆甜瓜之類宜植柑柚橙之類

四月二十九日 牡丹華宜種春蒿麥植蒟蒻 寒暑表自五十八九度至七十四五度

八十八夜 五月一日 宜種大豆麻木棉植李魁是時竹始抽芽

立夏 五月五日 宜植松樹

五月十二日 宜植葱種木棉胡麻夏蘿葛早稻小豆 浸稻種

小滿 五月二十一日 蠶起食桑

五月二十四日 植杉宜陰雨忌晴乾始植常青之樹

五月二十八日 浸種方闌早蠶事訖茄子華種牛房

芒種 六月六日 蠶事正忙宜植甘薯惟忌北風宜植柿繡楡柑山茶花枇杷竹之類

六月九日 蠶事訖刈早麥宜扞種扈子枇杷之類種胡蘿蔔

六月十九日 初夏蠶方化蛾 春蠶始為蛾

夏至 六月二十一日 初夏蠶盡化蛾 春蠶方作蛾 宜播種大豆於田畔

六月二十四日 始插秧 春蠶盡化蛾 宜種粟

半夏 插秧 寒暑表自七十六度至九十度以上

小暑 七月七日 插秧 宜種胡蘿蔔

七月十八日 宜種穉子澆芋

伏日 七月二十日 種蘿蔔自是月至立冬勿移植樹木

大暑 七月二十六日 百合華 宜種粟 寒暑表自八十度至九十度

七月二十五日 刈麻

七月三十日 宜摘胡麻木棉之抽嫩枝者種二回馬鈴薯

立秋 八月七日 種蘿蔔 赤蜻蛉始出

處暑 八月廿三日 宜種蕎麥油菜

八月二十八日 早稻華柿始紅 種油菜事訖

二百十日 八月三十一日 種蕎麥事訖 早大豆小豆並熟

九月六日 粟子始熟晚稻華

白露 九月七日 宜種燕菁秋菜洋葱

九月十日 宜種菠蔞菜 自是節宜束桑樹

九月十二日 種晚蘿蔔水菜菘菜葱罌粟等類 晚大豆亦熟

九月十八日 造烏柿菌蕈生宜種葱韭大蒜冬菘芥子

秋分 九月二十三日 栗子熟宜移植常青樹木

寒露 十月八日 宜種二年牛房小豆蠶豆之類

伏日 十月二十日 菌草粟子盡熟 稗皆熟

霜降 十月二十三日 種大麥小麥蘿蔔

十月三十一日 種小麥事訖 宜種蠶豆豌豆冬菘植百合根

十一月三十一日 柚子黃栗皆落實槭葉始紅宜掘芋掘甘薯刈早稻

立冬 十一月七日 刈晚稻自是日宜移種冬凋之樹若根不繁榮之大木等類其移植尤宜二月

十一月十九日 植油菜造醃菜

小雪 十一月二十二日 宜覆蜜柑香橙但忌寒暑表四十度以上

大雪 十二月七日 宜拔蘿蔔澆大麥

十二月八日 宜拾落葉伐薪且不可久留

冬至 十二月二十一日 自是日至立春忌耕耨陸田水田但不妨澆肥